文艺生活

WYSH

10

1984

- 香满天下第一秋（报告文学）
- 间谍〇〇三（中篇侦破小说）
- 血本（小说）
- 龙飞凤舞（民间故事）

祖国啊，我的母亲

1＝F 2/4
稍慢、情深

（独唱）

欧阳振砥词
白诚仁曲

‖: (6 3 3 6 | 5365 3·2 | 16532161 | 6 —) | 6 6i 3 i |
人人都
儿女不
迎来春

6·5 | 3 6 6532 | 3 — | 6 6i 3 i | 6 53 2 |
说 大海深，大海 深不过
忘 慈母爱，同甘 共苦
风 绘彩景，洒下 秋雨

16532161 | 6 — | 3 05 3 6 | 1·7 | 6 6 5125 |
慈母情，生我养我 抚育
情更深，振兴中华 担重
洗污痕，青山绿水 重装

5 3 — | 6 6i 3 ii | 6 53 2 | 16532161 | 6 — :‖
我，祖国啊我的母亲 您为儿女操碎了心。
任，祖国啊我的母亲 我愿为您献青春。
扮，祖国啊我的母亲 风雨过后更年轻。

6 6i 3 i i | 6 53 2 | 6 2 2i6i | 6 — | 6 — ‖
祖国啊我的母亲更年轻！

介绍《祖国啊，我的母亲》

这首歌热情地抒发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和挚爱，并表达了“振兴中华担重任，我愿为您献青春”的共同心声。曲调有浓郁的湖南民歌风味，且优美流畅，极易上口，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我爱您，中国（宣传画）
胡专一

文艺生活

WENYISHENGHUO

目录

1984年第10期

（总第157期）

报告文学——

香满天下第一秋 ……刘志坚 25

中篇侦破小说——

间谍003 ……文 放 华 荣 4

诗歌——

祖国抒情曲……李玉成 2

新歌唱给祖国听……李隆汉 匡 蕙等 3

小说——

血本 ……梅兴无 29

月亮照着太阳花 ……樊家信 37

传奇·故事——

"软耳朵"看瓜（新传奇故事）……白新文 41

龙飞凤舞（民间故事）……杨 鹏 44

鸽子街谋杀案（戏剧故事）……学知改写 33

散文·随笔——

抗战初期文艺宣传队活动散记……刘斐章 49

保密二十年……罗士清 60

峨嵋奇趣录……池 刚 57

看对象弹琴吧（听外国歌曲随感）……杨逢彬 43

小小说——

妻子……彭图湘 47

血浆风波……亦 君 46

最后一个苹果……李 萍 48

艺苑文摘——

一对艺术夫妻发明新舞谱·奚秀兰的故乡情·表演丰富的青年歌手黄河·著名歌星朱明瑛在想些什么·大学生最喜爱的电影演员·外国朋友赞《寒夜》·《红楼梦》将搬上银幕

编辑出版：《文艺生活》编辑部
（长沙市坡子街146号）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
订 购：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2—6
定 价：0.30元
（湖南省报刊登记证第7号）
10月3日出版

祖国抒情曲

·李玉成·

我爱你。爱你的天空
　你的太阳、月亮和繁星
爱你的风，你的微风柔风甚至台风飓风
爱你的雨，你的无声的雨、毛毛雨甚至
　倾盆大雨
你的光芒照我如照拂你的群峰
我的头发和衣衫也由你的风所抚弄
即使你的光热把我烤炙得憔悴
你的风曾把我吹倒，暴雨把我全身淋湿
我也爱你。爱得痴情
象老树一样爱你，象鹅卵石一样爱你
象太阳鸟一样爱你，象所有的屋脊一样
　地爱你
如灰鸽子一样对你诉说
如知了一样向你撒娇
只要我的头顶是你的，是你的所属
是你的手掌抚摸着我的秀发和伤痕
我就感到安宁，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就有了思想，有了爱情，有了灵感和
　力量
——我的亲爱的祖国啊

我象爱你的天空一样的爱你
忘我地，爱你的土地
你的白色的、黑色的，或红色的、黄色
　的土地
你的白色的如我母亲乳汁一样的土地
你的黑色的如我爱妻眸子一样的土地
你的红色的如我战士血液一样的土地
你的黄色的如我炎黄子孙棕黄肤色一样
　的土地
我象爱我的生命、爱我的荣誉一样地爱
　你
你的古都，你的长城，你的黄河
你的高原，你的盆地，你的湖泊
甚至你的岩石，你的流沙，你的地火
还有你的禾黍，你的红豆，你的蒲公英
总之，你土地上的一切我都爱，爱得神
　奇
只要我站在你的土地上
我就感到高大，感到强壮，感到无畏
感到别人无从体验的骄傲和荣幸
如果有一天面临战争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捎起枪杆
站着是你正直的子民
倒下就做你忠贞的鬼魂
——我的亲爱的祖国啊

象爱天地之永恒那样
我爱你如恐龙那样原始的历史
我爱你如黄河那样悠长的历史
我爱你如长城那样蜿蜒曲折的历史
我爱你如圆明园那样惨痛的历史
我的“丝路明珠”敦煌、艺术宝库龙门
　啊
我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马王堆金缕玉衣
　啊
我的《唐诗》、《宋词》、《汉赋》、《元曲》
　啊
我的《离骚》、《水浒》、《三国》、《红楼
　梦》啊
我的陈涉、吴广、黄巢、李自成啊
我的戊戌君子、义和拳勇、同盟会友啊
我的孙中山、向警予、毛泽东、周恩来

啊
——我的亲爱的祖国啊

那白天，那黑夜
那莽莽苍苍地平线上的黎明
那或群虹起舞，或夕阳残照的黄昏
那烽烟，那篝火，那雄伟的进军
那士兵的刺刀举起的正义和荒草芜杂的界碑
甚至那撕人心肺的警笛和不许通行的红灯
我都爱啊，象一个疯女爱她的所爱
那么多窗户，那么多阳台，那么多自来水管
那么多矿井，那么多铁路，那么多人口和牲畜
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国度
这就是我的祖国啊，这就是我的家园啊
我爱啊，爱得连贫瘠的红壤也觉得可爱
爱得连渺小的浮萍也觉得巨大
爱得连山民的粗犷也觉得温顺
爱得连丑陋的姑娘也觉得美丽
是的，也有乌云，也有黄沙，也有台风和洪水
也有地震，也有凌汛，也有蝗灾和流行病
有时成年累月的劳作，也许收获甚微
有时我们也有痛苦，也有错误，甚至还有背叛
还有割裂，还有犯罪，还有不测之祸……
但大潮已经涌起，风帆已经鼓满
四化大业正传来曲曲凯歌
我们都抱定坚强的信念而奋斗
如绿洲一样繁衍着，如森林一样生长着
如黄河那样始终磅礴地奔涌着
如古长城那样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伟大价值那样地流传着
哦，任何困难和挫折都无法阻住我们前进
——我的亲爱的祖国啊

新歌唱给祖国听

天宽地大好绘画

李隆汉

祖国天宽地又大，
天宽地大好绘画，
智慧调成五彩色，
绘出四个现代化。

借得筛子千张嘴

李隆汉

笑声洒满打谷场，
金山座座汗里长，
借得筛子千张嘴，
歌唱农村好风光。

政策姓富不姓穷

匡　蕙

山青水秀色彩浓，
百里乡村展新容，
为啥光景年年好？
政策姓富不姓穷。

恰似一个惊叹号

匡　蕙

红砖青瓦水泥楼，
高高耸立在村头，
恰似一个惊叹号，
震醒千年穷山沟。

幸福生活年胜年

彭剑秋

十五月亮圆又圆，
甘蔗熬糖甜又甜，
富民政策好又好，
幸福生活年胜年。

千村万寨步步高

李隆汉

山生财，水献宝，
农家齐奔致富道：
多种经营富得宽，
信息灵通富得早，
会做生意富得快，
科学种养富得巧。
千村万寨步步高！

间谍003

·文放　华荣·

第一章　奇特的投毒案

上午八点，一辆“奔斯”牌轿车在鲁建国的门前停下，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鲁建国因为妻子早逝，只有个十二岁的女儿小玲子偎依在父亲的身边。

鲁建国迟疑了一下，披上蓝布制服，走去开门。他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一副白净漂亮的面孔，看上去不过四十岁。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质眼镜，那斯文、平静的神态，倒很象医院的大夫。

鲁建国开了门，局里的秘书李小萍站在门口，简短地说：“鲁科长，郭局长请您马上去一趟。”

鲁建国没有问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向里屋的小女儿说一声，便碰上房门，跟着李小萍跑下楼，钻进了停在门口的小轿车里。

小轿车驶进了公安局大院。郭局长和一个年轻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郭局长见他进来，忙站起身指着年轻人向鲁建国介绍说：“这位是副科长刘明同志。”接着回过头来又向年轻人介绍说：“这是你们的老科长鲁建国同志。”

他们互相点了点头。郭局长接着说：“今天研究的是一个奇特的投毒案，代号为四〇三，要求迅速破获。局党组织决定你们三人为这个专案的主要侦破人员，由鲁建国同志任组长。现在你马上熟悉一下案情。”

听了郭局长的介绍，刘明将一个硬皮儿的卷宗递给鲁建国。这人有两道剑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给人热情、精明的感觉，他向鲁建国笑笑，谦逊地说：“鲁老师，请多指导，在公安学校我听过您讲侦察课。”

"噢，"鲁建国抬起头瞅一眼这个比他年纪要小十几岁的年轻助手，"你是哪一期的？怪不得觉得有点儿面熟！"

"六五届的，"刘明简短地答道，"没毕业就遇上了倒霉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什么也没学到，所以……"

"啊！……"

郭局长见鲁建国若有所思的样子，便向刘明点了一下头，说道："刘明同志，你先介绍一下情况吧。"

"嗯，好好，"刘明清了一下嗓子，用简短而有节奏的声音说道，"被害的一家，男的叫胡冰，话剧团演员，原籍北京，今年三十三岁；女的叫齐虹，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原籍苏州，今年三十岁。他们十年前结婚，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三天前，他们跟邻居——农药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赵国栋家发生争吵，双方都动手砸了对方的衣柜。胡冰家里人中毒，是每天接送他家小孩去幼儿园的三轮车工人发现的。三轮车工人不见小女孩下楼，就去叫门，听见屋里有人呻吟，他叫来街道代表，砸开了门，当时三个人都躺在床上，胡冰已经死亡；齐虹深度昏迷，现在还没苏醒；小女孩经抢救已经脱离了危险。现场检查，桌上有喝牛奶的三个杯子，厨房里有四个空奶瓶，经取样化验，奶里有氟乙酰铵剧毒农药，除此，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物。"

二十五岁的李小萍，是去年才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她的职务是侦察员，还兼管部分秘书工作。这姑娘秀丽，庄重，表情严肃，她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便补充说："胡冰家中毒前四小时，赵国栋就去向不明，可以说是突然失踪。"

"怎么知道是在胡冰中毒前四小时失踪的呢？"鲁建国一眼不眨地盯住李小萍问。

李小萍抬起头，明亮的目光望着比她年长二十岁的领导人，毫不迟疑地说："我们接到电话赶到现场的时间是早上七点。法医尸检查明，胡冰已经死亡了约四个小时，也就是说胡冰是在凌晨三点左右死亡的。他中毒的时间大约在午夜十二点，胡冰和齐虹晚场演出结束回到宿舍有吃夜宵的习惯。赵国栋晚上八点扛着自行车慌慌张张下楼的时候，车轮子碰着了二楼一个邻居，从此，赵国栋就再没回化工宿舍大楼。"

鲁建国唇边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显然他很赞赏李小萍的聪明和机智。他在认真回味着李小萍的每一句话，竭力想找出破绽来，进而考查这个年轻女战士分析和洞察事物的能力。

鲁建国望着李小萍说："你的看法，赵国栋是投毒嫌疑犯？"

李小萍没有直接回答鲁建国的话，而是反问他说："那末，您说他为什么要逃走呢？"

鲁建国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刘明似乎很赞成李小萍的看法，他紧接着说："我补充个情况——齐虹和赵国栋是中学同学，有过一段很亲密的交往，后来闹翻了，赵国栋一直没有结婚，据说，他仍爱着齐虹。"

郭局长拉开他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递给鲁建国，说："你先看看这封信吧。我提醒你们，看问题要往深处看，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事实说明这不是一件单纯的投毒谋杀案，而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这是一封从北京寄给滨海公安局的匿名信，笔迹零乱，字体不匀，是故意用左手写的。信上写道："……有人要把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交给特务分子，请立即采取行动保卫国家机密……"

鲁建国看完信，瞧了一眼郭局长，说："你觉得这封信与投毒案有联系？"

郭局长点了一下头，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子上，缓慢地说："据了解胡冰最近去过一趟北京，这封信有可能是他写的。因为正当我们要取证他的笔迹的时候，他却中毒死去了……"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到公安局揭发？而要寄匿名信呢？"鲁建国不解地问。

"是呵，"郭局长附和着说，"所以，问题复杂呀！"

大家都沉默了。

鲁建国站起来，说："我想马上到现场看看，有新情况再向你汇报。"

"要抓紧时间，抢在敌人前面。"郭局长说。

吉普车在化工宿舍楼房门口停下，鲁建国一行上到三楼，刘明掏出钥匙打开胡冰一家的房门。

卧房里有些零乱，一条薄毛毯掉在了地上，枕巾也脱落了，露着白底蓝花的枕头。大衣柜上的玻璃碎了，刘明告诉鲁建国说："这是两家打架砸破的。"

桌上放着三个喝牛奶用过的杯子，一个瓷盘里盛着几块剩下的蛋糕。鲁建国指着那三个杯子问："怎么不拿去化验？"

李小萍看了一眼刘明，说："把奶瓶拿去化验了，这几个杯子……刘科长没让拿去。"

鲁建国掏出手绢垫在杯子底上，拿起杯子仔细看了看杯底上沉积的已经快凉干了的奶印，命令道："带走，每个杯子分别化验。"

李小萍戴上白手套，把三个奶杯捡到手提包里。

床头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副米黄色的镜框，里面装着胡冰和齐虹的合影照片。可以看出齐虹是个极为漂亮的女子，一头乌黑的长发，如同高山上跌下的瀑布一样，披散在肩头，一对迷人的眼睛痴呆呆地凝视着远方。

鲁建国在镜框前站了足有一分钟，他仔细端详了齐虹和胡冰的像貌，竭力想从他们的面部特征上找到什么，但他失望了，他只能承认那是一张很好的充满幸福的结婚照。

厨房里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鲁建国最后查看了在单元门外墙壁上钉着的奶瓶箱。这个白色的小木箱虽然有一扇小门，但没有安锁，送奶工人每天早上把牛奶放在里面，并把空奶瓶子取走。

刘明指着奶箱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上班时间楼道里很少有人，罪犯可以随时往奶瓶子里投放毒药。"

鲁建国不多说话，他在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件东西，在脑海里想象着胡冰夫妇中毒前后的情景。

他们从楼上下来，要上汽车的时候，刘明轻声地问："鲁科长，回局里吗？"

"不，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鲁建国在医生办公室详细询问了齐虹和她的小女孩的病情。他感到有点儿奇怪：三个人喝了同样多的奶，为什么反应不一样？小女孩已完全脱离了危险，能下床玩耍了；胡冰当场死亡；齐虹仍在深度昏迷中。据医生讲，齐虹中毒好象并不深，有两次护士不在病房的时候，发现她偷偷睁开眼瞅她的小女孩。

"齐虹苏醒过来了，她要水喝。"一个护士进来向医生报告。

鲁建国对医生说："我们可以去一个人跟她谈话吗？"

"可以，不要超过二十分钟。"

"小李，你去跟她谈谈，"鲁建国说，"只谈一个问题——她中毒的经过。"

李小萍穿上白大褂，脖子上也戴上了听诊器，跟着女医生走进急救室。

齐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却显得更清秀，文静，她时而微闭双眼，时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发愣。她似乎没注意到李小萍进来，又闭上了眼睛。当她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正与李小萍的目光碰在一起，齐虹赶紧把视线移开了，断断续续地问："大……夫，我……我怎么了？我患什么病？"

"食物中毒！"李小萍低声说。

"啊！"

"你感觉怎么样？"李小萍关心地问，"好一点吗？"

齐虹点了一下头。

"唉，你怎么会中毒的？"

齐虹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但随即睁开眼，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小萍，接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跟赵国栋家打架之后，我两天没回家，他姐进来把衣柜上的玻璃砸了。啊……天哪，我爱人在哪儿？咪咪，我的孩子呢？"

咪咪跑到她的床前，把脸儿伏在齐虹的胸脯上，齐虹用她那细长的手指亲昵地抚摸着她那毛茸茸的小脑袋。

李小萍接着问："从油田演出回来，你们到家都吃了些什么？"

"吃了什么？"齐虹好象听不懂李小萍的话，"什么也没吃，真的，啊，胡冰呢？他怎么啦？"

"你演出回来没有喝一点儿奶吗？"

"唔……对，对了……好象喝了一点儿奶，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点儿奶！"

"你喝了多少？"

"哦……一瓶，怎么？"

"胡冰和小咪咪喝了多少？"

"啊……大概……也一瓶……"

"你们订了四瓶奶呀，"李小萍紧接着问，"那一瓶谁喝了？"

"丈夫，"齐虹眼睛里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我……不记得了，您……您问这些干什么呀？"

"你们是喝牛奶中毒的，"李小萍说，"我们想知道每人喝了多少，好来断定中毒的程度。"

"啊，天哪，"齐虹又闭上眼睛，"牛—奶—中—毒，啊，头疼呵……我不记得了，脑子糊涂了，头……头晕得厉害……"

她闭住眼，绷住嘴唇，脸上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不再回答任何人的问话，好象又昏过去了。

鲁建国听了李小萍的汇报，没有言声。他把钢笔在手里扭动着，停了一会儿，对刘明说："老刘，我想把李小萍同志留在病房，观察一下来探视齐虹的人，同时负责对她的保卫，你有什么意见？"

"嗯，好的，我完全同意。"刘明迅速回答道。

"北京"吉普又开动了。鲁建国点燃一支香烟。

刘明瞟了一眼鲁建国，低声问道："鲁科长，你印象如何？"

"什么印象？"

"案子呀！"

"哦，"鲁建国把烟雾吐出来，说，"现在，还很难作出全面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案件复杂，敌人在迷惑我们。"

"迷惑我们？"刘明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那您不认为失踪的赵国栋有重大嫌疑吗？"

"当然有嫌疑，"鲁建国平静地说，"不过，他作案的可能性较小。"

"您的根据？"

"因为，"鲁建国说，"一，他们两家打架是齐虹的小孩抢了赵国栋姐姐家小孩的玩具引起的，也就是说，是偶然事件，没有冤仇；二，赵国栋的姐姐砸了齐虹家的衣柜，齐虹砸了赵国栋家的衣柜，赵国栋本人始终没参与；三，赵国栋和齐虹谈过恋爱，现在两人还有往来，他没有理由要毒死齐虹全家。"

"那他为什么要逃走呢？"

"这还是个尚未解开的谜！"

刘明又瞟了鲁建国一眼，接着说："鲁科长，您好象加强了对齐虹的监视？"

"不，"鲁建国把烟头丢在车窗外，"是一般防卫，主要当事人就她还活着，我们要防备这根线被人家割断了。你说呢？"

"对，对，完全正确！"

第二章　疑云重重

鲁建国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他的女儿小玲子正在生炉子，劈柴，煤灰撒了一地，满屋子是烟。小玲子双眼血红，流着泪，腮帮子上抹了两块煤烟灰，她坐在厨房门口的地上，呼呼喘着粗气。炉子还没生着。

鲁建国一见这情景，忙说："乖孩子，我来，我来，"他脱去上衣，打开窗户，平心静气地，"蜂窝煤就是难着呀，孩子，你得先把它砸成碎块，象生煤球炉子那样，点着了再放上蜂窝煤。"

"爸爸，您别当警察了，"小玲子一面用手背擦泪一面说，"妈妈就是当警察被打死的，您不在家，我就吃不上饭。我不让您当了，说啥也不让您当了。"

鲁建国点着头，加上碎煤块，他把小玲子拉过来，用湿毛巾揩去她脸上的煤灰，亲切地说："孩子，你妈妈是为保卫国家机密被坏人打死的，她死得光荣。爸爸今天也是为保卫'四化'跟坏人战斗呵。你想想，如果我们都害怕流血牺牲，那谁来保卫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呢？"

李小萍推门进来了，见他们父女俩还在生炉子，忙说："啥时候了，还没吃饭哪？"

"女儿生不着炉子，气得哭鼻子，还动员我不要干公安了。"鲁建国风趣地说。

李小萍把小玲子搂在怀里，亲昵地说："往后阿姨每天抽空来帮你生炉子、做饭、洗衣裳。你可不要跟爸爸生气啊！你还不知道，爸爸的工作可有意义啦，你不能拖爸爸的后腿呀！"

李小萍把锅放在炉子上，准备给他们煮面条。

鲁建国问："小李，有情况吗？"

"十二点半我去食堂吃饭，一个身穿蓝西式外套的女人来看齐虹，据护士说，她让齐虹看了一本《中国妇女》杂志，走的时候又把杂志带走了。"李小萍用内疚的目光看了一眼鲁建国，接着说，"早知道，我不去食堂吃饭就好了。"

鲁建国停了一会儿，说："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那怎么办？"李小萍瞪大了眼睛。

鲁建国胸有成竹地说："你干脆告诉她，是为了她的安全你才守护在那里的。"

"您对齐虹有怀疑？"

鲁建国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是不放过任何疑点的。你说，奶瓶里投放的氟乙酰铵有多有少，而含毒药少的两瓶恰巧是齐虹和她的小女儿喝了，能说这是偶然的吗？另外，她为什么故作昏迷的状态？根据化验证明，她饮用的那瓶奶中的氟乙酰铵，根本到不了致人昏迷的程度。"

"您说她是自己投放的毒药？"

鲁建国思考了一下，说："假如是胡冰给公安局寄的匿名信，毒死他就是合乎逻辑的。不过，那一天歌舞团在外演出，夜里十一点三十分才回来，齐虹一直在剧团，没有投毒的时间准备，所以，至少有一个合谋者。"

"唔，是呵！"李小萍惊喜得叫起来，"鲁科长，您分析得很对，那个合谋者准是赵国栋！"

鲁建国未加可否，他温和地对李小萍说："我们顺着这条线，深入地追查下去，不过问题很复杂。"

小玲子跑进来喊道："爸爸、阿姨，面条沸出来了。"

李小萍赶紧跑进厨房，不大会儿她垂头丧气地出来，婉惜地说："真糟糕，半锅面条都沸出来了，

剩下的也只够小玲子吃的。”

“够她吃就行了。”鲁建国爽朗地说，“我有办法。你立即赶回医院去，注意了解一下齐虹经常接触什么人？这女人作风不正派，仅群众知道的，她先后与五个男人有不正当关系。你告诉刘明同志，首先要对齐虹的那些情人进行摸底排队。”

李小萍听了鲁建国的话，便告辞回了医院。

鲁建国打发小玲子吃罢面条，披上衣服，对女儿说：“小玲子，你把碗刷了，我去买个面包吃，你不要等我。”

他没有听清女儿在后面嘟囔什么，就乓上房门，跑下了楼，再次朝化工宿舍走去。他决定先突破赵国栋这条线，把赵国栋突然失踪的情况调查清楚。

赵国栋也住在三楼上，跟胡冰家打对门。鲁建国上楼的时候，楼道上很安静，也许是刚刚发生了人命案件的缘故，家家房门紧闭，连小孩也不出来玩耍了。

鲁建国上了三楼，在赵国栋家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门开了个缝儿，女主人见来者是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惊疑地问道：“您找谁？”

“赵国栋在家吗？”

“哦，他……他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那女人神情有点儿紧张起来，“确实不知道。您……您找他有事？”

“我是公安局的，”鲁建国掏出证件，“找他了解情况。”

“啊，请，请到屋里坐！”

这个女人约四十来岁，有点儿发胖的样子，戴副眼镜。鲁建国跟着他进了宿舍。这是一套两间单元房子，小间里放着写字台、书柜、高低柜和一张单人钢丝床，显然是赵国栋住的。另一间，摆着双人铁床、大衣柜、梳妆台和圆桌。墙壁的中央挂着一个长方形镜框，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年约六十的老太太，戴副金丝边的老花镜，她正在看一封信，见有陌生人进来，赶紧把信收了起来，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水。

老太太连忙起身让坐。胖女人倒了杯茶端给鲁建国。

胖女人介绍说：“妈，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来找弟弟了解情况。”

老太太的手颤抖起来，泪水从那双凹陷下去的眼睛里涌出来，嘴唇哆嗦着说：“同……同志，俺们冤枉呵，国……国栋不是那样的人……”

“大娘，”鲁建国皱着眉头问，“您儿子怎么了？谁说他什么啦？”

“哎呀，同志呀，”老太太哭诉着说，“您就甭瞒我，准是来抓他的吧，说他害死了胡先生，同志，这……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大娘，谁跟您说的？”

“同志，”赵国栋的姐姐接着说，“邻居们和胡同里的孩子都这么说，说是我兄弟给胡家奶瓶里放的毒药。可您知道，我兄弟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他整天关在实验室里，根本不过问家里的事。我妈为我的小孩跟胡家的小孩打架和齐虹吵了嘴，齐虹硬说我妈骂了她，就闯进来砸了俺家的衣柜，我下班回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才把他们家的衣柜玻璃砸碎了。这完全是偶尔发生的事，我弟弟知道了还老埋怨我，您说说，他怎么能往胡家奶瓶子里放毒？”

鲁建国很仔细地听完赵国栋姐姐的叙述，问道：“既然不是他投的毒，他为什么要逃走呢？现在，他可能在哪儿？临走前他说了些什么？”

两母女对望了一下，胖女人向她母亲使了个眼色，老太太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鲁建国：“这是刚收到的信。”

信是从沈阳车站寄出的，信中写道：

“妈妈、姐姐：

我在十分痛苦和心神不定中给您们寄这封信。我是有罪的，对不起您们对我的哺育和教养，如果我不出走，我会立即被关进监狱，此生再也见不到您们了，我感到非常恐惧。当然，我这样做并非上策，但是可以争取些时间。我虽有罪，但那件可怕的事不会是我做的。再次请求您们原谅我吧！

国栋 4、17”

鲁建国把信反复看了两遍，说：“这封信借给我用一下好吗？明天就还您们。”

老太太点点头，赵国栋的姐姐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情节，说：“对了，那天傍晚，天刚落黑，有个女人来找我弟弟，她围着尼龙纱巾，戴着大口罩和茶色眼镜。这女人从来没到过我们家，她在国栋房里说了几句话，两人就一块出去了。我以为是国栋的女朋友。他们下楼后，我掀开门帘看见对面槐树底下还站着个穿风衣的男人，他们三人在树下呆了一会儿，就向河边走去了……半小时后，我弟弟神情慌张地跑回来，关在他的房间里很久没出来，后

来……他就失踪了。”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什么长相?”鲁建国问。

“没看清，好象也戴着口罩。”

“你们在东北有亲戚或者老朋友吗?”

老太太摇摇头。胖女人迟疑一下，也摇了摇头。

鲁建国沉思片刻，说：“家里有赵国栋的相片吗?”

“哦……有呵，有。”胖女人赶紧取下镜框，取出一张照片。

相片上的赵国栋，浓眉大眼，高鼻梁，四方牌子脸，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唇边上挂着呆板、傲慢的笑容。

老太太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她哭着说：“同志们，俺国栋不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请您救他一把!”

鲁建国说：“您放心，政府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有人敲门，胖女人出去开了门，进来的却是刘明。他见鲁建国用疑问的目光望着他，便说：“我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您，后来我想您可能在这儿。”

胖女人准备去斟茶，刘明向她摇手说：“我不坐了，有件急事找鲁科长汇报。”

鲁建国跟刘明一起，刚走出宿舍门口，胖女人把鲁建国叫住了。她低声说：“同志，请您原谅，刚才我没说实话，思想有顾虑。我婆婆家有个叔伯兄弟在丹东工业部门工作，他跟国栋也是大学的同学。”

“叫什么名字?”

“张清山。”

“在什么厂？做什么工作?”

“漆包线厂工程师。”

鲁建国掏出工作手册，记上那人的姓名和住址。

鲁建国和刘明穿过人行道，走到街心花园一条绿色长椅上坐下。刘明问道：“科长，您找到赵国栋的线索了?”

“摸到一点儿情况。”鲁建国掏出一支烟点着，接着说：“你要谈什么事?”

“哦……是这样，”刘明说，“小李向我转达了您的指示——对齐虹的作风问题进行摸底排队。这个女人作风确实很坏。不过，据了解有四个情夫最近一两年已同她断绝了关系，只有两个人还常有来往：一个是电视台记者潘书权，不过他已外出采访一个多月了，没有作案的可能；另一个，就是赵国栋。”

“唔，”鲁建国站起来，“那好，继续监视齐虹，我到居民委员会去一趟。注意，绝对不能让她察觉到了什么!”

“我知道。”刘明简短地回答，随即便消失在人流中。

鲁建国从居委会和胡冰的邻居那里了解到，胡冰和齐虹夫妻关系并不坏，没听见他们最近吵过架。关于齐虹的作风问题，胡冰一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态度，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尖锐冲突。这样就加深了鲁建国的一个印象：不是勾结奸夫谋杀亲夫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男女关系之外，就只剩下政治关系了。可是，胡冰写给公安局的匿名信，齐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要向谁出卖机密呢？那天傍晚去找赵国栋的一男一女又是什么人?

鲁建国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心情沉重地走着，从他身边擦过的自行车和小汽车丝毫引不起他的注意，他把整个的思想都集中到一点上——必须立刻到丹东去，找到赵国栋。多年的公安工作使他有一种预感：敌人要抢在他前面干某种危险的勾当。

鲁建国到郭局长家的时候，郭局长正在吃晚饭。他见鲁建国进来，就站起来给他盛碗米饭放在桌上。鲁建国也不推脱，端起碗就吃，可是，郭局长却按住了他的筷子：“先甭吃，陪我喝一盅，咱俩好几年没有一起喝酒了。”说罢，顺手拿过一瓶“五粮液”放到桌上。

鲁建国一边大口地扒着饭，一边摆手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局长，我准备今夜乘特快去丹东。”

“搞到线索啦?”局长低声问。

鲁建国把他调查了解的情况，向郭局长作了详细汇报。

“这位老太太为了保护儿子，会不会提供假情况，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拖延时间?”郭局长这样假设。

鲁建国断然否定，说：“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家庭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据我掌握的情况，赵国栋的投毒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急于找到他是想知道那一男一女是谁？跟他说了些什么？以及他为什么逃走？只有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案子才能深入地追查下去。现在敌人很可能走在前面——杀人灭口，把赵国栋干掉。所以，我们还有义务去保护这个无罪的人。”

“你走了，小玲子怎么办?”

“托邻居照顾她。”

“让她到我家来吃饭吧！”

“她能一个人生活。您放心，我会安排好。”

鲁建国告辞郭局长的时候，建议家里的侦破工作由刘明副科长全面负责。

他把“五四”手枪放进包里，带了一件换洗衬衣，便匆匆离开了家门。

列车过了凤凰城之后，广播室突然广播找人，要滨海市的鲁建国马上到软卧车厢去一趟。鲁建国来到软卧车厢，列车长看了他的工作证件，递给他一份从凤凰车站转来的加急电报。报文写道：

“小玲子被汽车撞伤，正抢救，是否返回照看？郭。”

鲁建国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心中暗骂：“狗急跳墙。他掏出钢笔，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张纸来，迅速写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完成任务回海滨，鲁。”

鲁建国把电文交给列车长说：“请您设法把这份电报发出去。谢谢！”

因为鲁建国走后，郭局长给丹东公安局来过电话，所以列车到站的时候，市公安局派了一辆“华沙”在出站口接他。

汽车里坐着两个丹东市的侦察员，根据滨海提供的情况，他们已经做了摸底工作，据工业局保卫科说，这几天工业局宿舍大楼没见有新来的人。

虽然旅途劳累，鲁建国躺在招待所松软的钢丝床上却不能入睡。推窗可见的镇江山公园和鸭绿江铁桥，他也无心去游玩。

“赵国栋不在丹东会到哪儿去呢？”鲁建国反复思考着，“他的家属会虚晃一招，故意搅乱视线，给赵国栋逃避惩罚争取时间？”

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鲁建国抓起耳机。电话是市公安局一位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鲁建国，二十七分钟之前，在工业局附近的新民旅社突然死了个旅客。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可能是药物中毒，具体情况不明。人已送人民医院抢救。

五分钟后，鲁建国便乘“华沙”赶到了人民医院。

急救室里，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忙碌着，窗户上趴着一些看热闹的人。

患者脸色苍白，两眼紧闭，正处在昏迷中。鲁建国一眼便认出，这人就是赵国栋。

从急救室出来，鲁建国找到了医院党支部书记，他出示了介绍信和工作证件，请求医院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并建议立即把赵国栋和外界隔离开来，除经过挑选的医护人员外，任何人未经公安局批准，不得跟病人接触。

凌晨三点，医生通知守护在隔壁房子里的鲁建国和丹东市的侦察员，赵国栋苏醒过来了，神智清楚。

鲁建国和另外两个侦察员披上白色工作服来到特护病房。赵国栋的脸上有点儿血色了，他的一只胳膊正输着葡萄糖溶液。

公安人员轻轻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按钮。

一公安人员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赵国栋睁开眼，他的目光痴呆，充满了恐惧。他慌乱地望了一眼站在病床边上的人，又把眼闭上了。

公安人员和鲁建国交换了一下眼神，接着问道：“你说，你是怎么中毒的？”

赵国栋又缓慢地睁开眼，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说：“我住在旅社，今天晚饭后喝了杯咖啡，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鲁建国低沉而严肃地问道：“赵国栋，我是滨海市公安局的，你回答我的问话：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滨海到丹东来？离开滨海的那天傍晚去找你的一男一女是什么人？他们跟你谈了些什么？”

赵国栋的身子象触电似的抽搐了一下，目光惊慌地在鲁建国脸上一掠而过，又赶紧垂下了眼皮。

鲁建国见他不吭声，略微提了提嗓门：“你认识齐虹吗？”

赵国栋的脸象死人一样灰白，他的嘴唇哆嗦了许久，没发出声音，只是点了点头。

鲁建国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声音严厉地问：“赵国栋，齐虹一家中毒了，你知道吗？”

“啊，不……不不，不是我……我……冤枉……冤枉呵！……”

“那你为什么要逃走？”

“呵，我……我有罪……我对不起您……我……怎么说得清呢？”

“你就从认识齐虹说起吧！”

第三章　漂亮而危险的女人

齐虹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赵国栋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赵国栋喜欢化学，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是呆在化验室里，所以不大引人注意。但是齐虹一上中学就很惹人注目，她不不仅身材苗条，脸庞秀丽，而且天生一副银铃般的嗓子，能歌善舞，诗也朗诵得不错。每次外宾到学校参观，代表学校向外宾献花的准是齐虹。由于她有这样一些优越条

件，从小养成了傲慢的性格。十四岁到歌舞剧院当了舞蹈演员之后，走路昂着头，胸脯挺得越来越高。

赵国栋真正与齐虹接触是在她当了舞蹈演员四年之后。有一次齐虹在文化宫剧场公演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赵国栋坐在二楼第一排。他拿着镀金的小望远镜，紧紧盯住在聚光灯下翩翩起舞的小白天鹅。在齐虹飞快跳跃的优美舞姿中，赵国栋醉了，迷了。回到家，他象达吉亚娜给奥涅金写信那样，连夜写了七页热情洋溢的情书。第二天清晨跑到歌舞剧院排练场，亲自交给了正在练功的齐虹。

那时赵国栋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家里经济非常宽裕；齐虹的母亲（她自幼没有父亲）是百货店的会计。齐虹幻想着有一个舒适、高雅的住房，一架西德钢琴，这一点赵国栋有力量满足她，于是他俩开始热恋了。

齐虹的舞跳得好，可她每月工资却只有三十多元，不够她和赵国栋下一次烤鸭店。加上齐虹喜欢各式各样的香港尼龙衫，开士米一字领短袖毛衣，带日历全自动进口小坤表。唉，到哪儿弄钱买这些心爱的东西呢？当她路过那些高级住宅区，望着那宽大玻璃窗上的蓝色窗帘，听见从那屋里传出的悠扬的钢琴声，心中涌起极大的不平：妈的，都是一样的人，我比她们都漂亮，为什么上帝不叫我生在这些地方呢？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使齐虹的不平之心得到了一点儿欣慰。她羡慕和嫉忌的那些家庭都被查抄了。那些穿毛料裤和高级皮鞋的人，几乎都被扫地出门了。歌舞剧院院长扫厕所，导演们进了“牛棚”，市委书记戴着高帽子在街上示众。嘿，时候到了，世道变了，翻了个儿了。于是，她也戴上“红旗”袖章，起来造反了。

赵国栋的父亲已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只给三十五元生活费。赵国栋找齐虹商量，他没有吃饭的地方，能不能到她家暂住几天？

齐虹完全是造反的打扮，烫过的卷发舒展开了，扎了两个小短辫，一顶退了色的军帽扣在后脑勺上，一件肥大的军装上衣裹着她那苗条的身躯，腰里束着一根宽皮带。

她皱着两道弯弯的细眉，很不耐烦地听完赵国栋啰啰嗦嗦的叙述，干脆地说道：“不行，你不能到我家住，而且你也应该跟你那个反动老子划清界线。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无产阶级高举革命红旗，向一切资产阶级宣战的时候！你不该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要我给你提供防空洞，你……你这样不觉得惭愧吗？”

赵国栋低下头，他不敢看自己的女友，他觉得这个美丽的少女一下子变成女皇了。在女皇面前，赵国栋感到卑微，连说话的声调都变得细小了。他说：“虹，你……光骂我有什么用，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跟你的反动老子一刀两断，”齐虹斩钉截铁地说，“站出来揭发他，脱离父子关系，投身到红色潮流里来——跟我们干！”

“可是……”赵国栋的声音颤抖了，“他……他有高血压病，做晚辈的怎么能……”

“算了，”齐虹挥了一下手打断他，“咱俩一刀两断！”

“不，不不，”赵国栋追上去拉住了齐虹的胳膊，被齐虹一巴掌打开了。赵国栋苦苦哀求道：“虹，我不能没有你……”

齐虹右脚踏着块石头，左手叉着腰，一眼不看赵国栋，脸朝天说：“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条跟着无产阶级干革命；另一条跟着资产阶级进棺材！”

“虹”，赵国栋说，“他……他毕竟是父亲……”

“我永远不想见到你！”齐虹愤怒地喊了一声，便转身走去。

赵国栋象被雷击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末了，他疯狂地去追赶齐虹，他跑到了齐虹前面，伸开双臂挡住了她的路，低声地、充满感情地说：“虹，你千万不能走呵，我……我们不是一般关系了……”

齐虹转过身，两道细眉竖了起来，赵国栋的话把她完全激怒了，她咬牙切齿地说道：“不是一般关系该怎么样？你想威协我？典型的封建脑袋。实话跟你说，这种关系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跟你有了关系就是你的附属物了？痴心妄想！告诉你，无产阶级革命派四海为家，你管不着！”

赵国栋终于让步了，后来他也戴上了“红旗造反兵团”的袖章。

一天齐虹笑咪咪地对他说：“今儿晚上你跟我去夺公安局的权。”

“啊！”赵国栋浑身一抖，“夺公安局的权？虹，可不能乱闯呀！”

齐虹不以为然地说：“公安局有什么了不起，市委的权照样夺。”

赵国栋不敢吭声，齐虹现在是“红旗兵团”副总指挥，他是普通一兵，只能老老实实跟她走。他们到了公安学校，齐虹让赵国栋站在楼道里等着，便走进挂着“公安造反总部”牌子的屋里，从里面

拉过来一个年纪比她大几岁的青年，那人生得浓眉大眼，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瞅见赵国栋，向他很有礼貌地点一下头。

齐虹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把嘴凑到他耳朵底下说话。她的头发竟扫着了那人的脖子。

"喏，我介绍一下，"齐虹指着赵国栋对那个穿军装的青年说，"赵国栋同志——我中学时的同学。"接着转身介绍："这位是公安革造总参谋长……"

"不，"穿军服的人立刻打断她，纠正道："公安造反总部勤务员。"

"噢，幕后军师，对吧。"齐虹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支援我们的革命行动。"他说，"今天晚上十点三十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总夺权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赵国栋不敢在十点半钟前到公安局大楼去，他怕双方打起来，子弹没长眼睛，谁晓得往哪儿飞呢。夜里十二点，公安局大楼全部被造反派占领了，赵国栋才随着人流悄悄地跟了进去。他在二楼拐弯的地方正碰见齐虹。她很忙，只向他摆摆手就跑过去了。赵国栋远远地跟在他身后。

在一间有地毯、沙发的会客室里，头头们抽着烟，大声争论着什么。齐虹推开门闯进去，向那个在公安学校见到过的穿军装的人报告说："机要室的门打不开，屋里有个女的，死也不开门。"

没等穿军装的人答话，另一个戴红袖章的大个子就站起来，把手里掂的一根宽皮带往桌子上"啪"地抽了一下，命令道："劈门！"

齐虹出去了。等了一会儿她转回来又报告说："门劈开了，那个女的不交保险柜的钥匙，而且什么也不说。你们哪位头头跟她谈谈——她提出来只和公安局里人说话。"

几个头头互相观望着。穿军装的青年说："她男人给我们讲过侦察课，她认识我，找一个脸生的去。"

"不就是那个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吗，在地下室关着呢，我去提他出来。"大个子挥着胳膊说。

几个手持小口径步枪的人把鲁建国押了进来。因为他长期关在地下室，猛一进这灯光明亮的房间，简直睁不开眼。也看不清坐在阴暗角落里的是些什么人。

大个子喊道："反革命分子鲁建国，立即劝说你的狗老婆把机要室保险柜上的钥匙交出来，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

鲁建国微闭双眼，象一座铁塔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个子急了，他"啪啪"地拍着桌子，嚷道："姓鲁的，我命令你，立即让你的狗老婆交出钥匙！"

"我不去！"鲁建国闷雷一般喊道。

"干嘛不去？"

"她也是共产党员嘛！"

"屁，什么共产党员，你们那个党修了。"大个子喊道，"把女的衣服给我扒了，打！他娘的，老子不信邪！"

齐虹一把拉住赵国栋的胳膊说，"无产阶级下命令了，给我打人去，走！"

"打谁？"

"反革命的老婆——保皇狗！"

"哎呀，我不会打人！"

"真是笨蛋！"齐虹恼怒地说，"把棍子往人身上抡还不会吗？这是对你的具体考验！"

赵国栋来到机要室门口，齐虹递给他一根木棍，许多戴红袖章的人把鲁建国的妻子小黄围在中间，不住地打着骂着。赵国栋瞅了一眼督战的齐虹，咬了咬牙挤上前去，颤颤巍巍地举起棍子……

成立革委会的时候，齐虹当了市革委会委员兼歌舞剧院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入了党。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她也能成为党员，也能成为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向她微笑，投过去尊敬、讨好的目光。赵国栋早已不在她眼里了。她听说演话剧的胡冰的父亲，从驻法国大使馆回国，夺了陈老总的权，有出任副部长的消息，于是，她果断地采取进攻态式，跟胡冰结了婚！

齐虹做梦也想不到"四人帮"会倒台，一夜之间她成了"说清楚"的对象，同时免去了她的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取消了党员资格。她又回到舞蹈队，每月照拿她三十几块钱的工资。

齐虹顶喜欢"三洋牌"6060录音机，哟，那她得扎住脖子不吃饭，用两年的全部工资才能买一台。还有"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天哪，这一辈子她节省的钱也买不起这两样东西。何况，她也节省不下钱，五元多钱一斤的果汁巧克力，每月她至少买两斤，她吃惯了这些东西，不吃怎么行呢？

胡冰的父亲也在受审查，经济上支援不了他们了。她对胡冰本来就没有感情，现在更觉得乏而无味了。

正在她政治上失利，经济上困窘的时候，她收到一封神秘的信，这封信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信的末尾也没有署名。信上约她晚上八点十分到中山公园望月亭见面，务必准时到达。

齐虹的两道柳叶眉聚在一起，会不会是流氓寄来的？女人长得太漂亮了，总是引人注目的，可是流氓又有什么可怕？她什么世面都见过，难道怕流氓吗？

齐虹准时赶到望月亭，果然在八点十分，一个穿风衣的男人从树丛里走出来。鸭舌帽压住了他的眉梢，一付大口罩把鼻子和嘴巴都盖得严严实实，那人一直走到齐虹面前，伸出右手。齐虹没有辨别出来他是谁，没有伸出手来。

那人站在她跟前轻声而亲切地说："红旗造反兵团的战士，革命女闯将，怎么胆怯啦？不敢伸出手来啦？"

啊，是他，齐虹定了定神，便扑到他怀里，紧紧搂抱在一起。那人亲热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然后把她的脸支撑起来，瞅了一眼还是那样俊俏的脸庞，便毫不犹豫地在她的嘴唇上亲吻着。

齐虹的身子软了，同时发出轻微的呜咽声："啊，我亲爱的，我们不是在梦中相见吧？你说，我们的事业真的完了吗？"

那个人把她扶坐在石凳上，依旧搂住她的肩膀，嘴唇贴着她的耳边说道："你真是个当演员的，感情太脆弱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培养了那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就那么容易土崩瓦解吗？告诉你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迟早会来的，我们失去的东西迟早要夺回来，天下终归是我们的。"

"眼下怎么办？"齐虹轻轻推开那人的手，"我是现实主义者，我需要钱，她妈的，什么社会都一样：没钱寸步难行！"

"没钱好办，"那人满有把握地说，"我保证不用一年，用你的名字在香港银行存六万元港币，怎么样？至于你在平时需要的零花钱，可随时去信要。"

"真的！"齐虹搂住那人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快说，你有什么灵丹妙法？"

那人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和一小瓶密写药，交给齐虹说："上面有地址，有密写的使用方法，你寄封信去，他会马上回信；你需要钱，他会马上寄钱来。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他……他是什么人？"

"不要多问，"那人压低声音说，"反正是我们的战友，前年继承产业出的国，我帮他办的签证——早就留这一手了。最近，他刚从台北回到香港。"

"啊，你让我替那边干？"

"管他那边这边呢，你不是需要钱吗？俗话说，有奶便是娘！"

"好，我干！"齐虹把信封和密写药接了过来。

"记住，"那人声调威严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准暴露我。万一出了事，你得自己顶住！你顶得住吗？"

"哟，我的大科长，您放心吧，"齐虹往他怀里靠了靠，"我不会牵连你的。我说，你真有两下子，两边都吃得开，我就学不会。"

"应该学会，"那人打断她的话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叫革命的灵活性。"

"怪不得你装得那么象。"

"不，他们并不信任我，"那人把脑袋一摆说："那个老家伙一回局里主持工作，就把我降为副科长，这就是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据说将来要整党，还不是拿我们开刀。不过，现在他们手里还没有抓住我的小辫子，所以还得让我干。往后你不要直接找我联系，有事我会来找你。"

"报纸上登姓黄的算烈士，砸机要室的事又会抓到我们的头上吗？"

"唔，打人凶手已经处决，没有会说话的嘴了。"

齐虹回到家，按照那人提供的地址和密写的方法，把信寄往香港。不久，她果然收到回信，后来又收到以姑妈身份汇来的五百元钱。当齐虹拿到一

大把十元一张的钞票时，兴奋得一晚没睡着觉。

香港的姑妈让她做的事，她都一一做了。她的胆子越来越大，香港银行里的存款也越来越多。

可是，完全出乎齐虹意料之外，胡冰由于猜疑她在外面跟别人乱搞两性关系，把她当手纸丢在便桶里的一封香港密信，从尿里捞出来偷看了。

胡冰吓得浑身打颤，他把湿淋淋的信纸摊在桌子上，指点着对齐虹说："上帝，怪不得香港给你寄钱……你……你不要命啦，可……可我们爷儿俩还要活，你……你干的什么事？"

齐虹见事已败露，反而沉着冷静了。她左手叉着腰，右手捏着果汁巧克力，双目射出两道凶光，一步一步逼近胡冰，声音颤抖而严厉地说："怎么样？你到公安局告我，姑奶奶脑袋掉了只碗大的疤。实话对你说，我恨那些人，他们凭什么撤我的职？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我跟他们势不两立！为了自身的利益，我有权选择任何手段同他们斗到底。你去告密吧，胆小鬼，我就说你为了替父亲报仇跟我一块干的，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吧！"

胡冰瘫坐在沙发上，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齐虹给他泡了一杯麦乳精，端到他跟前，肩并肩坐在他身边，一只胳膊搭在胡冰肩上，她温柔深情地说："冰，请你原谅我，这桩事我不能先告诉你。你放心好了，万一出了事，我一人去坐牢，绝不牵连你和孩子。其实也出不了事，你只要不说出去，没有人知道。有了这条线，往后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一些。穷日子我实在过怕了。我告诉你，过不了多久，姑妈就会送给我一部二十四寸彩色电视机，和一台6060带电脑的录音机，你不是做梦都想着这样的录音机吗？"

但是，这件事毕竟事关重大，齐虹得马上向那人如实报告。等星期六胡冰去北京看望他父母的时候，那个人便象幽灵一样悄悄推开了齐虹家的门。

他穿着铁灰色的风衣，鸭舌帽仍旧压着眼眉，大口罩遮住半边脸，他走进齐虹的卧室才摘下眼镜。

齐虹看见那双可怕的目光，没敢去拥抱他。她倒了杯咖啡轻轻放在他面前，咖啡刚上桌，"叭"地一声，被那人打翻了，只听那人愤愤地说："我跟你交待过多少次：要亲自销毁，亲自销毁，你怎么往便桶里丢？！"

"胡冰没胆量说出去。"齐虹一眼不眨地望着那人说。

"你真是个愚蠢的女人，除了脸蛋长得漂亮，整天会给男人谈情说爱以外，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告诉你，你那个宝贝丈夫已经向公安局写信把你告了，你准备上刑场吧，我的漂亮夫人！"

"啊！真……真的？！"

齐虹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沙发上，她双手捂住脸，哭喊着说："天哪，什么都完了！……"

那人并不理会她的发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他按燃打火机，抽了一支烟，最后在齐虹跟前站下，简短而严厉地说："你跟赵国栋还有来往吗？"

"嗯……有……没……"

"干脆一点，有没有？"

"有，有，见面说话，他就住在我对门单元里。"

"这个人在我们手里是有小辫子的！"

"嗯，我晓得，揭批查的时候，他哀求我别说出他参与砸机要室的事。"

"只有干掉胡冰，栽赃赵国栋，这是活命措施，也是行动计划！"

"是！"齐虹咬牙说。

第四章　羊城追踪

鲁建国靠近机舱窗户坐着，他望着从机翼上掠过的团团浮云，陷入沉思。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对手不仅有训练有素的国际间谍，还有阴险毒辣精通业务的内部敌人。他们勾结一起，明里暗里向他进行着复杂的反侦破活动。鲁建国的工作每进展一步，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在丹东招待所里，鲁建国两个夜晚都没有睡好觉，反复思考和研究他拟定的侦破方案。因为敌人隐藏在我们内部，又处于重要的岗位上，他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做好每一件事，在细微末节上都不允许有半点疏忽和差错。他坚信自己掌握的材料准确，分析判断无误，只要紧密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侦破方案是能够实现的。

他把赵国栋安排到一个可以保密的地方养息身子，然后通过医院宣布赵国栋自杀身亡的结果，才匆匆地返回滨海。

鲁建国下飞机的时候，郭局长和李小萍早开着小轿车在机场大楼前等他。鲁建国一上车，郭局长就向司机说："去公安医院！"

"干嘛？"

"先看看你的小玲子。"

"伤势重吗？"鲁建国问。

"右腿骨折，"郭局长低声说："打上了石膏啦。我们小李同志一直在身边守护。"

"谢谢小萍同志。"鲁建国轻声说，"小玲子有同

志顾照我就放心了。现在还是研究工作吧，情况很紧急啊！”

“是啊，敌人抓得很紧哩。”郭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张密信的影印件，“这两封信是刚刚查获的。”

鲁建国打开信，一封是从香港来的，信上写道：“中发××号文件及材料，如不便寄，请带到广州，我们准备五月十三日赴广州参观广交会，……落款是003。

另一封是从滨海寄往香港的，信上写道：“……我和小妹五月五日启程……”

鲁建国把信交给郭局长，说：“看来他们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市委张书记要听你的汇报。”郭局长说，“咱们直接去市委吧，他让我等你一回来就通知他。”

汽车路过公安医院门口，李小萍下车去看护小玲子。鲁建国低声对她说：“小李，别告诉她我回来了。”

李小萍点了点头。汽车向市委开去。

鲁建国从市委大楼里出来，夜幕已经降临了，桔黄色的路灯把柏油路照得明晃晃的。郭局长把汽车打发走了，他想跟这位老战友顺河边走走，聊聊闲天。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但聊天的时间几乎没有过。今天，在战斗的空隙里，郭局长想让鲁建国的心情松弛一下，恢复精力。

河沿上一排排垂杨柳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如同一团团飘浮着的烟云；热恋中的情侣一对对肩靠肩依着河边的栏杆在低声细语；一艘小火轮拖着长长一串木船，劈波斩浪驶向远方；发电厂的五个高大烟囱“突突”地喷着白烟……人民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在辛勤地从事着“四化”建设。可是有谁知道，就在这个平静的夜就，一场保卫国家机密，与蒋帮特务——“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作斗争的序幕拉开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三十分，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了“四〇三”投毒案的案情调查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局长、鲁建国、刘明、李小萍和其他几个有关的公安人员。刘明坐在鲁建国身旁，热情地握着鲁建国的手说：“哎呀呀，你去丹东，事后我才听说。说实在的，你一个人去，我真不放心！”

“来不及告诉你了，”鲁建国说，“我晓得赵国栋没什么能耐，一个人能对付他。”

“那当然，那当然，赵国栋这小子是有名的软蛋。听说他已经死了？”

“畏罪自杀！”

“哦……你看他投毒的目的是报复还是失恋的嫉恨？”

“两者都有，”鲁建国说，“这个案子可以了结啦。”

“啊！”

郭局长宣布开会，由鲁建国介绍案子的侦破经过及所作的结论。鲁建国声音很低，说得简短，主要是谈了齐虹和赵国栋过去有恋爱关系，后来齐虹把赵甩了，赵一直嫉恨在心，最近两家小孩因抢玩具打架，大人参加了进去，赵国栋为了报复，往齐虹家的奶瓶子里投放了剧毒农药氟乙酰铵。但他投毒后十分恐惧，因此连夜逃往东北，在沈阳车站给家里发了一封简信，尔后就跑到丹东他姐夫的弟弟家。

“他姐夫的弟弟也是赵国栋大学的同学，”鲁建国沉稳地说，“赵国栋向他说了真情之后，这位同学不敢把他留宿在家中，赵国栋只得住进新民旅社。这时他可能感到走投无路，便服毒自杀了。经公安局尸检查明，赵国栋服用的也是氟乙酰铵。”

鲁建国说到这儿，点燃了一支香烟。刘明晓得他的话讲完了。

李小萍小声问刘明一句话，刘明摇摇头。

李小萍问鲁建国：“监视齐虹的命令可以撤销吗？”

“可以撤销！”鲁建国说，“当初对齐虹同志有一点怀疑，主要是觉得她喝的那瓶牛奶里含氟乙酰铵少，不至于中毒那样深。经过调查，又发现他男女关系有问题，有勾奸夫害亲夫的嫌疑，现在，这种嫌疑排除了。”

“四〇三”投毒案的侦破工作结束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状态，但是，另一个侦察小组却在暗中把齐虹等人监视起来。这一新的行动方案，只有鲁建国和郭局长知道。

五月四日傍晚，侦察人员用暗语向鲁建国报告，齐虹定购了两张晚上去广州的卧铺票。鲁建国赶紧与文化局保卫科联系，得知齐虹向剧院领导请了一周的假，说是去北京首都医院检查病的。

鲁建国立即向丹东发出信号，不到二十分钟，滨海公安局就收到了丹东公安局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发现了赵国栋存在车站小件寄存处的一个黑提包，里面有一本日记，内容涉及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们询问是马上送去还是由滨海派人来取？

接电话的是刘明，他眯细着眼想了一下，然后放下耳机，向鲁建国如实作了报告。刘明问：“鲁科

长，你看怎么办？”

“这么重要的材料，我们还是派人去好，你说呢？”鲁建国问道。

“我同意，让人家送来不合适。”

“可是……谁去呢？小李……”

“科长，”刘明截住话说道，“实际上这是‘四〇三’专案组的未了事宜，要不，我去一趟吧？”

鲁建国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依旧用他那不慌不忙的声调说：“好，我同意，让李小萍跟你一起去，材料重要，两个人安全些。”

李小萍立刻噘起嘴，脸上透出不悦的神色，她马上给鲁建国递了个纸条，要他到隔壁小会议室里，她要提意见。

到了会议室，李小萍低下头说：“科长，请派别人去吧！”

“为什么？”

“我不跟刘副科长一起去，我……我怕！”

“怕什么？”

李小萍的脸胀红了，前额上挂着层细小的汗珠，她迟迟疑疑地说：“反……反正我不去，请您派别人，他……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整天纠缠我……”

“哦，”鲁建国点一下头说，“你怎么想的？”

“我……我觉得这个人不实在，”李小萍喃喃地说，“喜欢出风头，赶浪头……怎么说呢？好象谁也没有他革命，谁也没有他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反正我跟他合不来。”

“小萍同志，”鲁建国亲切地说，“我们公安战士的行动准则是，保护人民和党的利益，保卫‘四化’建设，你对刘明同志有看法，是允许的，但要服从工作需要。我说你去比较合适，郭局长也同意你去。……”

“郭局长同意我去？”

“是的，你不要跟别人说。记住，要提高警惕，要多思考！”

散会之后，鲁建国把自己关在小会议室里，仔细地把行动方案在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又想了一遍。他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些，要做各种防范准备。

电话玲响了，鲁建国抓起耳机，侦察兵用暗语向他指示：“老鼠出洞了！”

“接计划追踪！”

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快车候车室门口，齐虹穿着米黄色的女式上装和藏青色毛哔叽裤，手里提着一个港式提拉两用彩色皮包，满面春风地走来，她潇洒、自如，一点儿没有异样表现。在她身后十公尺处，还有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头上扎一条花尼龙纱巾，肩上背了个白色手提包，她从镜框上面窥视着周围的人。

特别快车进站后，这两个女人先后上了十二号卧铺车厢。齐虹爬上中铺，凝神向上望了望，然后谨慎地把皮包放在她视线之内的行李架上。

齐虹和坐在下铺那个女人的目光碰了一下，没有讲话，又赶快把视线移开了。车厢外是一望无垠的原野，墨绿的麦苗象浪涛一样滚动着。齐虹的心情随着车轮滚滚的节奏逐渐激动起来。是啊，每一分钟，她都离香港更近了，离目的地更近了。香港是什么样子呢？那高耸入云的楼房，那让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那如潮水滚动的汽车长流，那华丽的衣着，那震耳欲聋的爵士乐……这一切的一切，对齐虹来说都那样富有诱惑力，令人向往，令人陶醉。特别是那存在香港银行一大叠一大叠的钞票，那本是一切幸福的基础啊！她和他就要用这些钱，乘坐环球公司的飞机，去意大利旅行结婚了。她要象英国女皇那样，穿上白色的拖地纱裙，挽着身穿燕尾服、结着紫红领带的丈夫，从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走下来，夹道两旁无数男女向他俩招手致意，花瓣象雪花一样撒在他俩头上，落在他们的脚下……

“万——岁！”齐虹兴奋地喊叫起来。

……睡在下铺的女人在她腿上狠狠捶了一拳，齐虹吃惊地睁开眼，一个列车乘警走过来，使她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乘警看都没看她一眼，从车厢里走过去了。睡在下铺的那个女人一直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住她。

齐虹向她歉意地点了一下头，两个人的目光几乎同时都转向放在行李架上的彩色两用包上。

其实，这个两用包是根本丢不了的。除了齐虹之外，在她俩坐的卧铺两边，早坐着四个穿花格衬衣和大喇叭裤的男女青年，他们是滨海公安局的侦察员，是专门“护送”齐虹去广州挂勾的。

特别快车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在武昌站徐徐地停了下来。出乎意料之外，那个坐下铺的女人，突然掂着她的白色提包下车去了，紧接着齐虹也从中铺上下来，向列车员要回了车票，掂着他的两用包也下车了。

四个跟踪人员一时都不知所措，如跟着她下车，立刻会引起怀疑；不跟下车，断了线怎么办？坐在软卧车厢的鲁建国得到报告之后，也感到突然。他事前没有估计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坐卧铺的旅客是不会中途下车的，因为中途下车，卧铺票就要作

废了。莫不是他们发觉了什么问题？可是哪儿露了破绽呢？也许跟踪人员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或者事前哪个人有指示，中途突然下车，以甩掉可能会有的尾巴？

齐虹和那个女人已经走上天桥了，时间不允许鲁建国作进一步的考虑，凭着他多年的侦破经验，他决定四个跟踪人员先不下车，直到广州，做好迎接“客人”的准备。他本人和另外一个侦察员亲自跟踪。他这样决定，是基于齐虹没见过他，有跟踪条件。此外，他要看看那个经常出没的神秘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

鲁建国出了武昌车站，就看见齐虹在车站北面出租小汽车的地方开票雇车，那个女人站在离齐虹五六公尺远的地方，正向四处张望。

鲁建国身穿浅蓝色花呢西服，戴金边大镜片眼镜，小方头皮鞋，左胸前别了一条“日中友好”的绿色缎带，肩上背着手提式电影摄影机。他离那个女人老远就举起摄影机，镜头对准车站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个女人听见摄影机胶片转动的“唰唰”声，转过脸来看了看，镜头正对准她。她赶紧扭过脸儿，给鲁建国一个脊梁，鲁建国很自然地把镜头摇过去了。

齐虹雇好了一辆大菲亚特轿车，女司机向另一个司机摇了摇手中的调度单，大声地说：“东湖！”

齐虹掂着彩色两用包钻进车里，她探出头来望了那个女人一眼，那个女人迅速地向四周看了看，快步走过去，钻进车里，“啪”地一声关上车门，小车开动了。

鲁建国命令陪他一起的那个侦察员也租了辆小汽车跟了上去，他自己却乘车去省公安厅。他反复考虑，如果单身在后面跟踪，不过十分钟就会被那两个女人发现，一网打尽的方案就会落空。假如不跟踪监视，呆在武昌车站等鱼上钩，万一敌人施展声东击西之计，“交货”地点不在广州，而就在武昌东湖，后果不堪设想。鲁建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鲁建国到省公安厅说明来意后，公安厅的负责同志立即表示全力支援他的工作，要什么给什么。半小时后，两辆轿车向着东湖公园飞驰而去，一辆车里坐着公安厅的一位副处长，另一辆车里坐着四个运动员打扮的女公安战士。

汽车到东湖公园正门停下，女运动员们跳下车，一色樱桃红的秋衣秋裤，胸前印有“湖北”二字，他们下了车，拿着羽毛球拍说说笑笑进了公园。

跟踪的侦察员过来报告，齐虹和那个女人正在湖上划船。鲁建国来到假山上一座亭子里，这里居高临下，能鸟瞰半个东湖。他取出望远镜，在湖面上搜寻了一阵，镜头对上了齐虹和那个女人。她俩在这远离其他小船的湖面上，悠闲地蹬着一艘自行车式的游船。一会儿，女运动员们也蹬着这样的小船在湖面上追逐着，打闹着，并不断向齐虹的小船靠近。

“为什么牺牲卧铺票，突然中途下车到这里来划船呢？”坐在亭子里的鲁建国反复思考着。“是偶然的举动吗？不，那个坐在下铺的女人一定察觉到跟踪人员的某些行为（也许是一个眼神），引起了她的怀疑。为防备万一，决定突然下车，给那几个人来个措手不及。到东湖是因为这里视野开阔，一望无际，容易观察是否有跟踪监视她们的人。对，多狡猾的女人！”

鲁建国立即给“女运动员”发出信号，指示他们不要靠近那条船，只要彩色两用包里的东西不被取走，就让她俩在湖上自由自在地划吧！

齐虹和那个女人在湖上逗留了两个小时，然后她们从东湖公园的后门出来，沿着从山脚下绕过的柏油公路向东湖正门走去。一路上她俩低声说着话，经常回头向后面望望，除此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情况。

东湖的正门南侧，停着一辆带有“出租”标志的轿车，齐虹过去雇车的时候，女司机跟她说：“这辆车已有人定好了，不再拉座。”

齐虹很不高兴，她说：“这是什么规矩？你的车空着，说是等人；要坐车的等着，却不让上车。现在弄成了什么样子，难道掏钞票坐车还要开后门吗？”

“谁个走后门？”女司机也火了，“板妈养的，老子就不让你坐？”

“你骂……你骂人？”齐虹大声嚷道，“车空着不让坐就是走后门，就你这样还搞‘四化’？屁！”

那个女人赶紧把齐虹拉到一边去了。

这时，从公园里快步走来一个穿旗袍裙的女子，她走到汽车跟前，大声说：“司机同志，您不要等了，我们还要呆两个小时，一会儿有车来接我们。”

齐虹得理了，她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对着女司机说：“这一回我们能坐了吗？我们也付人民币的！”

女司机却没有生气，拉开车门说："你听见了，我没说谎话，人家不让等了。哪个坐车都可以，发脾气干么呢！请上车吧！"

汽车开动了，女司机问："到么个地方哟？"

"长江大桥、中山大道、中山公园。"齐虹一口气说了三个地方。

其实，这辆"出租"汽车任何人也雇不走，是专门来拉齐虹和那个女人的。刚才在门口演的那场"小戏"，是省公安厅的同志故意安排的。

女司机一直把汽车开到大桥底下的长江边上。她俩下了汽车，依着江边的栏杆照了相，齐虹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有点伤感起来，她说："兰姐，我给你单独照一张，也许我们是最后到黄鹤飞起的地方来了！"

女司机和她俩的关系越来越友好，汽车可以由她俩随意支配，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说等多久就等多久。

她们俩一直到傍晚才回到武昌车站，重新补买了十五次快车的卧铺票。

鲁建国在十五次列车的另一节车厢里，隔着车窗玻璃望着站台上送行的人。

火车徐徐开动了，一幢幢亮着灯的楼房从车窗前掠过，蛇山被抛在后面了，鲁建国此时的心情才稍微轻松了些。

第五章　撒鱼与驱鱼

五月七日清晨，十五次快车到达广洲车站。

在车站广场附近旅客住宿介绍站里，一名服务员悄悄地看看照片，正在等待着从滨海来的两位旅客。

然而，齐虹和那个女人将彩色提拉两用包拖出车站之后，到旅客住宿介绍站转了一圈，却没有去登记住宿。齐虹跑到附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装上手提包，跟那个女人一起坐车径直向广州交易会大楼驶去了。

尤其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女客竟然住进了广交会招待所。按照常规这个招待所不接待国内到广州旅行或办私事的客人，这就提出了新问题：广交会招待所里有与她们接关系的人。

住在这个招待所里的外商多，客人流动性大，很不利于开展侦察控制工作。可是，怎么才能将"鱼"赶进张开的网里呢？如果招待所里有他们的人，工作就更加困难；稍有破绽，让她们察觉了，"鱼"儿就会从网边上溜掉。

鲁建国给郭局长挂了个保密电话，详细汇报了在武汉和广州发生的新情况。郭局长问："你打算怎么办？"

鲁建国思索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一，查清楚她们住进招待所是通过谁的关系？二，设法让他们搬出广交会招待所，赶'鱼'儿进我们撒下的网里。三，做好接待香港来客的准备，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接头场所，在交接机密材料后，当场逮捕！"

"完全同意，"郭局长兴奋地说，"你要求得广东同行的有力配合，要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群众，要细心、果断。特别是调查他们与广交会招待所的关系，一定要非常慎重，不要打草惊蛇！"

"知道了！"鲁建国说，"刘副科长在丹东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得到报告，你放心，我会有安排的。喂，喂喂，等一下，小玲子要跟你讲几句话。"

耳机里传出他的小女儿的声音："爸爸，您身体好吗？嗯……我的伤好了，能跳猴皮筋儿啦，我住在郭伯伯家，您甭惦着我，爸爸，坏蛋有枪，你要当心！……"

鲁建国兴奋地眨了眨眼睛，他说："放心，孩子，要听郭伯伯的话，好好学习，爸爸有任务，不要多讲了！"

鲁建国撂下耳机。

两个侦察员刚从市公安局回来，公安局通过广交会保卫处，了解到招待所跟齐虹联系的那个人，并不认识齐虹，是通过滨海市的一个亲戚写了封私人介绍信住进招待所的，这个人不知道她们来广州的真正目的。

鲁建国立即赶到招待所，向招待所党支部书记和所长介绍了这两个女人的简单情况：是投毒犯，有人命，企图逃往香港。所长立即表示全力协助鲁建国工作，一定在他提出的日期——五月十一日前，将"鱼"赶进他张好的网里。

五月九日上午，招待所长向齐虹下了"毛毛雨"：内地人在广交会招待所不能久住，这里经常开会，要随时做好搬迁的准备。

五月十日下午，招待所长正式通知齐虹：五月十二日要在这里开会，零客十一日前必须搬出。齐虹着急了，果然如鲁建国所料，她请求所长帮他找一家合适的旅馆，所长满口答应下来。五月十一日早饭后，齐虹和那个女人顺利地住进了环境幽静的广东旅馆。

齐虹提出，她与那个叫兰姐的要各住一个单间。

广东旅馆满足了她们的要求，把她俩分别安排在二楼“201”、“203”两个单间，不仅所有住在二楼的客人都要从他们门前经过，而且，窗户正对着旅馆的大门，能清楚地看见门口和街上的行人。

从此，齐虹和那个叫兰姐的女人便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下。虽然，她们每次外出都被跟踪，但这两个女人一点儿没察觉到。上午，她们逛了越秀山，下午游了烈士陵园，玩得很开心。

傍晚，她俩又换了新装，齐虹穿了一身她从未穿过的咖啡色小翻领春装，兰姐换了一身藏青色裤褂，两个人都穿了一双做工精细的白色半高跟皮鞋。

夕阳西下，晚霞把羊城的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齐虹和兰姐急匆匆地走出广东旅馆，直奔广州车站。

鲁建国听了侦察员的汇报立即命令：“全体出动，准备‘接客’！”

鲁建国带领侦察员，从广东旅馆后门出来，跳上等在那里的两辆轿车，很快赶到了广州车站。

齐虹和那个叫兰姐的女人，对广州车站并不熟悉。她们只在内地人去广州下车后必走的西站口转来转去，而香港方面的来客是不从这儿出站的。

眼看港客的列车要进站了，那两个女人仍站在西站张望。这真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如果香港来客出站时见不到接头人，就会随时改变他们的行动计划。

这时，一声汽笛长鸣，列车进站了，齐虹和兰姐仍站在西站口，情况紧迫，怎么办？鲁建国迅速对身边一个侦察员说：“协助她们接客！”

“你说什么？”那个侦察员没听清楚。

“协助接客！”

“怎么协助呢？”

鲁建国低声对他说了几句，侦察员便快步向车站大楼里走去。不大会儿，两个态度和蔼的车站女服务员出现在附近，她们主动热情地询问停留在这里的人是候车或是接客，指给他们应该去的场所。她们走到齐虹和兰姐跟前，问道：“您二位是候车还是接客人？”

“接客！”齐虹说。

“是内地客人还是港澳客人？”

齐虹翻眼瞅了瞅那位服务员，露出不耐烦的样子；那位叫兰姐的答道：“从香港来的。”

“噢，那你们站错地方了，”车站服务员依旧和蔼地说，“这是西站口，专供内地旅客出站的。香港旅客在东站口出站，现在客人已经开始出站了！”

齐虹和兰姐一听，连连向那个女服务员点头道谢，随即转身向东站口跑去。

几分钟后，一对港式打扮的中年男女，在齐虹和兰姐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步出车站。他们很快钻进一辆“出租”汽车里走了。

鲁建国望着汽车车尾灯闪出的红光，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于是，他发出暗号，散在车站广场附近的几个“游人”散开了。

当天晚上，广东旅馆六楼一个紧闭着门窗的双人套间里，外间，兰姐陪着香港来的女人打开了“三洋”6060立体声录音机，听着邓丽君演唱的香港流行歌曲；里间，齐虹打开了彩色港式旅行包，在那位红鼻子的香港来客的严密审视下，一份一份地清点着文件材料，并迅速地进行拍照……

香港来客把文件收藏起来之后，从皮箱里取出一捆人民币递给齐虹，说：“喏，一万，告诉阿大，还有同样数目的钱给你们存在瑞士银行里。蒋先生很重视你们提供的情报，国防部签署了委任命令，希望诸位好好干，完成光复大陆，统一祖国的大业！”

“先生，”齐虹用哀求的声音说，“我们处境很困难，阿大的意思，请您协助我们弄到出国护照，或者帮助我们偷渡！”

“no，no，no！”香港来客挥动着猩猩一样的细长手臂说，“现在还不到时候，我跟你的阿大是老朋友了。我非常敬重他，少年有为，他很懂得应变策略，又熟悉共产党的内情。他现在的地位对我们很有用，干吧，再干几年，你们就是令人羡慕的百万富翁啦！”

“最近，我们险些出事……”

“晓得的。”那人眯缝了一下眼睛说，“你们的阿大能对付过去，他受过专门训练，熟悉共产党的各种保密侦察手段。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措施保护你们。你放心好了，中华民国的海军潜艇，随时可以安全无恙地把你们接出大陆。”

齐虹两腮由于激动而呈现出红晕。她仔细瞅了一眼香港来客那刮得发青的脸。实在说，那张脸并不漂亮，对年轻女子毫无吸引力；但那双眼睛象是两个喷火孔，突突地冒着灼人的火光，加上那身笔挺的西服，雪白的硬领衬衣，紫红色的领带，铮亮的三节皮鞋，厚实的劳力克斯全自动日历表，精巧的钻石戒指，都让齐虹感到亲切和富有魔力！

她甜蜜地对他一笑，略带羞怯地说：“先生，您

对阿大那样熟悉，莫非也在大陆生活过吗？”

“啊哈，小姐，”那人得意地笑着说，“您难道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六七年一月风暴的时候，在广场召开的夺权誓师大会，您代表文艺界在大会上发言，那个穿皮甲克站在您旁边喊口号的人不就是鄙人吗？”

“哎呀……哦，哦哦，”齐虹惊讶得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想起来了，我说，怎么觉得面熟呢！您……您怎么这样有福气，能跑到海外干大事呢？”

“唉，一言难尽呀！”那人叹息一声，无限感慨地说，“搞揭、批、查时，他们把我抓了起来，说地毯厂武斗时候，我强奸了一名女工，啧啧啧，要不是阿大给我透露消息，出主意，我就出不来了。我一出狱，赶紧给在马来西亚的母亲写信，她老人家接到我的信就飞到北京，说什么也要带我去继承产业，多亏了小阿大又帮我弄到了一张出国签证。”

“啊！你们之间还真有一段交情哩！”

“当然哪，”香港来客挥动着手臂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说不定我这条命都要丢在大陆了。请您转告他，傅某此生永不忘他的恩情。海外的事请他放心，我会按照既定方针办理。这次，我给他捎来了一部二十四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四喇叭菲利普录音机，略表寸心吧！”

“啊！彩电、录音机，多贵重的礼物，您真是个有心人哪！”

“不敢当。小姐，我这人历来如此，别人给我一寸，我要回敬他一丈！”

这天晚上，香港来客特意邀请齐虹等人乘车去“蛇王满”餐厅吃蛇肉。

就在他们在“蛇王满”吃眼镜蛇的时候，鲁建国正在通过保密电话，向郭局长汇报香港来客和接客的人到羊城后的情况，他请示郭局长是否可以行动了？

郭局长告诉他：根据公安部门统一部署，对香港“来客”和接客人的人要分别密捕，并说，在丹东的那条鱼已经入网了。

然而，从香港来客到广州那天后，不管白天黑夜，这伙人总是形影不离，侦察人员严密监视，耐心等待，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鲁建国和侦察员们正在研究如何把他们调离开的时候，李小萍风尘扑扑地推开了招待所的房门，鲁建国一见愣住了，连忙问道：“小李，你怎么来了？刘明呢？”

“刘明逃跑了。”李小萍愤恨地说，“她可能已经逃到广州。郭局长告诉我，你们在公安局招待所，我一下飞机就奔你们这里来了。”

大家都为李小萍报告的情况感到震惊。

鲁建国把李小萍让到里屋内沙发上休息，给她斟了杯广州黑茶，加了两勺糖，放到她跟前的茶几上。他坐在她的对面，皱着双眉，低声说：“小李，请你详细谈谈到丹东的情况吧，时间紧迫，不能让你休息了。”

李小萍呷了口茶，谈了如下的经过：

刘明和李小萍到了丹东公安局，便立即交涉索取赵国栋的日记。公安局的同志让他俩先到招待所休息，后来打电话告诉他们，昨天有人去滨海公安局出差，顺便把日记送去了。

刘明提出来要看一下赵国栋的尸体，公安局回答说，尸体已经火化了。后来，刘明背着李小萍去工业局宿舍找赵国栋的同学，没有找到。晚上九点钟，他突然闯进小李的房间，要她立即陪他去沈阳。

“为什么走这样急呢？”

“争取天亮赶到沈阳，”刘明说，“搭上午的班机去广州。”

“去广州？郭局长知道吗？你向局领导请示没有？”

“小萍同志，”刘明装出很激动的样子，“我们都上那个老狐狸的当了，我敢断定，他把我们骗到丹东之后，就跟踪齐虹到了广州，妄图贪天之功居为己有，太卑鄙了！什么赵国栋的日记，根本就没那么回事。赵国栋死没死还是个谜，你该了解鲁建国是个什么东西了吧！”

“刘副科长，”李小萍抑制住愤怒说，“你不能背后讲别人的坏话，这很不道德；再说，我们到丹东是局领导批准……”

“算了，”他打断她的话说，“他欺骗了郭局长。象鲁建国那号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刘明同志，”李小萍打断他，“你再背后讲别人的坏话，我就不听了！”

“嘘！”他向李小萍跟前跨了一步，“小萍同志，请收起你那高尚、正直的面具吧，世界上哪有一个清白无瑕的人？谁一生中不做点儿卑鄙的事？看大节嘛。我来问你，姓鲁的为嘛让你给他看孩子？”

“看孩子？”李小萍立即辩辩说，“我主动要求看的，他工作太紧张，劳累，没功夫照顾孩子，难道革命同志不能互相关心吗？”

“嘿嘿，”他奸笑道，“多么美妙的理由，唉，你太单纯了。姓鲁的亲自对我说，那是在培养感情，说你是个风骚的女人，不过他喜欢你这种人，所以，一定要把你弄到手……”

“无聊之极！”小萍气极地吼道，“请你出去，立即出去！”

“小萍，”他依旧站在那儿，哭丧着脸装出可怜的样子，“你难道一点儿看不出吗？我爱你呀，真的，为你我可以献出一切。说一句真心话：小萍，咱们赶快离开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吧。共产党没希望了，我们这个国家也没希望了，什么“四化”建设，不过是吹牛，你睁眼瞧瞧，他们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啦？农村没地主，城市没资本家，右派、胡风分子都恢复了党籍，这……这不是全面复辟吗？！”

李小萍听他说出这种话，反而冷静了下来，她想起临走前，鲁建国说的话，就忍住愤慨，低声问道：“你让我到哪儿去呢？”

刘明以为李小萍被他说动了心，向她靠近一步，说：“去香港、新加坡、日本、加拿大……反正无论什么地方都比我们这儿强，你我每月三四十块钱工资，在国外还不够下一顿饭馆，顶屁用！”

“你不爱祖国啦？”

“你说祖国有什么值得爱？到处是贫穷，到处是

争权夺利，尔虞我诈……”

“这是诬蔑！”李小萍愤怒地打断他，“你……你说这话还有一点儿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哈哈哈！”刘明笑了一阵，“什么党员不党员，坦率地讲，没有文化大革命，我这样的人入不了党。我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入党就是为了向上爬，爬上了宝座就有权，有小汽车，有别墅和漂亮女人。当然，现在都完了，一条也实现不了，作一个空头党员顶屁用？”

“原来是这样，”李小萍沉着地说，“让我跟你一起去出卖祖国，背叛革命？”

“不不，我们谁也不出卖，谁也不背叛，”刘明赶紧解释说，“今天，我告诉你一个透底儿的话：海外我有个有钱的亲戚，在香港和瑞士的银行里有一笔不大不小的存款，完全可以保证我俩过上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生活！”

“无耻叛徒！”李小萍喊道。

“你去告发我吗？”刘明脸上透出杀机，“如果这也叫背叛，那你早就背叛了。别以为他们会信任你，实际上你监视齐虹的时候，他们又派人监视着你，共产党这一套我比你熟悉得多。你在医院监视齐虹，为什么中午故意离开病房，让一个叫兰姐的女人进去给齐虹看一份杂志？你知道杂志上写的什么吗？那是台湾情报机关给国防部少校齐虹的行动指示。小萍同志，身为公安人员，你晓得这种行为算什么？”

李小萍这才完全看清了刘明的真面目，她真想立刻掏出手枪结果了这条癞皮狗。但眼下还不能那样做，应该先稳住他，争取时间，给局长取得联系。她装出紧张而疲倦的样子，双手抱住脑袋，烦燥地说：“我……我怎么办哪？”

“马上跟我走，别犹豫，都准备好了。”

“现在吗？”

“现在！”刘明掂起李小萍的手提包，“你的手枪在里面么？好，我替你拿着，你走前面！”

他们关上房门，出了招待所，李小萍低着头走在前面，刘明握住衣兜里的手枪跟在她身后。

丹东的夜晚，街上行人稀少，十分安静。一路上李小萍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抓住这个对党充满仇恨的“四人帮”残余分子。到了丹东火车站，李小萍借口上厕所，爬过隔壁，从厕所的另一头飞快地向车站公安派出所跑去。

当她带领民警追出来的时候，刘明已不知去向。

她立即给郭局长挂长途电话，报告了刘明的问题。郭局长好象并不感到突然，他指示李小萍马上乘飞机去广州，协助鲁建国追击敌人。并说他本人也要率领一个侦察组赶到广州去。

鲁建国听完了李小萍的报告，两个手指不住地滚动着钢笔，思考着刘明下一步会要什么花招？

他站起来，从挎包里取出手枪，检查了一下枪里才三发子弹，他又取出四发子弹压进弹槽里，然后把手枪装进裤口袋。他对李小萍说：“你在这儿睡一觉，暂时不要公开露面。”

“我睡不着。”

“要强迫自己睡，”鲁建国诙谐地笑笑说，“学会在执行任务前能睡一觉的本领。”

“鲁科长，”李小萍俏皮地望着他说，“您在激战之前能睡着觉吗？”

鲁建国笑了，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跟着两个侦察员到外屋去研究布置搜索刘明的任务去了。

与此同时，齐虹跟那个香港的女人在一起，假装送信到了邮局，在阅报栏左下角，她瞅见了一个蓝色图钉，这是刘明到了广州的暗号。齐虹趁人们不注意，让香港女人用身子挡住她装着看报，在图钉底下用圆珠笔写上广东旅馆六楼房间的电话号码。

三十分钟后，齐虹在香港女人的房间里，接到了刘明打来的电话。她握住话筒，脸胀得通红，呼吸也急促起来，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儿发抖了。可是，她跟对方说了一阵话之后，绯红的脸蛋就变得苍白起来，握住话筒的手也在轻轻颤抖，她忍不住提高嗓门儿说：“您住哪儿？我可以看您去吗？”

“不，你不要同我见面！”耳机里传来刘明的声音，“鲁建国带领一个精悍的侦察组坐镇广州，你们的活动很可能在他们监视之中。记住：一定请傅经理马上送我们出境，否则，一切都完了！”

“傅经理给您带来了‘日立牌’彩电和菲利普收录两用机……”

“哎呀，小姐，掉了脑袋要录音机有什么用！你快找傅兄商量，我跟他是老朋友了。无论如何请他帮兄弟一把，至少要弄到边境通行证。半个小时后我再来电话！”

香港来客从齐虹的神态变化，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过来关切地问：“谁来的电话？什么事？”

“阿大到广州了，”齐虹有气无力地说，“暴露了，他要求您立刻送我们出境，越快越好！”

“他在哪儿？”

“不晓得，半小时后来电话。”

“哎呀呀，那怎么办？”香港客人神情紧张地说，“我得赶快把货带走，放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自己想想越境办法吧。”

“不送我们出去，你走得了吗？”齐虹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小阿大让我跟你说，不送我们安全出境，谁也甭想走，一块完蛋！”

“哎呀呀，想到哪儿去了！”香港客人“叭叭”地拍着光秃的头顶说，“有什么良策呢？合法出境是不可能了；偷渡也很不保险……糟糕，他怎么会暴露的呢？”

“傅经理，”齐虹跑过来说，“您不是说关键时候台湾能派潜艇接我们出去吗？一年多，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你们弄了各种绝密情报，现在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您不能说了不算哪！”

“不会，哪能呢！”香港客人赶紧表白，“傅某向来以信誉为重，友情为重嘛，……派潜艇怎么能来得及呢？迫在眉睫，远水不解近渴啊！”

“您直接跟他说吧，”齐虹把心一横，说道，“要走都走，要完蛋都完蛋，就算到了世界末日了。”

有人在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大家一惊，屋里顿时死一样寂静，每个人的脸都没了血色，仿佛末日真的来临了。香港客人颤颤巍巍地走过去拉开门，原来是位女服务员，她温和地说：“哪位是华港公司的傅经理？”

“我就是！”

“您托运的彩色电视机到了，请到仁济路领取。”

“就去，就去。”

香港客人觉得这是甩掉齐虹的机会，反正货已到手，尽快摆脱他们，可以减少许多危险。他穿上西装，正结领带的时候，齐虹说：“命保不住，要电视机有屁用。你快说，怎么送我们出去？”

“小姐，有用，”香港客人说，“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夜里就有人肯用小船把你们送出去！”

坐在沙发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兰姐，突然站起来说：“咱俩跟傅经理一起去！”

香港客人皱皱眉头，只得答应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仁济路。傅经理递上领货单，办手续的姑娘瞟了他一眼，从货架上把一台彩色电视机抱到他跟前。姑娘说道：“先生，看一下寄货人的护照。”

傅经理摸了摸口袋，双手一伸说：“哎哟，在旅馆里，没有护照不给东西吗？”

“电视机可以给您，”姑娘说，“让两位小姐在这儿看着，您回旅馆去拿护照吧。检验了护照才能把东西领走，这是对您负责。”

傅经理看了看齐虹和兰姐，她俩向他递了个眼神，他就嘟嘟囔囔地出去了。他刚从仁济路拐弯，一辆黑色轿车就开到他跟前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工作服的姑娘，和蔼可亲地说：“傅经理，请上车。”

“你是……”

“广东旅馆服务员，专门来接您的。”

“唔，谢谢。”

香港客人上车后，小轿车一直开到一幢高墙围着的院子里，香港客人还没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人说道：“中校先生，请下车吧！”

“你们……这是什么地方？”

“公安局七处看守所，003，你被逮捕了！”侦察员掏出了逮捕证。

“啊！”

齐虹和兰姐等在那里。不见香港客人回来，心情越来越焦急，两个女民警走到跟前，请她俩到派出所谈点情况。

鲁建国在派出所里等着他们，他俩进门的时候，鲁建国站起来，说：“认识一下吧，我是滨海公安局的鲁建国。小李！”

李小萍从里屋应声而出，两个女人一见，便瘫倒在椅子上。鲁建国说：“向她们出示逮捕证！”

齐虹和兰琴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鲁建国说：“最后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小阿大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她俩同声回答。

“好吧，我们会抓到他的！”

“你们抓不到了。”齐虹恶狠狠地说，“他已经安全出境了。”

“那是妄想！”

一辆黑色“奔斯”轿车沿着从广州到深圳的公路飞驰，几辆摩托车紧紧跟在后面。

根据刘明给广东旅馆打电话的时间，和他急切要弄到边境通行证的心情，断定他二十分钟前乘座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走了。

鲁建国必须赶在刘明的前面，他干脆让司机坐在一旁，他亲自握着方向盘，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驰。汽车赶到深圳火车站的时候，那列火车才刚刚进站。他们跑到检票口等着，但是，在下车的旅客

中却没有见到刘明。

鲁建国到了汽车站，也没找到刘明的身影。他把侦察员们都布置在公路边上和车站四周，一个人去查看深圳各个旅店的旅客登记簿。他拿出刘明的照片请旅店工作人员辨认，后来，终于在深圳饭店查对了化名孔松华的刘明。可是，这个新来的旅客，半小时前登记了房间之后，出去一直没回来。

鲁建国请服务员开了房门，一眼就看见刘明挂在墙壁上的外衣，枕边的手提包里还装着李小萍的那支手枪。

直到傍晚，刘明才从外面观察地形回来，他已暗下决心：今天夜里偷渡界河。他推开房门，拉亮电灯，看见鲁建国坐在沙发上，差一点“啊”地叫出声来，但他马上镇静下来，问：“鲁科长，您怎么来啦？”

“奉命追捕齐虹和兰琴，”鲁建国一字一句地说：“她们是台湾特务，盗窃和出卖国家机密文件，暗杀无辜！”

“有……有证据吗？”刘明试探着问。

鲁建国把一个手提包丢了过去，里面装着从齐虹和香港来客住的房间里搜查出来的十五件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刘明和齐虹一伙以他们的合法身份偷、骗出来复印的。

刘明翻开文件看了一眼，浑身象筛糠似的抖动起来，他假装愤恨地说：“真没想到，这是一条披着美女外衣的毒蛇！”

鲁建国冷冷一笑，说道：“中校先生，这出戏该收场了吧！”

“鲁……鲁科长，您开什么玩笑！”

“怎么，003没把蒋经国签署的国防部委任状给你吗？唉，这位傅中校在大陆的工作太不尽职了！”

“科长，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我逮捕你，听明白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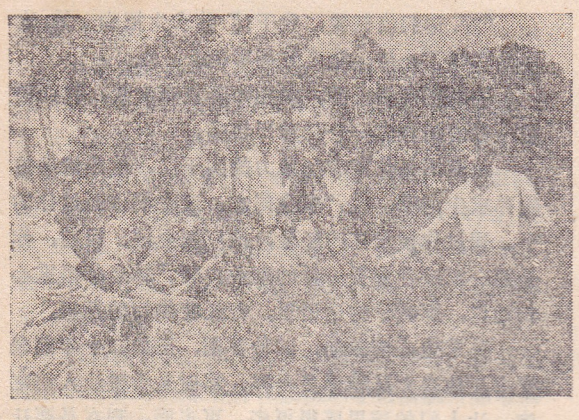
“啊?!你……你凭什么？”刘明疯狂地叫道，“我是共产党员，公安干部，我犯了哪条刑律？你官报私仇！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斗过你，关过你老婆的禁闭吗？你现在大权在握，就千方百计诬陷我，妄图置我于死地。齐虹是特务与我什么相干？我也奉命侦破和追捕这个阶级敌人。我要找郭局长说理，你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哼！除非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开枪呀！你敢吗！姓鲁的，别高兴太早了，你逮捕我，哼！拿不出罪证，老子到党中央控告你！你打击报复，你栽赃陷害！”

“你喊叫什么?!”鲁建国站起来，平静地望着他

说，“中校，听着：你不是日夜都梦想当大官吗？‘四人帮’倒台了，你的梦破灭了，于是你就支持和帮助你们帮派的顽固分子傅木林到国外投靠特务机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这不是罪吗？指使你的两个情妇把党和国家机密文件大量偷寄国外，不是罪吗？齐虹的丈夫胡冰发现了你们的秘密，你指使齐虹毒死亲夫，杀人灭口，这不是罪吗？你为了掩盖罪行，栽赃陷害，威逼赵国栋出逃丹东，并派兰琴跟踪到丹东，暗杀赵国栋，不是罪吗？现在，你又到广州和傅木林挂勾，递送情报，并企图逃往国外，这不是罪吗？你这个坏蛋，败类，叛徒！你把我们之间的生死搏斗拉扯到个人恩怨上去，这只能更加说明你的卑鄙和无耻！说心里话，文化大革命你对我干了些什么，我根本不记得。中校先生，你还没来得及用手摸摸那两颗银色的梅花肩章，就完蛋啦！”

刘明趁鲁建国讲话的时候，迅速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枪，照准鲁建国的胸膛扣动扳机，子弹没响，

（下转28面）



香满天下第一秋

——记邵东县香稻种植专业户孙求生

（报告文学）

刘志坚

二月梢头，春雨如烟。老黄踩着春日的薄寒，步履匆匆地来到青龙大队，径直朝孙求生的院子里走去。

孙求生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做田汉子，大队的植保员。他热情地迎出门来："黄老师，欢迎你来我们队蹲点啊。"

"那太好了。"老黄把挎包挂到墙头，拿出一个塑料袋来，"今天就在你家吃中饭。"

"那还用说。"

"这是半斤米！"

"米？笑话！我们队人平口粮1700斤，有假？"

老黄"唰"地将米倒进饭锅里。

"坐下歇歇吧！"孙求生是好客的，说罢递过来一盅米酒。

老黄是县农业局的干部，在农村滚了三十来年。大家叫他黄老师。熟人面前，用不着客气，他喝一口酒，咂着嘴说："自己煮的？"

"你放心，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吃饭、喝酒，用不着你带米下乡。"主人不无微讽地说。干部搭餐，从来只象征性地交点伙食费，那有带米下乡的！

老黄三杯酒下肚，脸上微醺，才笑盈盈地说道："现在农村真的富啰。上面说——"

孙求生支起了耳朵。

"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经济向着现代农业转化。看来你老孙家里是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化哩！"

"正是这话，再来一杯。"孙求生高兴地又给对方的酒盅斟满了。

话题转到党的政策，他俩的谈兴也象酒一样的浓了。

孙求生的为人，老黄是知道的。他七岁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他从小聪明好学。在那困难的日子里，他正在长沙一师读书，寒假回到家里，姐姐出嫁了，举目无亲，日子过得好艰难啊。他决定不读书了，对大队书记说："为了让大家有饭吃，让我种田吧。"

"有志气！"老支书拍着他稚嫩的肩膀，"你有文化，会搞科学种田，当大队的植保员吧。"

植保员一当就是二十年。

推行责任制后，有人劝他："求哥，你搞科学种田，除了几粒谷子还有什么？凭你的本事，出门做生意抓钱，是把好手。"

这是实话，展开在他前面的生活之路是广阔的，他读过两年师范，可以教书；他有手艺五块钱一天，人家还招待酒饭。一天一包香烟；他头脑活泛，想捞钱，去做生意，那更有文章可做。但孙求生却说："我是农民，就让我在土地上做文章吧。"

脚下的这片土地吸引着他，农业生产新的领域诱惑着他。二十年来，每年他都要搞两个科研项目，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了。61年全大队平均亩产才500多斤，二十年后的1982年，平均亩产1700多斤。

"你今年搞个新的科研项目吧。"老黄建议。

"今年么？亩产超一吨是铁定的。"

"单产2500斤都不是新闻了，我建议你走条新路试试看。"

新路？孙求生眼睛一亮，但他缄默着，他想听老黄讲下去，老黄此刻无意多言，谈话声嘎然而止。他们打坐的客房，暗香浮动，接着一股股浓郁的清香从厨房里扑来。

"是在炒菜么？"孙求生间隔壁的妻子。

厨房门打开了，气氛氤氲，清香袅袅，饭锅里在腾腾地冒着热气，像桔柚花开，又像桂子飘香。

"黄老师，今天有你这贵客登门，我这饭也格外香哩。"孙大嫂用围巾擦着手说。

孙求生一愣神，突然把手一拍："老黄，你刚才

那是半斤香米吧？”

香米又叫贡米，只有在特殊的水土条件下才种得出来，十分珍贵。过去有“庶民不得食”的圣旨，据说有的农民种了一辈子香谷，还不曾吃上一口香米饭哩！

孙家弥漫着节日的氛围，孙嫂还特地给香喷喷的腊肉，加上香葱；给香酥酥的煎鸡蛋，伴上香椿，这些菜在平日该是浓香扑鼻了，但今天端上桌时，竟被刚揭开饭锅扑来的香气淹没了。浓郁的饭香，清香馥口，芬芳四溢，饭粒洁白晶莹，温软适度，吃起来，真是香沁心脾啊！

“只掺和一点，饭就这么香啊！”孙求生啧啧地赞叹了。

“不但香，比普通大米还营养。”

“这味道真好。”

“为了让大家吃上香米，你来试种香稻如何？”

“我来种香谷？”孙求生愣然了。

“嗯！”老黄肯定地颔首。

“黄老师，你是喝醉了吧？”

“我没醉！”

没醉？这香稻随便能种么？在人们的传说里，香稻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它只能在大自然指定的几丘田里种植。历史上有名的“泰州香糯”，据说只有半条田垅能种。香稻插在田里，附近的禾苗会因受不住它香气的熏染而枯死；湖南江永的香谷，过去年年列为贡品，也就只那么几丘“神仙田”能种，移入别的田里，它就不香了，我们青龙大队是什么地方，这风水种得出香稻来么？

老黄看透了孙求生的心事，用竹筷嗒嗒地敲着碗边说：“我们今天吃的这香米，就是本地出产，叫涟香一号，是农校林蒲田讲师在我国遗传学专家鲍文奎教授的指导下，经过八年努力培育出来的。”说罢，起身从挎包里取出两张报纸说：“你看，人民日报和美国的美洲华侨报都报导了，说这香稻不择水土，生育期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科研成果。我刚从林老师那儿来，他建议这香稻由你来摸索高产经验，由你来负责推广，你看？”

“林老师认识我？”孙求生兴奋地问道。

“认识，你是种田状元嘛！”

这话并不夸大，孙求生对种水稻是拿手的，他在水、土、肥、种、管几个字上，做了二十多年文章，高杆矮杆，常规杂交，双季三季，复种间种，什么品种没搞过？他积累的资料，足足有一箩筐，好几十本哩。为了让人们吃上香米，这是值得一试的。

“好，你们信任我，我干！”孙求生把胸一拍，也许是多喝了一盅，脸孔红彤彤的。

他俩把碗筷一搁，就相跟着直奔农校，找到涟香一号的培育者——林蒲田讲师。

林蒲田是位富有想象力的实干家，他热情地拉着孙求生的手，说：“求生同志，这香稻将通过你的手，通过你摸索高产经验，推广到全国。目前，你是第一家试种涟香一号的专业户啊。”林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那诚挚的话语里，寄托着热切的期望。

孙求生心情激动，试种香稻，正如二十年前老支书让他当大队植保员一样，那时是希望让人们吃饱，让人们的碗里盛得更多、更丰盛，现在是要让人们的碗里盛满清香，盛满芳芬，让人们吃得更好啊！

孙求生捧着香稻谷种，细细地端详：谷粒金黄，珠圆玉润，谷壳的花纹是长长的，谷端的芒尖是长长的，也许，探索它高产的路，也是长长的吧？但孙求生满怀信心：我一定把它种好，把它推广到全国去！

青山盘绕的青龙大队，水土肥美，是有名的水稻产区。在一片翠竹林边，聚绿凝翠，那就是孙求生种的香稻田了。

香稻田边，人影憧憧。

禾蔸刚刚分蘖，那青青的叶片里，微风拂过，竟透出阵阵清香，像栀子花浓烈，丁香般诱人，幽幽微微，淡淡袭人，连竹林、野草和流水都喷着香气。它招来了蜂蝶的嗡嗡声，招来了鸟雀的啾啾声。当然，招来更多的是人们惊异的啧啧赞叹声，他们来观赏，来猎奇，来学习。“禾苗就这么香，要是扬花了，不更香么？”

“这么香，和这里的水土、地气有关系么？”

他们在田边议论、推测、想象，用眼睛丈量着这片土地，凭经验推算未来的收获。特别是一列排开的三丘香稻田，苗有高中矮，色有浓浅淡，这是孙求生做的用氮量不同的试验地，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的说，高氧催苗，苗茂才能丰产；有的说氮磷钾配合才能发挥地气作用，谷子才香，他们讨论着，争执着，最后总是说：“求哥，你讲呢？”孙求生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他从林老师手里捧回香稻禾种以后，就没睡过安稳觉。他明白，这不是普通的稻种，这是罕见的香稻种，是一项庄严的事业，那每粒香谷，都贯注了培育者的心血，种好香稻，与十亿人民的吃饭都

密切相关呢。

他亲自跑县城，跑邵阳，找科研单位，查资料，但有关香稻种植方面的记载十分寥几，偶而翻到，也只疏疏几笔。他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条新路，他需要开拓视野，需要现代农业种植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订阅了十几种农业科技报刊，广泛猎取知识，还隔三差五，和老黄磋商或跑农校，向林老师请教。他的试种方案，高产措施，都是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才制定的。

路是曲折的，刚一起步就遇到了挫折，那是在浸种的时候，一般谷种在浸泡24小时后就开始裂胸吐芽，而涟香一号，三十六小时后，吐芽率竟还在30%以下。他守在育秧室里，测试温度、湿度，一捧捧地筛，一粒粒地选，多一粒谷芽，多一分馨香。三天三夜，他没上床打个盹。加温、调湿、催芽，出芽率达40%，但有的下到泥里，又萎蔫了。他通过比较、探索，终于找出了破胸率低的原因，沉甸甸的心才稍稍轻松了些。从谷种下泥、防寒、管水、催苗……到整田、试插、上肥……他眼熬红了人熬瘦了，在田头上捱了多少个雨夕风晨，日日夜夜，才赢来这满田的绿，满田的笑，满腔的希望和满垅的香啊。

孙求生门前通往香稻田的小径，年年是碧绿碧绿的，今年被他穿梭般往来的两脚，磨得光秃秃的了，香稻田一天比一天更香了：

香稻分蘖了，清香幽幽；

香稻拔节了，清香缕缕；

香稻孕穗了，清香馥馥；

香稻扬花了，清香袅袅；

香稻晒穗了，那香味醇得象蜜，浓得象酒，闻一闻，醉人哩。

香稻还未开镰，求购稻种的来了，学习参观的来了，摄影师和记者也风尘仆仆地来了。省电台称孙求生是我国第一家种植香稻的专业户，《中国农民报》等十几家报纸都报导了孙求生种植香稻高产的消息，传遍了全省、全国，香遍了五湖四海、神州大地呢！

香稻收获了，孙求生应歇一口气了，然而不能，他更忙了。

从早稻收获开始，各地求索香稻谷种的书信、汇款、电报，潮水般地涌来。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上，共收到书信二万一千封，汇款六千多起，总计二万五千元。他们要涟香一号的种子，要资料，要种植经验……

孙求生知道，这都是科研单位和农民兄弟对自己的信赖啊，他毫不怠慢，他亲自折阅、登记，亲自提笔复信，常常忙到深夜两点。但有时一天多达270多封来信，浑身是手也忙不开啊！工作组的老黄来帮忙了，涟香一号的培育者林蒲田老师也来指导和支援了。有志于研究香稻的小葛，主动给他当秘书，还有外甥也主动来给他帮忙了。

孙求生打开种植日记，在老黄的帮助下，结合自己实践，把香稻从浸种到下泥、从插秧到收获，从整田到用肥……的全过程、特性，进行归纳总结，写成了一套香稻栽培技术资料打印了20000多份，一一做复，仅仅寄这种资料的邮费，就花去了九百多元。

为了满足求索香稻种子者的要求，他把收获的几千斤香稻，分别给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六千多个单位和农户邮去。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者的要求。他又亲笔写了一千一百多封信，向来信索种者致歉，为了不冷落对方，就给编号排队，待今年早稻收获后再寄，并在每个信封里，夹一个小纸包——装上几十粒或几百粒香谷，无偿地邮去，以表示心意，让对方观赏一下，像这样的信，发了三千三百多封，花邮费四百多元。

有的没买上种子，就邮来贵重的药材、海产，请求“关照关照”，有的来信说：“孙师傅，请你找个人，到你收获了的香稻草堆里，去翻一翻，寻一寻，也许还能拣出几两香谷吧，工钱都由我付……”面对这样求种心切的人，孙求生被感动了，他把自己留做种子的几百斤香谷，又三个两个一包，给四面八方邮去。

有的来信说：“见了种子，似见黄金，不，胜似黄金，你有一颗金子样的心啊。”

有的没买到香稻种，见了馈赠的少许香谷，也来信说：“我们拿到香稻种子，进行传观，未饱口福，先饱眼福，未吃到香米的香味，已尝到专业户的香味……”

话语依依，情真意切。

有的按捺不住对香稻的向往，竟千里迢迢上门来求购种子了。短短的几个月中，孙求生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户，竟接待了来访者500多人次。

江苏无锡市郊的一个老农，为了购买香稻种，早稻刚刚绽黄他就赶来了，他在老孙家住下，守在田头，要等到香稻成熟买了种子才肯走，本来要七月二十日才能开镰收获的，但老农说家里种香稻的田都整好了，就等这香谷下泥哩。老孙被感动了，

就提前两天，带领家里人，拣那些早熟的穗子，一穗穗用剪子剪下来，一粒粒用手捋下来，车净晒干，让老农带走，老人上路时，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你们的谷种香，情意好，都是无价宝，真正是天下农民一家人啊。"

广西龙兴县的高级农艺师赵敏功，已六十一岁了，带一位助理农艺师，风尘仆仆地赶来，亲自尝了香米饭后，赞许地说："这是天下第一香。"

江苏常州一位公社书记和一位技术员，下了火车后，怕找不到偏僻的刘家桥，特地雇了一辆马车，叮叮嗒嗒地赶来了，考察了种香稻那几丘田的泥质，询问了气温，水流情况，高兴地说："我们那儿也能种！"买了几斤种子，满意地走了。

海南岛的农业工人赶来了，福建海滨的农民赶来了……香谷啊香谷，为我们的农民兄弟，送去了多少情意和温暖。

江西高安县有个徐学群，高高兴兴买了三斤香谷种回去，一月以后，家里不幸发生火灾，谷种烧了，生活很困难，但他写信来，仍然希望种植香稻，孙求生为了支援这位农民兄弟，又无偿地给邮去三斤谷种，徐学群来信表示谢忱："你的香稻种我收到了，明年丰收后，我加倍偿还。"并给邮来了他们江西特产——胡丰糯米，还邮来几斤当地高产优良谷种。

以诚相见，以心换心。孙求生的真情，赢得了农民兄弟的真挚而淳朴的友谊。桃江县的蔡腊和，为了见一见这位香稻的种植者，竟跋山涉水，专程送来了他自己通过实践获得丰产的再生稻种，他怕孙求生不相信他，他还特地带上一蔸完整的再生稻标本——一个禾蔸，上有的二十多个穗子，每穗有400粒左右的谷子（一般只一百来粒）。他们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在孙求生家住了几天，交流高产经验。今日的农民，不再满足自己的窄小的经验，他们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和胸怀。

黑龙江给他送来了洋菇娘良种（水果名）；

福建长汀给他邮来了发祥于美国的香甜瓜种；

浙江桐乡县为他邮来了木本西红柿种；

南京为他送来原产日本的戈力种子；

……

各种优良的作物品种，各种作物栽培技术资料，源源地邮到了他的手中。

香稻啊香稻，成了联结友谊的纽带，成了交流现代生产技术，生产信息和经验的桥梁。

探索者的脚步是不会停顿的，孙求生决心今年把香稻生产再提高一步，他说：只有高产，才能给推广添上翅膀。

一花知春。去年种植涟香一号只一家专业户，那么今年，至少有六千个单位和农户在种植了，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种子，就是从这儿邮出去的；经验，就是从这里传播的。人们说香稻满神州，孙求生是独占东风第一枝啊。

（上接24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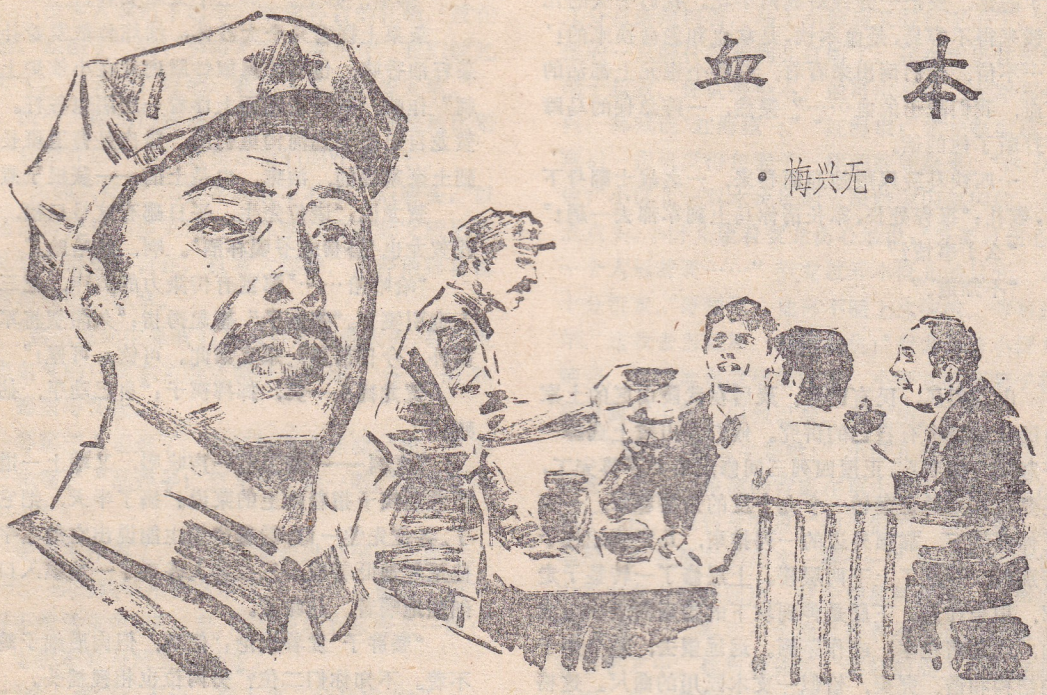
原来弹槽里的子弹早被鲁建国卸掉了。他抓住手枪向鲁建国头上砸去，鲁建国脑袋一闪，手枪从耳边擦过。刘明紧接着扑向沙发，从沙发垫底下又掏出一把手枪，正要搂火，"叭"地一声，鲁建国从口袋里开枪了，正击中刘明的手腕，手枪落在地上……

李小萍和郭局长带领侦察员破门而入，李小萍把枪口对准刘明的后心，吼道："不许动！"

鲁建国从地上把刘明的手枪捡起来，拉开枪栓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说："看看吧，笨蛋。你不是要找郭局长吗？他来了！"

郭局长蔑视地瞪了刘明一眼，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丑类，叛徒！"接着向民警挥挥手："押走！"

海珠广场的霓虹灯把珠江水和蓝天都映红了，灯火通明的南方大厦倒映在江水中。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残草败叶，在波浪的冲击中翻滚着，顺水而下……



血　本

·梅兴无·

一

武陵山脉，大山套小山，山上还有山，连绵的山山岭岭，腾跃在湘西和鄂西，如同驰骋疆场的千军千马。

一条石板大路绕着山转，路旁满是密密匝匝的灌木丛林。路上出现了一队马帮，赶马的是一支背枪的队伍，穿着杂色军装，身上几乎都打着数块不配色的补疤。在他们帽子上、衣领上都缀着鲜艳的红五星、红领章。马背上驮的全是鼓鼓囊囊的麻布袋，口袋上都毫无例外地写着：

红三军运输大队

一九三三年

"哒哒哒……"一阵马蹄繁响，忽然从后面掩过来了。

"停止前进！"骑马人在马帮后面猛地勒住马缰，马跃起前蹄，发出一阵长嘶。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子。他就是红三军军部经理处长，人称"老抓"。老抓原本姓侯，只因这个姓和"猴"同音，人们为了避人猴不分之嫌，望猴子的动作"抓"生义，把"侯"念成"抓"。自然，"老侯"便成了"老抓"。不过，这还另有一层意思，因为他把自己掌管的钱抓得很紧，不管你是军长还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不应该花的都敢顶，仿佛别人是在掏他的腰包。他跳下马"蹬蹬蹬"跑到马帮中间，用鞭子把军帽掀得老高，亮出黑得发亮的前额，扯起洪亮而嘶哑的嗓门说：

"你们听着，都给我好生检查一下，哪位老先生的麻袋通眼哒？"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把队伍从头梭到尾，把一个沉甸甸的布袋举得老高，抖得哗哗响，"听见了吗，这是么子在响？银元！你们前头走，我跟着揩屁股，边走边拣。一口袋，整整三十五块哟！足够一个连吃五天的！"

他说得唾沫星子四喷，都喷到跟前战士的脸上了，但他们没有动弹，但凭那雨点般的唾沫星子飘洒。因为他们的处长刮人刮得在理啊！红三军的给养全靠打土豪筹措，经济够困难的。上至军长，下到战士，每人每天都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马帮的队列中有个小战士耷拉着脑袋，忐忑不安地玩弄着马缰绳，不敢正视怒气冲冲的老抓，"是你这位老兄哦，为么子不先检查一下口袋？脑壳勾起作么子哟！"

小战士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脑壳勾得更低了。老抓把目光转向大家，口气也软和了些，"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同我一路跟贺胡子从桑植出来的那个马伕，叫老胡头，头次打给养时，把一只手杆踏上

哒。一次我去看他，他拉住我的手不放，说，'记住胡子的话，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们手头的几个钱来得不容易，是血本钱，是拿血和老命换来的！'……不信，你们倒出来看看，好些个银元上都沾的有血，我们战士的血……"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话。

一匹快马旋风般地迎面卷来，一名战士翻身下马，敬礼："报告处长，军长请你马上到军部去一趟！"

"么子事情？"

"不知道。"

二

山有山风，民有民俗。聚居在武陵山区的土家山民修房造舍有自己的讲究。他们在山坡上选择一个避风向的所在，正屋四列三间修起后并不算完工，还要在正屋的正面转一个九十度的角接着修，一直延伸到坎下，靠顶外边的一列排扇，几根落地柱子特别长，形成了上下两层楼。上层修了一转签子走廊，用来住人；下层是伸到坎下的排扇同老坎组成的，或圈猪栏牛，或作茅厕。远远望去，整个房子的结构和谐、完美，恰似一支木匠用的曲尺。这格局独特的建筑唤作"吊脚楼"。

人头山脚下的这幢吊脚楼恐怕是很有些年纪了。那灰不灰、黑不黑的板壁，镶缝炸开了一条条小指拇宽的口子，杉木装板上年轮纹路已经突露出来，俨然一幅幅天然而成的雕花图案，煞是好看。这年把板壁上又添了新的色彩：用土红写下的大字标语，字个个有箩筐大。正屋上的那一条是"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农民的政权"，转角的那一条是"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

屋内的一间厢房里，一张条桌架在火塘上，对河对面地安着两条一尺见宽的矮长凳。两个背驳壳枪的战士正在忙忙碌碌地端菜。

随着一阵欢声笑语，走进来四个人。他们当中，那个又高又大的汉子穿着红军军装，四方脸，皮色油黑，眉心生得比普通人宽，上嘴唇上留着一道黑压压的一字胡，正咧着嘴笑哩，那道胡子拉得老长老长的，他就是贺胡子，赫赫有名的红三军军长贺龙。另外三个人都一色戴礼帽、穿长衫，一个瘦高子，一个矮胖子，还有一个鼻梁上架着眼镜。

四人在条桌两处坐定，贺龙一边提着酒盅，给摆在各人面前的小土碗筛酒，一边说："很对不起，政委他们到沙道沟去了。贺龙我只好当他们的全权代表，陪各位先生罗！嘿嘿，这可比不上你们大汉口的酒席罗！"

"哪里，哪里。"那三个人陪笑着。

条桌上摆着几个大沙钵：油炸鱼散发着扑鼻的茶籽油香味，包谷鲊海椒炒腊肉片在小炊炉上"剌剌"作响，茶叶子汤面上浮着一层阴包谷籽。鱼是贺龙自己昨天到河沟里钓的，腊肉是警卫班长带人到土豪家提的，酒嘛，也是土的——蕨根子煮的。

贺龙说："诸位先生，平日哪有这号口福，今天我贺龙也'搭帮老爷喝杯酒'。啊，哈哈哈。"

"哈哈哈……"那富有传染力的笑声，把三位客人也引笑了。"瘦高子"翘起拇指："久闻贺将军生活简朴，今日得见，果真如此。可钦，可佩！"

贺龙摇头一笑，挥挥筷子："自己动手，拈菜吃嘛！"

"来咧——"警卫员一声吆喝，又端上一道菜。贺龙用筷子指着刚上的菜说："搞了半天，把它忘记了。各位先尝一口，看哪位先生能说出它的名字来？"他逗趣地眨着眼。三位客人各夹了一块填入口中，细细地嚼着，品味着。

"矮胖子"发着议论："似鸡，但肉质细于鸡。猜不着。不知你们二位？"另两位也相视摇头。

"晓得你们猜不出！"贺龙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们吧，这是'胖胖'肉——在汉口没开过这号洋荤吧？"

这"胖胖"外形酷似青蛙，但有普通青蛙的一个半大。常栖于阴暗潮湿的山沟里，晚上才拱出来，一群一群地爬到长满青苔的岩板上，鼓叫着，一遇见光亮，便一动也不动，手到擒来。这玩意，是部队打牙祭的下酒常菜。为了招待客人，昨天晚上，贺龙带着几个警卫员，打着葵花杆、杉木壳扎成的火把，跑了七、八里，钻萝藤，拱剌巴笼，抓了满满的一口袋……

贺龙饶有兴味地说："'胖胖'是我在当小伢儿时就爱吃爱捉的东西。你们感兴趣的话，几时晚上我领你们去过个瘾。不过，你不行。"他指着那个"眼镜子"。

酒足饭饱，一杯酽熬茶又下了肚。贺龙又给三位客人各装了一支特地买来的"白金龙"香烟。自己一边快活地哼着轻松的小调，一边习惯地掏出烟斗和烟包，装上黄黄的烟丝。

青烟缭绕，弥漫了整个屋子。宾主们又天南海北地扯起了"马拉松"式的乱弹。

屋外响起一阵马蹄声。"胡子！胡子"一阵粗犷的喊声钻进屋里。贺龙一笑，"嗬，老抓这个家伙来

了。”

三位客人都站了起来，拿起各自的礼帽，放在胸前，“眼镜子”说：“贺将军有公事在身，我们就此告辞了。”贺龙说：“好吧，我派人送你们去安歇。”

四个人刚出门就遇到了老抓，贺龙洒脱地比划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处长。”

“久仰久仰！”三位客人脱下礼帽，点着头，“以后还需请处长多多关照。”老抓被对方这套文质彬彬的礼节弄得很不自在，红着大黑脸，不停地摇着他那蒲扇般的手巴掌。

“这三位先生是我们从汉口请来的大夫。都是很有点名气的！”贺龙又给老抓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姓氏、籍贯等情况。

等那三人走远了，老抓做了个怪脸，“唉，又添了三张嘴。”“乱弹琴！”贺龙瞥了他一眼，“我就晓得你……”

老抓不作声了，跟着贺龙走进里屋。老抓问：“胡子，你把我喊来搞么事哦！”贺龙从板凳上取下套着手枪的皮带，说：“走，陪我到后方医院去一趟！”

老抓车转身就要往外走。

“吔，哪门话不说，屁不放，转身就走？”

“胡子，”老抓又转过身来，“你找错了菩萨嘛。该叫卫生部长去吧。”

贺龙紧了紧皮带，把洗得发白的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一只手提着马鞭子，一只手搭在老抓的肩膀上，“今天正是要你这个财神菩萨陪我一趟！”

三

贺龙等一溜四匹马，沿着一条羊肠山路朝着山沟深处驶去。钉着铁掌的马蹄在石板上不停地碰击着，发出的响声在幽静的山沟里显得格外清脆，不时还迸射出几星火花。路旁长满了尺把深的茅草，坎上刺巴笼丛生，峰岩怪石，百米以外便被树枝草丛挡住，无法远看。正走着，一阵铜铃般的山歌声夹着野草的芳香扑面而来：

想吃海椒不怕辣，
要当红军不怕杀；
刀儿架在颈根上，
脑壳掉了碗大疤。……

歌声是从半坡上那放牛小伢儿嘴里发出来的。贺龙跳下马来，对着坡上喊道：“喂，小伢儿，你过来一下！”

小伢儿一看是红军，便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贺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问：“你唱的真好听哩！哪个教你的？”“我哥哥教的。”小伢儿歪着脑壳，带有几分自豪地回答，马上小脑袋又耷拉下去了，“可惜他的一只脚杆被灰狗儿打断了，还在沟里住医院。胡子叔叔，你认得他不？他可出名哩，在军部里当兵，都喊他‘红海椒’！”“红海椒！”贺龙眼前马上浮现出一张机灵得象猴子一样的娃娃脸来。“你认得他？”小伢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贺龙点点头。小伢儿望着贺龙伤心地说：“哥哥可伤心啦！一个人躲着哭……”贺龙避开小伢儿的目光，心里十分沉重。“哥哥说，他再不能上火线啦，等再过两年，送我去当红军，替他报仇！”贺龙捧着小伢儿的脑壳，尽情地亲着他的脸蛋。小伢儿感到胡子桩桩刺得脸皮生疼，但他忍着，没有动。

“糟哒，我的牛跑哒！”小伢儿挣脱贺龙的手，朝坡上奔去，单薄的背影在草木丛中一跳一跃的。跑了一阵，他转身喊道：“胡子伯伯，给我留一支小马枪，和我哥哥的那支一样——”脆生生的童音在山谷中发出阵阵回声。贺龙朝他挥挥手，大声说：“放心吧——”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小伢儿的背影消失在密林之中。他对老抓说：“多好的战士！多好的群众啊！这是我们的本钱罗！”

山路一截一截地被马蹄抛在后面。到了山沟的尽头，拐了一个弯，出现了一片参天古树。在绿树掩映之下，是四棱上墨的石条铺成的有十几步高的石梯子，走上去，一座砖木结构的古老建筑出现在眼前，这是严家祠堂。祠堂也不晓得是在严家哪一辈人手中修的，经过风雨的浇洒，门窗已经腐朽；两头山墙是老式青砖砌上顶的，有尺把厚，墙面上长出一块块青苔，有的开始变黑，墙头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在山风中摇曳。这就是红三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

贺龙在祠堂前跳下马来，把马栓在树上，径直走进祠堂的耳房。这里是后方医院院部兼手术室，所以一走进去就闻到一股冲鼻的腥臭味。正好院长和一位医生在里面。听完院长的情况汇报后，贺龙把请来三名大夫的事告诉了他们，关照他们要好生照顾。

房中间支着一块案板，是手术台，上面摆着一个包袱。贺龙指着它问：“包的么子宝贝？”那医生嗫嚅道：“是……是截肢锯下来的手脚……”

“我说我的老祖宗，”老抓起了高腔，“不锯手锯脚就不行吗？这断脚残手的，哪门上火线罗！”

院长苦笑一下，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处长同志，我们的医疗技术水平有限，手术做不好，

伤口一发炎，不锯老命都要搞脱的。”

贺龙一直没参言，表情很阴沉，他走过去打开包袱，“哎哟，这脚呀手呀，血糊糊的一大堆……”他眼眶发潮，不忍再看了，闷着头走出耳房，在一个磉礅石上坐下，上上下下摸了好几遍，才摸出了烟斗和烟包，装了好几次才把烟丝装进拇指头大的烟窝里，发抖的手指老是捏不住火柴梗。老抓想替他点烟，被他轻轻地推开了。总算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还不时用鼻音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小调。很明显，他心里很不舒服，正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直到满满一烟窝烟丝化作袅袅清烟飘散后，他才缓缓地对站在旁边的老抓说：“去看看我们的桑植佬——老胡头吧。”

“军长……”院长痛苦地勾下了脑壳。

“怎么？老胡头……”贺龙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之念袭上心头。

老抓眼睛血红，上前一把抓住院长的领口，叫道：“说呀，老胡头到底怎么啦！”

“不怪院长，是我的责任……”那医生不安地说：“老胡头的手杆锯了以后，伤口感染，我没能耐，他……‘革命成功’了（意思牺牲）……”

“你！”老抓的大拳头在空中乱舞，贺龙厉声喝道：“老抓！癫哒？”“嗨！”老抓痛苦地蹲下去，大拳头重重地砸在膝盖上。

贺龙不停地咬着牙，用拳头在医生的肩膀上轻轻地锤了几下，然后回头对一个警卫员说：“你去，总还找得到一点渣渣吧。”

“军长，这是老胡头留下的一样东西。”医生把一个血迹斑斑的小布包，双手捧给贺龙，又说：“前天，他泪流满面对我说，我跟胡子革命那么多年了，我还没‘革命成功’呀，就是落个‘一把手’，还能给胡子牵马呀！他很想见你一面，但又不许我们告诉你……”

贺龙手颤抖着把小布包打开，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上面，里面包着的是一小把碎骨。他问医生：“这是他的骨头？”医生点点头。“老抓，你看，这是老胡头的骨头哟！”老抓扭过脑壳去，开始抽泣起来。

贺龙把小布包重新包好，把手枪把上的红绸布扯了下来，把小布包又包了一层，然后庄重地放进皮匣子里。

他见旁人都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就说：“老这么象掉了魂一样哪门行嘛，乐一下。”他带头咧嘴一笑，其余人也跟着笑，但都有些勉强。“走，到祠堂里去看看伤员们。”

祠堂的正厅很宽敞，地皮是用青砖面成的，天长地久，砖块已经凹凸不平了。大厅里密密匝匝地桥着铺，铺上铺的干稻草。那些身上缠着绷带的伤员们，一个挨着一个，以各种不同的姿式躺在稻草上。

伤员们一见贺龙来了，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亲热地打着招呼，贺龙不断地向他们点头、问好。

“军长——”一个伤员大声喊着，贺龙循声望去——“呀，‘红海椒’，当真是你呀！”这个伤员就是贺龙他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个放牛伢儿的哥哥，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因为他吃红海椒特别厉害，所以就得了个“红海椒”的雅号。

“红海椒”挣扎着要坐起来，贺龙一把按住了他，“莫动弹，注意伤口。”当他触着那只空荡荡的裤管时，心里又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在短暂的沉寂过后，贺龙又问，“还吃海椒吗？”“红海椒”点点头，“我不怕辣。”“嗳，那可不行。要忌口啊，海椒刺激性大，吃了伤口痛，好得也慢。”他拍拍“红海椒”的肩膀，“好生养伤，以后我带你去安假腿。”

这时，伤员中有人叫起来：

“军长，我不当‘一把手’呀，我还要找灰狗儿算账呢！”

“军长，我的腿要是锯了，哪个行军打仗啊！”

“军长，给我们打个主意吧！”

“……”

“同志们！”贺龙握着烟斗，坚定地站在大厅中央，伤员们都安静下来，眼睛注视着他，好象要从这魁梧的身材上获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那洪亮的声音在大厅内萦绕，“我有好没来看望大家了。刚才，我看到了一大堆手呀脚呀，都是从人身上锯下来的，血糊糊的。我心里就象刀子在剜。这是我们红军战士的血，红军战士的肉呀！”他把烟嘴含在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两股清烟从鼻孔里喷出。伤员们都低下了头，大厅内鸦雀无声。

顿了一会儿，贺龙又说：“我今天来，一是看看大家；二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从汉口请来了三位高明的大夫，加强我们医院的技术力量。明天就来！”

伤员们窃窃私语，喜形于色。

贺龙接着说：“人家是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撇下大城市的优裕生活，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不容易啊！我贺龙从心底尊重他们。我们还要付给他们

（下转36面）

鸽子街谋杀案

戏剧故事。

这是伦敦冬季的一个夜晚，凛冽的寒风在呜咽，在呼啸，街上行人稀少。

座落在派丁顿鸽子街24号的一幢黑洞洞的小楼里，忽然响起一支名叫“三只瞎老鼠”的口哨声，随着一切归于寂静。一会儿，小楼里响起刺耳的尖叫声。

在颤抖的打火机火苗的映照下，人们看见一个妇女倒地而死。闻讯赶来的警察吹响了警哨，小楼中顿时失去了夜的寂静……

小楼里的深夜谋杀案，随着无线电波传遍了城镇、乡村。“……据伦敦警察厅报告：凶杀案发生在鸽子街24号，被害的妇女叫莫林·莱昂太太。警察正在紧急搜捕与此案有关的罪犯。此人身穿黑大衣，浅色围巾，头戴软毡帽。据查，罪犯朝蒙克斯威尔村方向逃窜。希各车站、旅馆等公共场所密切注意，配合行动，将罪犯缉拿归案。”

蒙克斯威尔村离伦敦三十里，村外公路旁有一幢式样古老、质地坚固的砖房，这是一幢刚刚开张的庄园旅馆。主人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青夫妇，男的叫贾尔斯，女的叫莫丽。莫丽刚从外面回来，她脱下手套，往写字台里放进一包东西。这时，客厅里那只老式收音机正在播送鸽子街凶杀案，莫丽一眼瞥见了衣架上挂着的丈夫的黑大衣、浅围巾、软毡帽，她慌忙把这几件东西拿进里屋去。

天气越来越冷，风雪席卷大地。团团雪花飞舞着，无声地落在田野、屋顶上，雪越来越大，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旅馆主人贾尔斯与莫丽夫妇俩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连串的问号也在他们的脑子里打转：今天有四位早就预订下房间的旅客，他们会不会冒着风雪赶到呢？广播里说凶手正向这里逃窜，凶杀案会不会与要来的旅客有关呢？

突然，门铃响了，一位身穿黑大衣，脖围浅色围巾，头戴一顶软毡帽的青年，匆匆走了进来。他叫赖恩，只见他精神恍惚，行动诡秘。赖恩看了一眼客厅，惊奇地叫道：“嘿，这儿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同，蒙克斯威尔，修道士的坟墓，这名字多阴森恐怖！可事实正相反。啊，我简直爱上了这地方了。”

又一位旅客走了进来，她叫波伊尔太太。一进门，她就牢骚满腹，说旅馆偏僻，设备简陋。随后，走进一位身体健壮的中年人，走进客厅后，他仔细观察着一切，倾听每一个人的讲话，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他有着军人风度，令人高深莫测，人们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梅约。最后登门的是颇有男子气概的凯丝薇尔小姐，这位小姐身材适中，穿黑色大衣，围浅色围巾，头戴软毡帽，似乎也符合电台里广播的凶手特征。

预订房间的旅客先后都来了，谁会是凶手？杀人犯真的到了这个郊区的小旅馆？旅馆主人贾尔斯和莫丽，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雪越下越大，空中已经望不见什么了，整个世界都被裹进了一层又一层的梨花里去了。旅馆主人已准备休息，可是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开门一看，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外国人，他没有行李，仅带着一只手提袋，步履蹒跚地走进室内。这么大的风暴，这么深的积雪，他是从哪里闯到这里来的？

外国旅客一见主人怀疑的目光，忙声称自己的汽车陷入了雪坑，前来借宿一晚。奇怪的是，这位自称叫帕拉维西尼的不速之客，并不因为自己陷入困境而焦虑，相反高兴得朗朗大笑，似乎大雪封路正可以休息一下。他的到来使这座偏僻的庄园旅馆，更加充满了紧张、神秘的气氛。

一夜平安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大雪仍然下着。旅客各自忙碌着，有的写信，有的看书，有的散步。

下午，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是当地警察局局长打来的，说将要派一名叫屈洛特的警官来旅馆，追查凶杀案的罪犯，希望旅馆主人紧密配合。

这时候，富有军人风度的梅约来到客厅，他拿起电话筒拨号，可线路突然断了。

不久，年青警察屈洛特脚踏滑雪板，闯进了旅馆。他将全体旅客集中到客厅里，向众人介绍了鸽子街案件的始末。

被杀的女人叫莫林·莱昂，她的死可能与一件复仇案有关。十多年前，有一个家庭，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死于酗酒，家里剩下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孩子们因无人照料，经法院裁决送往一个农庄，由农庄主斯坦宁夫妇收养。农庄主夫妇表面上和善，说那里一切都很舒适，吃的是鸡蛋、牛奶，还有适合儿童身体健康的户外活动。但事实上，孩子们不但得不到正常需要的营养，反而遭受饥饿体

罚，结果使得其中一个叫杰米的十一岁小男孩悲惨地死去。由于有人揭发、控告，农场主夫妇的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斯坦宁太太为此判了有期徒刑。她用钱贿赂了法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为了遮人耳目，改姓叫莫林·莱昂太太。

警方在犯罪现场附近拾到一本笔记本，里面写着两个地址：一个是鸽子街24号，另一个是蒙克斯威尔庄园。这两个地址下面写着“三只瞎老鼠”。在斯坦宁太太尸体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是头一只”。字下面画了三只小老鼠和一小节乐谱，这是摇篮曲“三只瞎老鼠”的曲调。

当时失去双亲的三个孩子，小男孩受虐而死，女孩被人领养，下落不明。大男孩后来在服兵役时开小差跑了，现在约22岁。也许就是这个大男孩杀了斯坦宁太太，目的是为弟弟报仇，那么他要来这里，也是为了杀死某个和他弟弟之死有关的人。

屈洛特警察声称受命来查明此案。他说在旅客中，不仅可能有杀人犯，而且可能有杀人犯要杀死的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正处在危险之中。旅客们面面相觑，互相猜疑。屈洛特一个接一个地讯问旅客，但是谁也不承认与农庄事件有何瓜葛。屈洛特为此表示遗憾，他警告大家说：“如果你们之中有人被杀，那只能怪你们自己了。”旅客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各自的房间里，旅馆中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屈洛特对整幢房间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准备打电话将这儿的情况向局长报告。但是拨了许久电话号码，却听不到一点声音。莫丽走上来悄悄告诉他说，在他刚到这里的时候，旅客中的梅约先生也打过电话，但发现电话线断了。屈洛特怀疑有人割断了电线，他顺着线路，仔细地观察着。当走到客厅的一扇窗前时，他拉开窗帘，打开窗子，跳了出去。

暴风雪仍在呼啸，天渐渐暗了下来，最后几乎全黑了。旅馆主人夫妇与旅客们全干着自己的事去了，客厅里空无一人，风呼呼地从打开的窗子里刮了进来。过了一会，波伊尔太太走进客厅。波伊尔太太与农庄事件是有关系的，她是当时该地地方法院的法官之一。她明明知道斯坦宁夫妇对孩子的恶劣行为，却草草了事，不负责任地把孩子们往火坑里推。

冷风吹得波伊尔太太禁不住直打寒颤，她走上前去关上打开的窗户，轻轻拉上窗帘。然后打开了客厅里的那只老式收音机，愉快地聆听着音乐的优美旋律。音乐结束了，她随手转动了一下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里传出播音员严肃的话语：“人们要想懂得制造恐怖气氛的条件，研究一下它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准确效果。那么，当您一人坐在屋里，正值薄暮时分，在您身后，门轻轻地打开了……”。

正巧，波伊尔背后客厅的门这时也轻轻地打开了，随着传出“三只瞎老鼠”的口哨声，她慌忙转过身，看清了来人，才放下心来继续扭动收音的旋钮。突然，叭嗒一声，灯灭了，室内一片漆黑。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透过嘈杂的音乐声，响起咯咯

的笑声和扭打声。

片刻，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仿佛连空气也凝结了。不久，风雪的怒吼声又在窗外响了起来。莫丽走进客厅，打开电灯，只见波伊尔太太躺在沙发上，象是沉沉鼾睡，她怕这位太太受凉，想去叫醒她。突然她吓得失声尖叫起来，原来波伊尔太太已经被人掐死了！

这次凶杀案发生的时候，旅馆内所有的人都在独自干着自己的事。屈洛特在窗外查电线，贾尔斯在卧室试电话分机，赖恩刚从厨房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梳理头发，外国人帕拉维西尼在休息室弹钢琴，凯丝微尔在图书馆里写信，梅约在地下室中，对那里象修道院坟墓的文物产生了兴趣。

凶手是谁呢？屈洛特对每个人都发生了怀疑。

如果凶手是三个孩子中的大男孩干的，根据有关的情况来推断，他离开军队时，医生在报告上写着：精神恍惚，幼稚的心理状态。这点似乎与旅客中的赖恩有些相似，他一到旅馆就问有没有花、鸟，常常缠着女主人莫丽到厨房去学做菜，他穿的衣服、戴的围巾、帽子，也与警厅说的完全相同。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国外服役，当他从战俘营里放出来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死了，孩子也遭受了不幸，在极度痛苦之中，要为孩子们复仇。那么，凶手应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梅约是个中年军人，但显得很有教养，莫丽曾看见他打电话后，电话线就断了，并且显得心烦意乱。

外国人帕拉维西尼同样有嫌疑，他实际并不苍老，行动要年青得多，可能是进行了化妆。他那无忧无虑的笑声，无固定住址和职业的情况也令人有所怀疑。

再有一种可能：凶手是女的，是三个孩子中的那个女孩。作案后她用围巾蒙住脸，戴男人的软毡帽，压低声音说话，企图掩盖女性的特征。凯丝微尔小姐有些相似，来时她的穿戴也正符合广播里说的特征。

仔细分析一下，旅馆主人贾尔斯也有作案的可能，他与赖恩年龄差不多。莫丽是在伦敦一次舞会上认识他的，听说他的亲属都去世了，他们认识仅仅三个星期就结婚了，莫丽并不十分了解他。还有一个问题，昨天鸽子街凶杀案发生时，贾尔斯不在家，说是去村庄买做鸡笼的铁丝网，可是莫丽在他出去穿的那件黑大衣口袋里，发现了可疑的东西——一份昨天伦敦街上出售的报纸。

屈洛特警官把对贾尔斯等人的怀疑告诉莫丽，提醒她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莫丽感到非常可怕，她突然发觉她钟情的丈夫竟然成了陌生人。但是，莫丽认为赖恩单纯、爽直，待人诚恳，在和旁人议论凶手时，她首先排除了赖恩。

贾尔斯听了妻子对赖恩的辩护产生了另一种怀疑：莫丽过去也许与赖恩认识，会不会是她要赖恩到这儿来的，来了以后彼此装着刚刚相识。他这样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莫丽说她有几个星期没去过伦敦了，可贾尔斯在莫丽的手套里，曾发现一张昨天的伦敦汽车票。这就说明，她与赖恩可能在伦敦会过面。贾尔斯越想越觉得可疑，她觉得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怀疑在旅馆里的每个人的心头滋长着，旅馆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屈洛特说他准备去警察局汇报情况，当他去厨房取他的滑雪板时，滑雪板却突然不见了。滑雪板是谁拿去了呢？他记得是放在厨房外面一个木柜顶上的。赖恩经常到厨房去帮莫丽烧菜，梅约去地下室闲逛要经过那里，其他还会有什么人来拿滑雪板呢？

外面的雪仍在下个不停，积雪已有五六尺深，滑雪板的突然失踪，使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

屈洛特严肃的对众人说："三只瞎老鼠，莫林·莱昂太太和波伊尔太太先后遇害，两只老鼠已经报销了，看样子凶手还要对付第三只。这里听我讲话的六个人中，其中必定有一个人是凶手！而另一个人可能是未来的牺牲者。我不清楚你们之中哪一位需要保护。现在最好还是自己对我说出来，波伊尔太太不相信我的话，结果她死了。"众人仍然沉默无言，过了一会他叹了口气说："好吧，你们不说。我会抓住凶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对你们中的某个人来说，可能是太迟了。"

警察屈洛特种种争取罪犯坦白的努力毫无效果，他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让每个人把波伊尔太太被杀时，他正在做什么来一次重复以便揭穿谁在撒谎。赖恩表演莫丽去厨房，帕拉维西尼到赖恩的卧房去，梅约在贾尔斯的房里检查电话，凯丝微尔代替梅约去地下室，贾尔斯重演屈洛特的动作，跳出窗外去查电话线，屈洛特扮演波伊尔太太的角色，莫丽在休息室中弹钢琴，等待屈洛特发出信号后来客厅。

众人遵照屈洛特的吩咐走了。一会儿，钢琴里响起了《三只瞎老鼠》的曲调。屈洛特关上窗子，拉起窗帘，关了墙上的壁灯，打开台灯，客厅里显得

阴沉而又恐怖。这时，莫丽被叫了进来。

莫丽看到屈洛特阴沉的脸，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屈洛特郑重地说："贾尔斯太太，我老实告诉您，我不是警察。你之所以把我当成警察，因为我在公共电话亭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从警察局打来的，接着便割断了电话。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死去的小男孩的哥哥。昨天，那个恶毒而残忍的女人斯坦宁太太，已经罪有应得了。今天，这个玩忽职守、致人死地的波伊尔太太也呜呼哀哉了！现在该轮到你啦，你当时是我们的老师，当小男孩杰米处在生死关头时，曾寄了一封信给你，恳求您这位年青而和善的老师，伸出援救的手，可你却见死不救，结果杰米被人虐待而死。这是最后一只小老鼠夹在老鼠铗里啦！"屈洛特吹着《三只瞎老鼠》曲子，慢慢走近莫丽，猛地扑向她，左手捂住莫丽的嘴，右手掐她的脖子。

"住手！"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梅约出现在客厅门口。凯丝微尔紧紧跟在后面，她激动地喊道："弟弟！"原来她就是那个女孩，此行就是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

屈洛特猛然松开了双手，梅约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真相终于大白，梅约才是真正的警官，他冒名顶替原来预订房间的梅约来到这里，终于抓住了鸽子街谋杀案的凶手。

贾尔斯和莫丽心上的乌云驱散了，他们昨天互相瞒着对方去了伦敦，都是去购买结婚周年的礼品，今天是他们结婚周年的纪念日。

风雪停了，阳光格外灿烂，客厅里壁炉的火虽然灭了，室内却充满了暖意。

（原著：〔英〕阿加莎·克丽丝蒂。
学知参考流扣、红光的译作改写。）

（上接32面）

优厚的报酬，是要花几个血本的。我看花的值得。人比钱贵重嘛！钱算老几？用了再找嘛！"

大厅里能拍巴掌的人都拍起巴掌来，"哗——"经久不息……

四

祠堂前的院坝上横着一截过心足有一尺五的松木筒。贺龙指着料筒筒对老抓说"走，到那上头去坐一下。"二人并排在松木筒筒上坐下来。

贺龙轻轻松松地摆弄着大手，打扮着心爱的烟斗。老抓掏出了烟包，抖开几匹肥大的叶子烟，卷成一支喇叭形的筒儿。贺龙拣起一根细树枝，一边捅烟管，一边说："我今天叫你来，你有收获没得？"老抓说："开始是难过，后来心里踏实了。""哪门个踏实法？""那三个大夫要来嘛！"

"那我要你按月给人家发薪水呢！"贺龙微笑着瞟了他一眼。

"要得呀。"老抓吐了一口浓烟，答得干脆。

"打算每人给多少？"

"开个海口吧，十块。人家是大地方的人。"

"十块？"贺龙卟哧一笑，"亏你开得开口，人家在汉口的大街上擦皮鞋也不止挣这几个钱！"

"那你说个数嘛！"

贺龙没有马上回答，含着烟嘴，鼓起腮帮，"卟卟"地吹了几口，又在树筒上敲了几下，一坨黑黑的烟屎掉在地上，"这个数。"他伸出了食指和中指。

"二十？也行。咬咬牙，硬扛一下。怎么，不对？"

贺龙捏着烟斗把把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在二十的屁股后头再补个'0'——两百。"

"两百？！"老抓的屁股好象被蜂子蜇了一下，"呼"地从树筒上弹了起来，一张大嘴张成了一个"0"，喇叭筒的烟卷从口中落在地上。"二三归六百，我的妈呀！养得活一个营呢！胡子，你，你扯哪山的乱弹啰！"

"哪个有闲功夫同你扯乱弹。正经话，两百。"贺龙面色严肃，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老抓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嘴里迸出一个字："给！"又下意识紧了紧裤带，"胡子，说老实话，拿到先前在军部的时候，我要跟你顶牛的，不说两百，就是十块我都不给！"

"我早就晓得。要不然，哪门硬要你陪我到这里来？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省了一番口舌。哈哈哈——"贺龙眯着眼望着对方，"这回挖了你一坨，心痛一截吧！"

"硬是绞的几个血本啰！哪有不心痛的？"他朝祠堂里瞥了瞥，坚定地说："为了他们，老抓我就是翻了荷包底也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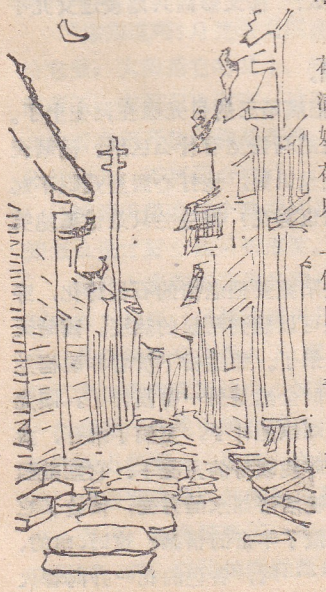
贺龙手中的烟斗已经被手帕揩得油光发亮了，他翻来复去地端详着，十分惬意地笑了……

〔陈毓琼题图〕

月亮照着太阳花

·小说·

·樊家信·



一

环城都是山。从临城高高的公路朝下看，小城象一幅斑斓的浮雕，镶嵌在绿色的盆底。

城边有座风化得厉害的古城墙，石缝间长着野草和小树，断断续续向前延伸。一条清冽清冽的小河从古城墙脚下静静流过。离小河最近的那座山最高，不知为什么叫青鹿山。其实，山形既不象鹿，颜色也不青，只是座褐黑色的石峰。有人说，温驯的野鹿常从山里来这里喝水，但哪个又见过鹿的影子啰。

小城热闹的算是老街。老街象条大巷子。一条石板、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伸到河边。石板路两旁都是木屋，上了桐油，板壁呈古铜色，油亮油亮的。街上有油漆得通红的木脚盆、木桶卖。有的摊棚里还挂着一条条苗家妇女喜爱的花边衣饰……走不远，就有供小吃的摊担。盛米豆腐的碗里浮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很是显眼。油炸摊的木案上堆着炸得金黄的“灯盏窝窝”。

小城的人并没有在意这座古山城的美丽、独特。山风也没给小城吹进多少“现代味”。小城就象山上一片冷杉，那么美丽，那么安怡，那么默默无闻。

去年春，小城几乎是一夜之间变了个样子。鼻梁上架着太阳镜的外地人在老街穿上穿下，旗袍裙、连衣裙、西装裙、百褶裙、三角裙……象随风而来的蝴蝶，伴着高跟皮鞋叩击石板路的“可可”声，在小街上纷飞起来。原来，几位国画大师外出写生，不意发现离小城不到二十公里的山林是一片绝好的风景区。那里有的是还未被人认识的雄深高峻、拔地直起的奇峰，有幽邃神秘的原始森林……“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画圣”们都如痴如醉了！

老街的人并不以为这所谓“风景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天天“开门见山”，在他们看来，山再美再奇，也不过是山。他们得意的倒是“城里人也到我们山里来开眼界了！”不过，他们慢慢发现，米豆腐、灯盏窝窝提价了一倍，摊担前也围满了来尝个新鲜的外地人。就是在门前摆几杯茶水，也能引来一群群热得喘大气的游客。这进入风景区唯一能歇息的小城，真是轻轻快快地发财了。

老街上有个最不屑于去发财的人，还有个最会发财的人。两家隔条石板路，木板屋对着木板屋。

满家老爹是街上有威望的人，退休前是一个区的林业站长。老人爱树也爱花，现在管不了大树林子了，他在家潜心习起花草来。一条街香了，那肯定是满家老爹十几盆栀子或茉莉花开了。女孩子要朵栀子，他会掐下最大的一朵；嫂子们要点茉莉放在新茶里，他会笑眯眯抓一小撮花苞苞放在你手上。向他讨花的越多，他越高兴，离开了林业站，他感到寂寞多了。他从不卖花。他认为只有领来的工资才是正当钱。一条街的人几乎都摆出了小摊子，忙着从游客身上“搜”票子，而他有意在门前摆一个象棋盘，用自己做的黄杨木棋子和老友们起劲厮杀，棋子敲得棋盘“叭叭”响，还不时向起劲赚钱的邻居投去鄙夷的目光……

去查查县志，小城是人杰地灵的，出过几个大人物。青鹿山下有块高高的青石碑，就是为当地明代一位清官兼画家立的。这是小城的骄傲。每逢什么节日，碑下常常香火不断。可这些，并没给满家老爹的独生儿子满晴天带来多少好处。他两次高考落第，在家已当了近两年的待业青年。父亲要他再考，他却迷上了养花，虽然还不算是行家。

他是老街上的姑娘最爱接近的“小哥哥”。刚上二十，瘦瘦的，样子象个中学生，可嘴上已冒出了一层淡黑淡黑的茸茸毛，嗓子也变得粗粗的了。两条光

洁细细的手臂，开始隆起了有力的肌肉。他一身潜在着很浓的男性味。他不爱作声，可姑娘有的是借口找他讲话。有时，她们不去向满家老爹要花，专踩他老人家出门的时候来，缠着满晴天问这问那。“这花为什么连在一起开呀？”“花也分公子、婆子？”满晴天一急，鼻尖尖就冒着汗。有时“逼”得他狠了，他也会发恶的：“问你爸爸去！”姑娘们红着脸，闪亮着眼睛，笑着骂着飞了……

老街兴隆的生意，游客带来的各种信息，让满晴天激动。他决心要赚钱，靠自己培育出的花草赚钱，自己养活自己。

“这吊兰卖吗？”一天，一个游客问。

“不卖。”下棋的满家老爹头也没抬，“将！”

“卖。这里有。”满晴天用手托着盆别致的小吊兰从后面院子走了出来。

“我的花不卖！”

“卖，这是我的！”

独生儿子不乱顶撞父亲，但一当顶了牛，多半是父亲让步。

“唉，我管不了！”于是，满家老爹把棋盘摆到了常有人歇凉的城门洞子里厮杀，以示街人：我满家老爹是不粘铜臭的。

满晴天会做生意，他把要开未开的白兰花带片连叶子采下，两朵一并，用细细的铁丝串成个倒“人”字，白兰花香最浓，一摆上街，老街的笑声、说话声都香了。游客耸耸鼻子，直喊“好香”。男的买一对挂在衬衣口袋，一朵在外，一朵在里，象佩着一枚别致的胸针；女的买一对插在头上，秀发住了清香，发型增添了美色。

满家老爹对门，住着梅文修一家。他是老街有名的“铁杆子秤”。心眼多，斤斤计较。他无正式职业，是五十年代的“待业青年”，八十年代的“待业老年”。他乐意这样游荡着过日子。他开过画馆，专为人画炭精像；修过钟表，也治过“无名肿毒”。世上的事，好象他全能无师自通。

满家老爹讨厌他。那年“铁杆子秤”在外地高价叫卖“青发丹”。满站长正好出差巧遇上了这一幕。略识中药的满站长发现，这包装精美的“青发丹”，就是药店六分钱一包的治感冒的“参苏丸”。结果，“神医”被叫到了“市管会”，两家也不大往来了。满晴天从不敢迈梅家的门槛；梅家的大女梅兰兰当年还没考上大学，也从不到满家看花、要花。

最近，梅文修什么都有卖的百货摊生意是不错的。但是，围着满晴天买花的一多，他心里就不是味。这毛头小子！

二

月亮从后山爬了上来，衬着墨黑的大山的轮廓，显得那般皎洁。老街被溶溶月光镀上了层银色。石板与石板间黑色的缝隙，就象古树一束根须，曲扭着，有力地向街的深处伸延、伸延，清清楚楚地裸露在月光里。屋檐下，人们摇着大蒲扇，点燃用楠木粉、艾叶末制的蚊烟，逗着孩子，聊着天。满晴天和父亲也坐在屋前，扯些花花草草的事。

“呵呀，梅兰兰回来了，大学生放假回来了！”

街口出现一个姑娘的身影，左肩斜斜地挎着一个黄帆布的大画夹，右肩挎着个鼓囊囊的旅行袋，手里还提着个网兜。

满晴天见了她，起身想回屋，他不心愿当着满街的人见到她。不料，她走近了，轻松地问道：

“你好，满晴天！”说着伸出了右手。

满晴天鼻子尖尖出了汗，拿扇子的右手没有伸出去。没想到女大学生猛地揣下他手里的扇子，硬是捉住他的手握了握：

“没礼貌，咯……”她开心地笑了。

她变化真大。以前不就是班上普普通通的山里妹子么？现在，她皮肤还是黑黑的，但洁白的短短的连衣裙一穿，显得那么挺拔，有生气了。原来她鼻有这么直、这么高么？睛睛有这么亮么？满晴天觉得她还是没有脱山里妹子的“野”气，但又有城里姑娘的味儿。他说不好，反正她好看多了。

“兰兰，这是什么？”梅文修高兴地接过女儿手上的网兜问。

“花。”梅兰兰说。

一个“花”字，把满晴天的目光吸在网兜上了。这跟山沟旁、菜土边的马齿苋有什么区别？满晴天扫了眼，嘴角边挂上丝讥笑，他打心眼里是瞧不起梅兰兰带回的花，这也算花？梅兰兰只是诡谲地笑笑，走了。

第二天中午，太阳象要把老街的石板烤化，穿着塑料凉鞋，脚底还可以感到明显的热度。满晴天对着梅文修的木屋惊呆了。那屋檐下放着昨晚梅兰兰带回的那盆花，此时全然是另一番模样了。阳光下，那肥厚的小草般翠绿的叶子，充满了水分，象是半透明的。也许在昨晚皎好的月亮下，它默默吸足了养分；也许是昨晚溶溶如水的月光，传给了它充沛的精力，让它蕴藏了丰富的情感？这时，白的、红的、黄的、紫色的……呵，各色的花一齐向着火

辣辣的太阳在歌唱。开得那么绚丽，那么尽情，那么热烈！

“这是什么花？”他朝倚在门边对他笑的梅兰兰问。

“太阳花。”梅兰兰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教授，大画家黄先生自己培植的，一丛多彩。”

“怎么种？送……卖几枝给我可以吗？”

女画家望了望鼻尖尖冒出汗来的老同学，象逗小孩一般说：

“月亮是大家的，太阳是大家的。太阳花是月亮和太阳的女儿，咯咯咯……”她发出一串银铃般的欢笑，“也是大家的。不卖。咯咯咯……”

满晴天脸窘红了。

吃完晚饭，满晴天又在月光下摆弄他的花草，山风把对门的山歌送进了院子里：

“月亮出来亮汪汪，
小河弯弯清凉凉；
月亮掉到小河里，
喝口水来心里亮……”

“再喝水你心里也不会亮！”满晴天想起中午买花的事就懊悔。

“满晴天，给你！”不一会，梅兰兰笑咪咪地站在他面前，手里捧着那盆太阳花。

“花呢？那么多花呢？”满晴天又吃了一惊，一盆灿烂的花全不见了呀！

梅兰兰把花钵放在屋矶上，伸出双臂，仰望着一轮明月，象是要用手捧住如水的月光，她用诗的语言在说：

“你知道吗？月亮是太阳花的母亲，给它乳汁，给它爱；太阳是它的父亲，给它力，给它热情。太阳落了，太阳花也谢了。过了一晚，一批新的花又会向着太阳开放。你是花神，你来照着这月亮和太阳的女儿，不更适合些？”

满晴天望着这个熟悉又开始陌生的老同学，不知怎么说才好？他只知道笑。

也许大家都浴着阳光和月光，一盆太阳花，让两家接近起来。虽然满晴天还未去过梅家，但梅兰兰已是满家常来的客人了。那天，女画家宣布，她“要用艺术来熏陶熏陶这个小城的花神。”她不时带过来一些画册，给他讲解顾恺之、石涛、郑板桥、毕加索和东山魁夷……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画“计白当墨”、“删繁就简”的妙处，“艺术就是感情”的道理……那天，她竟带来了一本《人体素描名作选》。她如平时一样，轻快地翻着画页，只管讲解，而满晴天早已满脸通红，鼻尖冒出汗点点，看都不敢看她一眼了。

“学画就要画人体，这是科学的需要。人体本身就是美。站在这些女裸前，只有心怀不正的人，才会产生邪念……”

“花神”慢慢把目光大胆地落在画幅上，真的，也不觉得怎么丑了……

只有满家老爹不大痛快，怎么能让太阳花搬进自己家？万一花死了，“铁杆子秤”缠着要赔不讨厌？那“铁杆子秤”也果真对满晴天说了：

“太阳花实在是一般的花。不过，如果花卖了，我家要三分之二的钱。”

梅兰兰正在一边写生，她只是笑，不知是得意于自己的佳作，还是在笑父亲。

三

那天，晴天上青鹿山去挖野百合花。突然，他发现在石峰上有一棵样子奇特的小树。走近一看，原来是棵黄荆藤树。古拙苍老的树蔸露在山石外，象一个不规则的圆盆，盆中心象是被人着意挖空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条，从树蔸长出来，比牛轭还弯，向后向上伸，一直伸到“圆盆”的上面。枝头长着个形状古怪的树结疤，那结上竟斜斜地向前长出了几根嫩枝，还缀着几片新叶。那弯曲的枝条树皮龟裂了，现出了很好看的纹路。

他说不清这树蔸象什么，但是，他左看右看，觉得它含着许多说不清的情趣，道不透的美。费了好大的劲，才小心翼翼地把这树蔸挖了出来。他兴奋极了，紧紧地捧着这奇异的树蔸，匆匆下了山……

一种少有的激动，使他第一次走进了梅家的木屋，把树蔸摆在女画家的桌上。梅兰兰没作声，她围着树蔸慢慢走着圈子。忽地，她拿出剪刀，利索地剪掉一根生在结上的嫩枝，又用精巧的木刻刀在树结上凿了两下。然后退得远远的，久久地端祥着……

“哎呀，快看，这不是一只卧着的小鹿吗？向后扭着头在张望。那伸出的嫩枝正象鹿角。太美了！”她高兴得直拍着满晴天尽是汗水的臂膀。

满晴天经她一点，觉得这树蔸真的神了。他想了一下，竟拖着梅兰兰往对门自己家跑：

“快，我有个好主意！”

已到了中午，那盆太阳花开得正旺。满晴天用石头砸破花钵，和着泥土，把太阳花移到“小鹿”的“空腹”里。

奇迹出现了！褚色的“小鹿”身上，那多彩的太阳花在风中轻轻摇曳，它变成一只安怡美丽的“梅花鹿”了。好呀，等太阳落了山，太阳花谢了，只剩下一丛墨绿的叶子，这又是一只映着大森林绿光的“仙鹿”了。呵，好一只会变颜色的“梅花仙鹿”！

满晴天被“仙鹿”惊呆了，他什么也不想说，只是久久地望着。梅兰兰睫毛上闪着泪花，轻轻地说：

“快，把它摆出去，让大家看看！”

神奇美丽的“梅花仙鹿”卧在花店门前一个长着兰草的大盆子里。

满家老爹在“鹿”前站了片刻，用鉴赏家的口气说：

“不太象鹿，配点颜料漆涂一下，再添对眼睛就象了。”

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父亲能懂？他老人家真这么一涂就完了，骇得满晴天忙说：

“莫乱涂呵，你不懂这个，这是艺术品！”

“哼！”父亲瞪了儿子眼，夹起大棋盘厮杀去了。

梅文修在屋里偷偷往对门瞧。他毕竟画过炭精画，是女儿学画的启蒙老师。他知道，眼前这东西是很珍贵的。哦，这是女儿设计的，太阳花也是她的，如果要卖……

“兰兰！”他喊了一声。

女儿应声到他跟前，他却没有说话，还是凝视着“仙鹿”。他本来想告诉女儿，如果“鹿”要卖，钱是要分的……但是，面对着这么美，这么完整、超脱的“仙鹿”，说这“鹿”身上“梅花”是我的，“身架”是他的，说要把它卖掉分钱，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不好说出口。

“宝贝呀！”他转了口，赞道。

“说我是宝贝还是‘仙鹿’？”梅兰兰故意笑着问父亲。

四

山风吹进“仙鹿”角上的绿叶，吹进“仙鹿”身上的“梅花”——太阳花，吹进一条老街，一条街的人都兴奋了，心里荡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自豪感。

“看看‘仙鹿’呵，只有我们这里才见得到的！”老街的人忙着做生意，但总忘不了向游客说上这么一句。

“为什么这座山叫青鹿山？”游客问。

“从前有只仙鹿常到青鹿山下来喝水，哦，你没见过花店门前那只会变色的‘梅花鹿’？那仙鹿就是那个样子。真的！”老街的人象约好似地，都这么说了。他们连说话的声音似乎也变得亲切、和气多了。满家老爹门前的“仙鹿”，和青鹿山高高的青石碑一样，都成了小城的骄傲。

一天清晨，老街来了一个穿着极讲究的老太太。很胖，却戴着副窄窄的金丝眼镜，拎着个小小的缀着银片片的小钱包，圆鼓鼓的手腕上还箍着个小小的金表。手相机倒不小，吊在有折皱的脖子上直晃荡。她径直来到花店，在“仙鹿”前看了半天，还和满晴天叽咕了好一阵。

老街的人不安起来。有人说那老太太是回国探亲的华侨，是个专门经营盆景花草生意的富商。她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此地有只“仙鹿”，特意赶来买的。并且已经向满家、梅家出了上千的价呢！

下午，满家老爹照例在城门洞子摆好棋子，等着棋友们来厮杀、观阵。奇怪，那几个钟表般准时来去的棋友，约好似的，一个也没来。有人说，满站长同意卖“鹿”，和儿子、梅家嫂子吵了一架。是真是假，说不准。不过，没人跟满家老爹对弈了，他可受不了。他夹着个棋盘找到棋友家里去了。是“杀”上门来，还是去解释什么？这就难说了。

“铁杆子秤”卖假药之类的丑事，老街的人早已淡忘了。但从下午开始，人们又旧事重提，取笑着，摆起龙门阵来。梅文修感到委屈，那天晚上，大家在月下歇凉，他站在石板路中间，摇着大蒲扇，象是对女儿，又象是对街上人说：

“哪个要卖‘仙鹿’呵？我晓得，这‘鹿’和青鹿山的碑一样，是全城的宝。卖‘鹿’和扬起锄头挖碑一样缺德，要遭万人骂的！”

说也怪，第二天，他极不愿意别人提及的那些事，象是被拂过老街的山风，吹得一干二净，再没有人提及了。

不过，“梅花仙鹿”终究被老太太带走了：她用当场照，当场就能取相的照相机，围着“仙鹿”，白天拍了八张照片；晚上相机闪着好亮的光，又拍了七八张。然后坐着小车一溜烟不见了。老街的人嘘了口气。

那晚，梅兰兰还请老太太给满、梅两家照了个合影：“仙鹿”前，两个老人笑咪咪地站在一起。月光下，太阳花谢了，可梅兰兰笑得比太阳花还美。只有满晴天没有笑，梅兰兰挨得他太近，他鼻子尖尖又冒出了细汗。不过，不要紧，那是照不出的。

（陈毓琼题图）

“软耳朵”看瓜

·白新文·

陶家沟有个年轻人，名叫陶二宝，因为啥事都听他老婆来指拨，人家送了他一个外号叫“软耳朵”。二宝生得黑不溜秋，瘦得象只猴。搁在磅秤上，鞋帽衣服加净肉，才称九十九。俗话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别看二宝模样儿生得不起眼，可肚里还有点学问哩。开起玩笑来，叫你笑破肚皮；使个计谋出来，叫你不知不觉。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呀，就出在他身上。

今年，县农科所从外地引进了一批西瓜优良品种，想在陶家沟搞两亩地，作为试验田，占了谁家的地，由农科所赔给小麦一千斤。消息刚一传开，就钻到二宝的老婆王三能耳朵里了。三能生得虎背熊腰。白白胖胖，体重一百五十斤还挂零。就凭这个，她平时总爱管教瘦二宝。当时，三能这么一划算，觉着这事儿还不吃亏啊。这两亩地让自己种，搭上肥料种子不说，再流上一年汗，顶多也不过能打这么多呀。于是马上催促二宝，找来农科所的吴所长和刘技术员，当面签订了合同，腾出了自己两亩承包地。

刘技术员不愧是个技术员。你看他自从有了这两亩地，白天黑夜操弄在瓜田里。光阴似箭，眼看着瓜儿一天天长大了。刘技术员高兴得就象看见自己的亲儿子在成长一样，总是笑眯眯的。

一天下午，刘技术员到二宝家说：“二宝！我们单位有个紧急事，刚才来电话叫我明天回去一下，你能不能帮我看管几天瓜？”

二宝心里想：“按说这事儿也不累，不过担子可不轻。前几年，队里也种过几回瓜，但年年种瓜不得瓜。哪儿去了？全叫那些吃滑了嘴，跑惯了腿的‘黄老鼠狼’吃了。瓜儿刚熟，那些毛毛贼就变着法儿来了。看瓜的把人得罪了，瓜儿也没看住，落了个柳树开花没结果。”

刘技术员看二宝面有难色，以为他想要工夫钱，就笑着说：“至于误了你的工，每天给你两块钱，你看怎么样？”

三能急忙说：“刘技术员！这几天我家也没什么农活儿，他整天在家睡大觉，这事儿你就放心吧！”一面说，一面给二宝递眼色。大家想想，三能这样发了话，“软耳朵”哪敢不同意？当时就答应下来。

刘技术员走后，三能乐得合不住嘴。一个人把院扫了，水担了，猪喂了，把平时二宝该干的活儿都干了。当天晚上，两口子上床躺下，三能捅了捅二宝：“我说，明儿你给县上看瓜，放机灵点，来回走动，瞅个机会，给咱们家捎摸上几个。啊，听见了吗？”

二宝嘿嘿一笑，把那软耳朵一摸：“对，对，对，主意倒不赖。不过嘛，人多眼杂，万一叫人看见，以后告诉给刘技术员……”

“哼！我要不指拨你，你这个榆木疙瘩一辈子也开不了窍！猴儿都打盹哩，你看人都上了地，摸揣上几个拿回家谁知道？”

二宝见三能不死心，自己也不绕弯儿了。正面劝道：“依我看。人家对咱很信任，才把这看瓜的大事托给咱。咱们当面应承，背后就想揩油，这合适吗？为人做事，要讲个正直，别瞎子烧火，尽想着往自家怀里扒。”

三能一听，火气就来了，“咚”地一拳将三宝捅向床角：“我说你个瘦马猴，你少来这一套！吃起饭来你每顿三大碗，做起事来却要胳膊肘子向外拐！我看你思想好的快登报啦，把你那猴模样儿照上相，印在报上我才替你害臊哩！说着又“通”地蹬了二

宝一脚。嘿，这婆娘可真厉害哪？那年两口子不知为啥事，三能提着擀面杖，将二宝象追穷寇似的一直赶到村口，眼看就要赶上，过路人问出了什么事？二宝边跑边喊：我和娃他妈赛跑哩，我第一名，她第二名！”逗得大家笑弯了腰。王三能又好气又好笑，没了往前赶的劲头，只好自个儿回家去了。

现在，二宝被她捅进床角里，跑又跑不掉，顺势就躺在那里睡下了。三能还不甘心，胡牵乱挂地数骂起来，一直骂了半个多钟头，嘴干了，舌燥了，却一直没见二宝吱声。三能侧耳仔细一听：“呼……哼，呼……哼……”瞎，人家不知啥时候睡着了，正打呼噜哩！你骂人家没听见，算白骂了。其实呀，二宝是装着睡着了，心里老想着明儿怎么给人家看好瓜。三能呢，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只好躺下。心里想：“哼！到时候看我使个好法儿，非让你把西瓜抱回家不可！”

就说二宝看瓜后的一天黄昏，有个外号叫“青辣子”的女人溜溜达达地来到瓜地边。青辣子是谁？是二宝的远房嫂子，就住在对门。她干什么来了？嘴上抹石灰来了。二宝心里一征：“这可是全村有名的呀，我刚学剃头，头一个就碰上个满脸毛，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着急，只听青辣子说：“二宝兄弟，嫂子平时对你不错吧？这一向，我肚子里怀上了，想尝个新鲜，给我能不能来一个？”说着她用手比了个西瓜样。

二宝灵机一动，笑嘻嘻地说：“可以，不过按规定要把账记在哥的名下，到年终还要加利哩！”

青辣子边跑边骂：“好！把你个软耳朵，没料到你还有这一手，我回去告诉你哥，不揍死你这个鬼才怪哩！”惹得二宝一场哈哈大笑。

其实呀，二宝可不是那种人，只不过觉着这号人难对付，临时想了个土办法吓唬吓唬她，打发走算完事。

第二天中午，三能提着个大篮子，笑眯眯地给二宝送饭来了。二宝揭开篮子一看，喃，鸡蛋炒肉，葱花饼，外带一盘凉粉。二宝乐了：“哎，我说娃他妈，我当上了看瓜官儿，你就对咱心疼起来了，送饭上门，关心领导身体健康，这可是个好作风啊！”说着打开饭篮就吃。

三能放眼往地里一瞅，咦，真不愧是技术员种的瓜！你看那，西瓜一个挨一个，饱鼓鼓，圆溜溜，象无数个绿色的篮球躺满地。个个暴露在瓜蔓上，都是这么大的个儿，香得她恨不得一拳砸开吃个美。她好不容易等二宝吃完饭，压着声儿说：“趁这大热天，摘个好瓜让我藏在篮子里，捎回家让咱小霞尝个新鲜。”

二宝一听，心里嘀咕：“噢，原来今天她送一顿美餐来，叫我上钩呀！”急得他直摸耳朵。三能见二宝不做声，眉一皱，脸一吊：“哼，把你一当人，你倒以为是神仙！”说着自己便走进西瓜地，按着一个大西瓜，就要往下摘。

二宝一见，急忙拉住她的手：“哎，别急，我看这个说不定是个生葫芦，万一摘个生的回去多后悔，我看你呀！做贼还不会哩。去！你在那里放哨，我到地中间给你摘个保险的。要是有了人，你就咳嗽两声。”

三能一见二宝愿意了，眼睛立刻笑成一条线。急将篮子递给他，催促道：“那就快去呀！”然后自己去放哨。只见二宝弯着腰，蹑手蹑脚地进了瓜地。

不一会儿，二宝从瓜地里出来，向三能招了招手。三能赶紧跑过来，二宝将篮子递给他，篮子盖扣得紧紧的。悄声说：“快，把这个大瓜提回去，路上千万别揭篮子盖，可不能让人瞧见了！”三能接过篮子，咦，好沉呀，这个瓜还不小哩。喜得她差点笑出声儿来，直夸二宝办事有心计。提着篮子急急忙忙往家跑。

刚到村口，冷不防迎面碰上青辣子。原来青辣子昨天没吃瓜，越想越气恼。刚才出来打猪草，远远望见三能提着篮子进瓜地，她立刻躲在一棵大树背后，等着出这口气哩！三能只顾往前跑，闹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

只见青辣子笑嘻嘻地说：“大妹子，大白天慌慌张张地跑什么，家里着了火吧？”

别看三能平时管教男人有多能，这时嗓子眼里却象憋了只大蚯蚓，胡乱吱唔开了：“我……我家小霞一个人在家玩，我怕他掉到井里去。”

“你家啥时挖的井，我怎么没看见？”“是……”三能没词儿啦。其实全村都吃机井上的水，没一家打井的。三能一着急，不知怎么编了个连自己也哄不过的谎。

这时，青辣子紧紧盯住竹篮子：“好妹子，篮里装什么稀罕货，揭开让嫂子瞧瞧！”

“没什么，是，是旁人给送了几个萝卜。”

青辣子拍了拍她那圆鼓鼓的肚子：“哎哟，你也知道我肚子里有了，这一向，我觉着嘴里没味儿，来，给嫂子一个！”说着就想揭篮子。

三能一手捂着篮子，急忙躲开：“不，不是萝卜，是我逮了个小兔崽子，让小霞玩，不能揭，一

揭就跑了。”

“放出来吧，别把兔子闷坏了！”青辣子见三能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索性喊起来：“喂，大家快来看这个怪兔子呀，三个耳朵五条腿，是三能逮着的！”

这时的三能，可真是穿皮袄喝烧酒，全身里外都发烧啦。恨不得变只小虫子钻到地缝里去。心里却怨开了二宝：“二宝呀，二宝，那天晚上我说起摘瓜的事儿，你就哼哼唧唧一大套，今天刚张口，你就顺情如愿。唉，现在可倒好，正碰到点子上，叫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显眼，落个小偷小摸的坏名声。脸可往哪搁呀？以后到邻家串门，人家也对咱疑神疑鬼的，这可怎么办呀？”

这时候，村里刚收工的人，听见喊声，全跑来了。把三能围了个水泄不通。村长是三能的亲公伯陶老大。他挤进人群问：“嗬，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热闹？”

青辣子把二宝和他媳妇合伙偷瓜的事，有声有色地说了一遍。

“不可能吧，现在都兴个精神文明，谁还干那号事。”陶老大说。

青辣子几乎是喊了起来：“哎呀呀，咱到底离你辈份远了，捉个小偷你也不肯信。哼，你今天还向着你亲侄媳，不把篮子揭开看一看，等到技术员回来，我就说是你指派的！”其它人也纷纷议论起来。

陶老大拎过三能手中的篮子，青辣子扑上去一把揭开。这下可把她惊呆了，嘴儿张的象簸箕，眼睛瞪的象铜玲。你道怎么啦？原来篮子里放着个石头！

这一回可轮到青辣子嘴上乱套啦：“大妹子，你别见怪，咱全村谁不知你是个老实人。走的端。行的正。人品风格数第一！刚才我是和你闹着玩哩！”

三能又羞又怕，一直没敢抬头。这时才偷着望了一眼篮子。咦，西瓜变成石头啦！原来闹了一场虚惊，顿时松了口气。她这么两眼一眨猛地恍然大悟。这时候，心里却感激起二宝来了：“二宝呀，我的好二宝，这回你可救了我的命啦。要不然，今天把脸丢尽了。要去上吊还跑不脱呢！”

陶老大把篮子还给三能说：“三能，你把这块石头拿回家有啥用处？”

三能想了一阵说：“小霞他爸说我头上老爱上火，打针吃药不见效，叫我晚上枕着这个凉快，退火消热，睡个好觉。”

陶老大会意地笑笑，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青辣子呢，落了个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溜回去了。

过了几天，刘技术员回来了，同来的还有吴所长。当他们听到这件事后，心里深受感动，对二宝非常起敬。等到瓜熟透以后，特别摘了五六个大瓜，送到二宝家。并把二宝着实夸奖了一番。三能见县上的大干部又送西瓜，又夸奖她男人，心里乐滋滋的。

从此后，他家的事也翻了个儿。昔日是三能管教二宝，现在呢，三能不管遇见什么事，先叫二宝拿个主意。“软耳朵”的外号没人叫了，得到了彻底平反。

看对象弹琴吧

杨逢彬

一些外国歌唱家来华演出时，总喜欢用汉语演唱中国歌曲。虽然，他们的汉语发音令人忍俊不禁，但他们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却十分令人感动。

与此对比，某些本国歌唱家却经常面对本国听众用外语演唱外国歌曲，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他们唱些什么，却是事实。毛泽东同志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通呢？

有人会辩解：用原来的语种唱，真实感强烈些。那好，假设你不懂外语，让你看精彩但没配音的外国故事片，你能有多大兴味？其实，许多被译成中文的外国歌曲如《卡秋莎》、《拉兹之歌》、《啊朋友再见》等，早已风靡全国，谁都没有说它们“不真”。

歌曲是诗和音乐的综合艺术。二者溶为一体，那巨大的感染力量才能排山倒海。《国际歌》慷慨激昂的歌词和雄浑有力的曲调天衣无缝的结合，使得这种综合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反过来，张明敏那脍炙人口的《我的中国心》如果用广东话演唱，便很难设想会激起那么多中华儿女澎湃的心潮。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下里巴人”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了，人们也需要“阳春白雪”。但是，在绝大多数人尚未掌握外语的今天，外国歌曲的歌词最好还是翻译为中文演唱。

九凤风舞

杨鹏

离九嶷山不远，有一座九龙岩。相传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囚禁着九条小龙。可是现在你进九龙岩去数一数，匍匐蜿蜒着的石龙，只有八条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条小龙到哪儿去了呢？故事得从头说起。

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天下洪水为害。舜帝就派大臣鲧去治理洪水。鲧勇猛刚强，但是脾气暴躁。他查明这汪洋浩渺的洪水，是一条孽龙掀起来的，不由怒发冲冠。他手提三尺青锋剑，将身一闪，一头扎进洪水中，分波劈浪，寻找孽龙。找呀找呀，一直找到九嶷山根，看到那条凶恶的孽龙，正蹲在龙窠里，鼓起腮帮，骨嘟嘟，骨嘟嘟，拼命地往外喷吐洪水呢。鲧一见兴妖作怪的孽龙，顿时浓眉倒竖，虎眼圆睁，猛力一剑劈去。

那孽龙刚刚喂完九条小龙，万万没有料到会有人前来攻击，未及防备，被鲧的青锋剑削去一片龙鳞，疼得它往上一窜，直向鲧猛扑过来。这时候，只见洪水汹涌，浪涛翻滚，勇猛的鲧和凶狠的孽龙，一来一往，一反一复，展开了一场恶战。他们足足搏斗了三天三夜，鲧被孽龙抓得满身血污，遍体伤痕；那条孽龙也已是鳞脱肉绽，精疲力尽。刚强的鲧奋起神威，怒吼一声，终于一剑刺透孽龙心脏，除掉了水害的罪魁祸首。

孽龙一死，洪水顿时消退，露出了山脚下的龙窠来——那时水底下还没有龙宫，孽龙住在一个窠里。鲧拨开水草一看，窠中盘绕着九条小龙。这些小龙刚生下不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妈妈犯了弥天大罪，已经死于鲧的剑下，还在等妈妈回来喂食呢。鲧一看到这窝小龙，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方消心头之恨。他左手抓住一条最小的白龙，右手的青锋剑一举，刷地向龙头劈将下来。

就在这时，一只穿粗布衣服的大手将鲧的臂膀一挡，青锋剑在半空中停住了。鲧圆睁怒目，扭头一看，原来是舜帝驾临。

鲧气冲冲地说："陛下，这些小孽种留它何用？"

舜帝是位仁慈善良的君主，他从鲧手里接过吓得缩成一团的小白龙，摸着他细嫩的鳞甲，说："一人犯法一人当，这些小龙儿有什么罪？放了它们，让它们长大了，呼风唤雨，助人农桑吧。"说罢，就把小白龙放回窠中。

鲧尽管性情暴烈，但还是不敢违抗舜帝的诏令，再起杀害小龙之心。不过若是放了这窝小龙，他既于心不甘，而又放心不下。于是就把这九条小龙，用手一搂，兜进衣襟，抛入九嶷山北面一座黑黝黝的岩洞里，囚禁起来。

这座岩洞又大又深，里面还有一条阴河。小龙们在这里吞石乳，饮山泉，慢慢长大了。他们铭记着舜帝的救命之恩，更没有忘记圣君对他们的谆谆嘱咐，一个个苦心修炼，以便有朝一日飞出岩洞，呼云布雨，助人耕耘。特别是那条舜帝亲手救出来的小白龙，修炼更是用功。

过了不久，舜帝南巡，来到九嶷山。小白龙一闻此讯，高兴万分，天天嚷着要和哥哥们一起去朝拜舜帝，报答圣恩。八位哥哥哪里敢去呢，他们怕鲧那亮闪闪的青锋宝剑啊。小龙们还不知道，这时鲧已经去世，舜帝改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洪水了。小白龙嚷了九天，哥哥们就劝了九天。他见八个哥哥胆小不去，就独自一个，呼地一声飞出九龙岩，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打猎的后生，身披麂皮坎肩，腰系豹皮围裙，斜插弓弩，倒提钢叉，直向九嶷山走去。

他翻过了九十九座山头，跨过了九十九条山涧，来到舜源峰下，才知道舜帝因为操劳过度，不幸驾崩苍梧之野，葬于九嶷之阳。娥皇、女英二妃九嶷寻夫，哀伤哭泣，朵朵杜鹃浸血泪，枝枝斑竹

染啼痕。后来，二妃双双魂归潇湘，成了湘水之神。

小白龙悲痛难忍。他急匆匆赶到舜帝陵前，哀切切朝拜了圣君坟茔之后，再也不愿回九龙岩了，从此就在九嶷山里，搭了一座茅棚，住了下来。每天穿山越岭，打猎度日。

九嶷山上老鹰多。这种猛禽凌空盘旋，飞掠快速，弓弩很难射，钢叉使不上。小白龙想呀想呀，想出了一种巧捕老鹰的妙法。这儿的灌木林里有一种专吃树胶的小虫儿，名叫“粘蜜子”，肚子里尽是粘液，谁个被它粘上了，撕都撕不脱，所以又叫“挨不得”。小白龙捉来很多“挨不得”，把它捣碎成泥，敷在一根根小木棍的顶端，就成了粘性很强的“糍膏棒”。几根“糍膏棒”插成一圈，中间拴一只小鸡或者小兔，用来引诱粘捕老鹰。那饿老鹰在空中盘旋、寻食，看到地上有毛茸茸的鸡雏儿，好不高兴，就一抖翅俯冲下来，刚好碰在那“挨不得”的“糍膏棒”上，于是只能扭动被粘紧了的翅膀，乖乖就擒。从此，人们看到九嶷山里出了一个专门卖活老鹰的英俊后生。

花开花落又一年。有一天，小白龙出去捕鹰。走过片片杜鹃花，走过丛丛斑竹林，从一座悬崖底下经过。猛然间，只听得“扑喇喇”一声响，从悬崖上飘下一朵彩云。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花衣的人儿从崖顶翻滚而下。小白龙急忙抛掉钢叉，伸出双手，只一接，就把滚下来的人接在手里。一瞧，跌进怀里的这个人呀，细长的眉毛好象两片柳树叶，紧闭的双眼恰似一对月牙儿，樱桃小口失去了血色，瓜子形的脸蛋吓白了，犹如粉妆玉琢一般，原来跌下的是个年轻姑娘。小白龙顿时感到脸红心跳，手脚无措了。这时，姑娘眨眨美丽的大眼睛，睁目一看，哦嗬，自己正被一个后生子抱在怀里哪，羞得她粉脸上飞出两朵红云，赶紧从小白龙手里挣脱，登登登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姑娘停住了，她想起来还没有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呢。于是赶紧回转身来，腰前玉手相叠，袅袅婷婷地深深一个“万福”，向小白龙道谢。她这一回身呀，不由得向小白龙瞥了一眼，哎呀呀，眼前的小伙子光彩照人，只见他，一双剑眉入鬓，两汪秋水流波，长得那样的英武、漂亮，这是从哪里来的俊秀人物？小白龙面对这艳如杜鹃花的女郎，也感到十分惊奇：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滚下个年轻俏丽的姑娘来呢？就赶紧一边拱手还礼，一边腼腆地问道：“敢问大姐尊姓大名，因何来此深山，失足跌落悬崖？”

他这一问呀，触动了姑娘的心事。她手抚斑竹，长叹一声，向救命恩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娥皇、女英九嶷寻夫，一个乘彩凤，一个驾鹞鹰，从千里之外，翩翩而来。她们当了潇湘女神以后，那彩凤和鹞鹰就留在九嶷山了。彩凤化为美丽的村姑，住在前山，编织草鞋为生；鹞鹰变成麻脸婆婆，住在后山，饥饿之时，就现出原身，抓人家的小鸡儿吃。彩凤姑娘每天来到斑竹林里，收捡笋壳叶，撕成片，扭成条，打出一双双编花草鞋，又结实，又松软，那式样呀，更是新奇精致，乖巧大方，山里人无论阿公阿婆阿哥阿妹，一个个争着去买。外地人见了，更是啧啧称赞，都说那是九嶷山中的一件宝哩。如今，有名的九嶷山六耳双缘笋壳叶草鞋，相传就是心灵手巧的彩凤姑娘流传下来的。

刚才，彩凤姑娘到斑竹林去捡笋壳叶，看见山崖边一丛斑竹又大又密，笋壳叶又长又宽，就轻舒玉臂，款扭纤腰，俯身去捡。谁知这崖顶岩石风化，姑娘立足不稳，一闪身，失足掉下了悬崖，巧遇小白龙搭救。

小白龙听罢，心中浪潮起伏，波涛翻滚：却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于是，也向彩凤姑娘讲述了自己的坎坷身世。

就这样，斑竹笋壳叶为媒，嫣红杜鹃花作证，勤劳的草鞋姑娘和勇敢的捕鹰后生，结成了夫妇。小俩口住在前山的竹篱茅舍里，男耕女织，砍樵打猎，生活倒也过得十分和谐、美满。

这事被后山的麻脸婆婆知道了。她那个气呀，气得脸皮上麻粒通红，横肉直颤。她是彩凤的姑母，自以为她们乃是帝子侍从，门庭高贵，宰相家人七品官哪，侄女是皇室贵人，怎能跟孽龙之子结亲？不行哪不行，她要拆散这对鸳鸯！你看她，颤巍巍拄着鹰头拐杖，走到前山斑竹林，扯起喉咙，叫出彩凤姑娘，夹七夹八骂了一顿，要她赶走小白龙。

这真是晴天霹雳呀，彩凤姑娘愣在那里了：恩爱夫妻怎么能拆散呢？当初孽龙作恶之时，小白龙尚未出世呀。如今，那条老孽龙早已化为灰尘了，小白龙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能爱他？他是个勤劳、勇敢、侠义、善良的好心人啊！姑娘向麻婆子讲情呀，哀告呀，好话讲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流下一行又一行，那话语，那神情，铁石之人也动心哩。可是那个老鹞鹰，板着一张麻脸，用拐杖顿着地，样子越来越凶恶，一迭连声地喊：“滚，滚，滚！”

小白龙不由得气满胸膛：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 小小说 •

血浆风波

亦　君

“你好！你好！”

贾主任近来不管见了谁都主动打招呼，握手道好，热情洋溢。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不是有点精神异常？他过去可不是这样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呵！和他有过芥蒂的人久久凝视着他的一双笑眼，心里惊疑着：这家伙大概是捡了什么宝贝，发了横财吧！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喜形于色呀？”

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业务院长年龄老化，他的位置正吸引着一批‘志士仁人’呵！

不管别人如何猜度，他毫不在乎，乐孜孜地在准备着有朝一日，院长竞选，他贾某人名列前茅。正当他坐在办公室内背靠沙法冥思苦想着，再要作些什么努力时，突然一个小护士气急败坏地朝他跑来。

“贾…贾…贾主任，不好了，廿三床输了冰冻血浆寒颤不已，而且病情恶化，气息奄奄……”

贾主任心里一沉，混身一颤，全身冷汗直冒。他暗暗叫苦：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是儿戏呵！他后悔不该异想天开主动提出来具体管病人。他马上吩咐小护士：

“你赶快去请陈主治。”

“他已经在进行抢救了！”

听这话，贾主任像被雷击一般马上站住不动了，尽管他放了一半心，仍免不了有点愤愤然：“逞能！”

陈主治为人厚道，业务精通，颇得大家敬重，他是贾主任的心腹之患。一阵无名的

走就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可恶的麻婆子，天涯海角，何处不能安身！他一把拉起满面泪痕的妻子，口里只吐出三个字：“咱们走！”

彩凤姑娘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不见容于老鹞鹰，怎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她霍地站起来，拍去裙上的尘土，揩干腮边的泪珠，柳眉一竖，银牙一咬，向麻婆子狠狠瞪了一眼，拉住相依为命的龙郎，大步向山下走去。

麻婆子见彩凤姑娘竟敢不服管教，‘偏要跟孽龙的小崽子结合，并且还要离开自己，另找栖身之处，重建幸福家庭，这不是反了吗？它火冒三丈，连声大骂：“叛逆，叛逆！”它发疯似地挥起拐杖，打得草屋里芭茅乱飞。

心肠歹毒的老鹞鹰眼里冒出凶光，向这对痴情的爱侣下了毒手。它使出妖法，将拐杖一抛，哗啦啦掀起一阵狂风，把龙郎和凤姑，吹到几十里外的九龙岩边。那根魔杖在空中越转越快，越转越大，忽喇喇一声巨响，断成两截，恰如两座大石山，狠狠地压将下来。拐杖头压向小白龙，捕鹰后生化为一条挺拔险峻的山岗，后人唤做“横龙岗”；拐杖尾压向彩凤，草鞋姑娘变成一座玲珑秀丽的陡岭，后人叫它“凤形岭”。如今在九龙岩两侧，这龙凤二山仍然吸引不少游人呢。

小俩口的躯体被鹞鹰麻婆的妖法钉住了，但是她们那两颗炽热的心能锁得住吗？小白龙和彩凤姑娘的精灵，飞出山岗，飞出陡岭，飞回九嶷山，绕着嵯峨耸立的九座高峰，双双盘旋飞舞。这儿的瑶汉老乡，在缥缈的白云里，时常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龙飞凤舞哩。如今九嶷山区还留下两句歌谣，唱的是：

“山上白龙飞，来日雨霏霏；
云里彩凤舞，明朝好挖土。”

她们在给人间预报阴晴哪！

那个麻脸婆子呢？它赶走了龙郎和凤姑以后，越更寂寞孤单，也愈加凶残冷酷了。肚子饿啦，就现出原形，化为鹞鹰，跌跌撞撞地去抓人家的小鸡吃，一头撞在小白龙安装的“糍膏棒”上，左挣扎，右扑腾，越粘越紧，被人们只一抓，就抓将起来，关进了铁丝笼。从此，九嶷山就传下了小白龙“糍膏捕老鹰”的妙法。

九龙岩里那些小龙呢？于是就只剩下八条了。

（莫立唐　题字）

悲哀突然向贾主任袭来：尽管别人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他却永世难忘大革命给他带来的升荣和发迹。目前形势于他颇为不利，由于业务能力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他多方钻营，百般委曲，可是前途渺茫，吉凶未卜……

他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沫："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他拖着一双灌了铅的腿向二病室走去。

只见甘三床周围围着一大堆人，他躲避着人们责备的眼光，分开众人，向病床靠去，只见陈主治正俯身为病人听诊。看他满头大汗，大概刚为病人作完人工呼吸，血浆筒已拔除一旁，急救盘子里摆满了用过的空针，照这架势看，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战斗，他暗自庆幸自己不在场，要不然，病情如此险恶、肯定会要吓得手足无措的。

见他进来，一个四十左右的女人，冲着甘三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着："你好命苦呀！得了重病，又碰上一个假医生，市立医院讲你要输新鲜血浆，他偏偏说冰冻一下不要紧，现在浪费几十元事小，差一点送了一条命！……"

这话明明是讲给贾主任听的，他满面羞惭，懊悔那天心不在焉，血浆冰冻一下不要紧，可是一放入冰箱，就抛到九霄云外了，直到陪人催促，才记起开医嘱。恰好碰到刚出学校门的小护士，见血浆变成了冰疙瘩，就放到热水里……唉！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已经变色的血浆，似乎他们也睁着黯然失色的眼睛，有气无力地叹息着："唉！想我们青春年少，娇嫩无比，本该'物得其所'，可是白白被断送……"

贾主任受不了这样的奚落，他一阵眩晕，步履有些踉跄地向病房外冲去，路过收费处时，一块'谨防扒手'的木排排映入他的眼帘，他猛然一惊：这牌牌上的字好刺眼呵！

·小小说·

妻子

彭图湘

"街上那裙子好乖！"女儿赶场转来，轻轻自语。一遍，两遍。

响鼓不要重锤。

我假装没听见，也不敢抬眼皮，还故意拨动算盘珠子爆响。

不想打扮子女，尤其是豆蔻年华的女儿的父母，世界上恐怕难找。我们这些"半边户"也是血肉之躯。可我……妻子也没听见女儿念隔壁经么？忍不住悄悄一瞥，她也正望我哩。那眼里是什么？嘴角还挂着笑？

"喊你阿爸买！"她为什么那么高喉大嗓？

分明讲给我听。休假回到乡下家里来，头天枕头会上，我曾汇报过我本月的"财政赤字"呀。

"我还以为垮天了哩！不兴用婆娘的钱么？莫只晓得端食堂那几分钱一份的小菜。衬衣也该买一件了。你欢喜哪种颜色？……"会上，这位集采购、营业和经理于一身的个体经销店老板，没忘记前些年在生产队"划大船"，一天捞不到二两盐钱的日子。热乎乎的话就凉了？馊了？看她那神情，仿佛早些年小镇上某些居民故意在"农伯伯"面前显摆，又还有点令人不便发作的……

"当真了？"妻子轻轻撞我一手拐。那眼里又是什么？嘴角同样挂着笑呀！

我怎么把猜疑写在脸上了哩！自家堂屋里摆起经销的货架后，女儿簪的、穿的、套的，只愁莫开口，有求她必应。看我这记性！我对妻子笑了笑，笑的很不自然。赶紧埋头拨动算盘，继续去答她出的"试题"：近二个月本店应交工商税附征税多少元？

专心效率高。交了卷，我眯着眼，悠悠地喝茶。你不打满分才怪！

“哎呀！错了。”惊诧的声浪不高，却差点掀翻了我手中的茶杯。错了？我从来不怀疑自己驱动算盘珠子的能力。

妻子双眉紧蹙：“昨天，工商所小罗来收附征税，少核定了三十五块四角八。”

“那怪不得我们，他自己算的嘛！”女儿不以为然，又好象突然发现，“正好，那笔钱让我买裙子，还给阿爸买衬衣！”

妻子认认真真望了望女儿，不言不语，点点头，很快取了钱，拉起女儿，抬脚出了门。

我行坐不安，连气也有些紧了。

第五趟站在门前柚子树下张望，母女俩终于从街上转来了。女儿径直走到我跟前，默默递给我一张完税单。纳税金额：35.48元。

我抬头看女儿，女儿为什么勾起脑壳？因为没买回新裙子？转眼瞧妻子，她那孩子脸上漾着舒心的笑。

·小小说·

最后一个苹果

·李　萍·

中秋夜，月色如水。一家人坐在阳台上赏月。看着团团圆圆的一家子，母亲兴奋得两眼放光，拿来了苹果，端来了月饼。

这些美其名说是给母亲买的东西，一转手，又回到了我们手里，母亲还没尝，我们这群大孙子、小外甥、大儿子、小女儿，一阵呼之拉之后，仅剩下一个青皮苹果了。

我望着喉咙里都会伸出手来的几个孩子，眼疾手快，一把将那个青皮苹果抓在手里递给了正在逗小外甥的母亲，并加重了口气说了句：

“这是奶奶的。”

大哥的儿子刚伸出的小手半路中顿时停了，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像框，大哥一巴掌摔过去，并吼了一句：“就你馋。”

二妹一把拉过自己的女儿，不满地瞥了我一眼。

“我又不是孩子，让他们吃吧。”母亲推过来。

我坚决地拦了过来，说：“娘，你疼儿疼女苦了一辈子，几时吃过一口好东西？”

见我这样，母亲才无可奈何地拿起小刀削起来，说：“娘也不在乎吃喝的，只要你们在外头好生搞事，不给领导找麻烦，一家人和和气气，不得病生灾，娘就放心了。过年过节，有空就回来一趟，心里没有忘记娘，娘也就满足了。”

大家都不作声，静静地听娘说，只有圆圆的月亮睁着大眼睛瞧着我们这一家。

娘削好苹果，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然后目光渐渐地移到桌上，拿过那个蓝边起金花的盘子，默默地用抹布擦了起来，擦呀擦，擦得很慢很慢，擦得月亮都好象跳到盘子里了，亮闪闪的，然后才缓缓地、缓缓地站起来，把削好的苹果放在果盘里，挪动小脚，轻轻地放到父亲的像前……

夜风掠起娘的花发，也一下掠起了我的感情，我再也抑制不住涓流的泪水，深情地叫了声：“娘！”

十五的月亮，静静地瞧着我们这一家子，也瞧着盘子里那最后一个苹果。……

抗战初期文艺宣传队活动散记

刘斐章

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诞生

从上海出发深入内地农村宣传抗日的救亡演剧队有十多个。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诞生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那天，上海的天气和往年一样的炎热沉闷。擦黑，轰轰的炮声突然响起来，人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是反击日本鬼子的炮声！这炮声扫除了压郁在人们心中多年来"不抵抗"的苦闷，重新燃烧起芦沟桥枪声引起的兴奋！炮声不断地吼着，简直就是亿万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吼声。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了，怒吼了，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上海救亡演剧队就是在这个反抗的炮声中诞生的。当时响应党的号召的影剧界从业人员和爱国者有几百人，在炮声打响后的第三天都到当时跑马厅傍的卡尔登剧院聚会，大会推选著名爱国戏剧家洪深担任主席，抗战前他曾在租界上某大影院正上演好莱坞辱华影片时，突然起立大声抗议、反对，轰动了整个上海，终于使辱华影片没有了市场。

这次大会是个动员的大会，也是具体组织影剧界深入内地农村宣传抗日的大会。在会上就有人马上串联组织起来，连同会后陆续组织起来的，一共有十多个队，第一队有宋之的、陈白尘、姚时晓等，剧作家比较多，他们直接到达延安。第二队有金山、王莹，洪深先生也在这队，他们也打算边工作边步行到延安。演员最多的是由业余剧社所组成的救亡演剧队，由著名导演应云卫带头组成了三、四两个队。我们是第八队，既没有电影名星也没有著名的演员，虽说也有几个演过话剧，搞过舞台工作的，但大多数都是业余的爱好者，有工人、学生、店员，也有中小学教员，大多数既是业余的爱好者又是救国会的会员（当时上海党的外围群众团体）。我们这队的愿望也是想边搞宣传工作，边步行到延安去。

所有的这些救亡演剧队都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也是地下党发动组织起来的），担任协会主席的是才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同志。

队伍陆续组成，陆续到协会备案。备案就是登记、编队，领取队旗、印记，实际上是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给自己批准备案。救日救亡人人有责，这样做给所有的参加者感到是合理合法的，加强了信心勇气。这一切当然也都是在地下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八队最初的参加者除我本人外，有许秉铎、于因、陈家秋、刘谅、马英、周朗、吴玲、程漠、吴剑平、王平、碧丹等人。到达南京后又有进步的磨风剧社成员王逸、许云乔和专搞音乐的王向奇以及在学校演剧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叶向云等同志参加。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在南京孝陵卫街头作建队第一次演出时，全队是十五位同志。

二、"和国民党打个招呼"

"和国民党打个招呼"，是阳翰笙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八队自在上海成立后，即动身到了南京，于伶同志（地下党）介绍要我们到了南京就找阳翰笙同志（地下党）。那时我们还见了田汉同志，他那时就对我讲，不久国共合作的政治部即将成立，政治部要组成专门抗日的演剧队若干队，你们那时可以来参加编队。阳翰笙同志说："国民党现在也抗日了，他们又知我们（指地下党）在上海号召影剧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宣传抗日，现在到南京，最好是到他们中宣部去备个案。"我说我们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备了案，领了旗帜，印记，他说那都是我们自己搞的、还是和他们（国民党）打个招呼好些，这样让他们放心。今后我们要大张旗鼓的公开宣传抗日，打个招呼有好处，这也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嘛！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又介绍了一位王晋生先生带我到国民党中宣部去见邵力子先生。

王先生原是熟人，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在"四十年代剧社"担任宣传工作时，曾随剧社到南京上演夏衍的"赛金花"，王当时是国民剧院的经理，和国民党中

宣传部上下都混得很熟，这次他带着我直接奔部长办公室，虽然被空袭警报阻拦了两小时，但一解除了警报，我们就到了邵力子先生的办公室。邵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态度明朗，接见时不拿架子，我把我们组织队伍和今后的做法向他汇报说明，当他知道我们是自动组织起来，并无经费，也不打算在演出时收费，只希望在各地进行演剧宣传时，由各当地负责管吃、管住即可，他当即主动提出用国民党中宣部名义通知全国各地的抗敌后援会接待我们，并提出由他部直接按月补助我们宣传费四十元。所谓的备案手续至此全部结束，临别时邵先生提出是否把我们队名"救亡"二字改为"抗敌"二字。我心想邵先生虽是位主战派，但"救亡"二字是地下党提出的，不好改动，若因此不如他的意，最多这每月四十元的补助费可以不要。于是我说："我们从上海出发的一共有十多个队，都叫救亡演剧队，而且按序都编了号，单独我这个队改了名恐怕不合式吧？"他笑笑点点头不再坚持，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这件事刚办完，阳翰笙同志又来通知，他说国民党专管文化方面的中央委员张道藩要接见我们，我早就听人讲过，这人原是国民党高级文化特务，我记得三六年我们"四十年代剧社"在南京国民剧院上演"赛金花"时，就是他带着十几个特务假装看戏，入场就座。正当剧中八国联军统帅瓦德齐审问俘虏，问到被俘的清朝外交官时，问：你是干什么的？答：我是清朝廷的外交官。又问：你有什么本事？答：我……我只会给洋大人叩头。张就在这时把水果皮，甚至把痰盂都丢上台来，他带来的人也都跟着这样做，而且大嚷大叫，破坏剧场秩序，大概他认为剧中这一情节是有意影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当时秩序大乱，戏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但观众纷纷强烈抗议，要求继续演出。那时金山同志扮演李鸿章，王莹扮演赛金花，梅禧扮演瓦德齐都不好出面，而我是搞宣传的，只好由我出面。其实我也扮演了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李鸿章的亲信），也化了装，站出幕前台口时，还穿着清朝官员的服装，我说明我们的演出是经过合法手续的，任何人捣乱剧场秩序都是违法的，请在场军警维持秩序，戏仍将继续演出。这样，军警不得不在观众抗议声中把张扶到休息室去。当晚的戏虽然继续演完，但张事后仍应用他的权力逼使剧院和我们解除合同，不让我们再演下去了，而且已经预告了的夏衍同志的另一个剧本《秋瑾》也不能搬上舞台了。

当时新闻界的朋友，曾鼓励我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真象，可阳翰笙同志赶来说不要那样，要顾全大局，大事要化小，一切为了争取全面抗日。事情过去一年多，今天又来说服我去见这位高级文化特务，说心里话，我是不愿意去看这个人物的，可是翰笙说："不要算旧账，一切从新的局面、新的形势看问题。他既然提出来，还是去两三个人打个招呼，应付一下，看看他说些什么？我们也好知己知彼嘛。"于是我和刘谅、吴玲三个人去拜望了这位张先生。记得吴玲当时穿的是旗袍，打扮得象电影明星一样，为的是要他看看我们这个队也有漂亮的女演员。这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住的是花园洋房，娶的是个法国女人，进行三言两语应酬话之后就转入正题，原来他是想要我们上演他写的剧本。搬出来一大捆，有三十来本，很重，因为都是道林纸印的。随便一翻内容是"自救"、"自误"等三个独幕剧。我早经人介绍过他写的剧本都不是好东西，印得很漂亮，但根本没有人看，没有人买，更不要说上演。我们当时不好说什么，只好搬回来，到了住地，原封不动地丢在那里。

三、在南京孝陵卫街头的第一次演出

在南京孝陵卫街头演出那天，恰好是"九一八"六周年，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这天天晴得好，这是队伍成立后的第一次演出，大家都不免有些紧张，并不是怕砸台，在街头演戏本也没有台，正是由于没有这个台，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在街头演戏的经验，连观众也没有习惯，以为我们是逃难的，卖艺的。如何开个头呢？再说和国民党中宣部打过招呼，你今天第一次搞街头宣传，已经派了人来看看。好在"放下你的鞭子"本来就是个街头剧，特别是，敲锣打鼓的同志，在开场之前总要试试这一敲打，马上就有人拢来，这就好了召集观众的办法解决了。先把锣鼓敲打起来吧！

扮演老头的是马芙同志，他开腔了，叫小姑娘先唱一段。扮演小姑娘的是吴剑平，她是因为反抗家庭包办婚姻逃出来参加我们队的，没有演过戏，只在演出前排演过两次，但她嗓子还好。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

她开腔一唱，大家情绪都稳定下来了，观众也注意在看在听，也有个别的在议论，逃难的……真可怜。直到青年工人（周朗扮演）站出来干涉，不让老头打小姑娘时，观众才紧张起来，都想知道个究竟。戏演完了，效果还好，总算开了个头，我这时

才松了口气，但冷静分析起来，并不全是戏感动了观众，主要是人民群众都关心抗日的局势，上海已经打起来了，离南京并不远，戏演完了观众都不散，有的问我军是否还守着闸北？有的问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还通不？我们说江阴那一段已被炸毁了。有的知道我们是抗日演剧宣传的，就大加鼓励地说："你们上街头，现身说法，宣传抗日好得很！"

从人民群众的关心鼓励中，我们得到启示，我们一无钱二无后台，三又不是名演员和电影明星，只有颗赤诚的爱国心，加上不怕困难，决心深入农村宣传团结抗日，一定会得到群众支持的，前途是光明的，"路"是通过实干走出来的。这是由于抗战大局，由于广大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要求反抗、要求独立所决定的。

四、在淮南路上

从南京到芜湖，与南下的平津流亡同学相遇，大家商量好一道应淮南铁路和煤矿当局的邀约，到该路终点站九龙岗煤矿去搞宣传。

在这段合作中，对我们才成立起来的队伍有很大启发，主要是看到同学每个人都可以单独作战，积极主动找人谈话，见面就熟，交上朋友……一颗火热的心，一股对强盗侵略的愤怒，就是使不完的劲，就是原动力，要论演戏，他们自己说只是在搞化装宣传，决不会比我们强，这些无疑给了全队极大的信心，有了信心，干劲也来了。我们这时除《放下你的鞭子》之外，又排出《三江好》、《秋阳》、《两兄弟》（根据《最后一计》改编，亦称杨队长）和刘作的独幕剧《张家店》（刘谅编剧）。

我们当时演出，十分重视观众的反映，首先解决个象不象的问题，演什么人就象什么人，从外形、面貌到精神状态都要求做到个"象"字。

结束在九龙岗煤矿的宣传工作后，我提出我们队是否沿着铁路线每个小站都停下来演戏宣传，铁路和煤矿领导方面表示十分的欢迎，全队同志热烈支持，都很想积极展开工作，接受新的考验。

沿着淮南路，从九龙岗到芜湖，从第一小站开始，全队同志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车一到站，每个人都抓紧时间开展自己份内的工作，用不着动员和布置。我们最初每到一地不但是演剧，还要搞一般的宣传，如印传单、写标语等，还要发动青少年和儿童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在演出戏的方面事情更多，包括选地点搭舞台，商借服装道具，组织观众等等，总务方面要去交涉食宿问题。淮南路上每个小站，象个自然村，几乎都有小学校，于是校长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帮手，油印歌篇和传单都在小学校解决。村村有头头，都热情接待我们，几乎每晚演出都有煤气灯，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段工作大约用了四十天。由于不要背着行李跑路，有精力积累一点演出的剧目，有机会在收集观众意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提高演出质量，提高表演水平。沿着各个小站上都有煤矿和铁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当然也有当地的农民，他们是我们的基本观众，我们每到一站，吃住靠他们，演出前要向他们借服装和一切戏中生活上需要的用具，事后要向他们征求意见，看懂了没有？哪些地方象，哪些地方不象？我们经常讨论他们的反映，戏愈演愈象，越演越更能感动人，都离不开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也可以说我们是在他们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抚育中成长起来的。

淮南铁路上工作的四十天，是我们幼稚的演剧队伍奠定基础的四十天。不仅是在艺术上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探求现实主义表导演的路子，而且在全队分工上，也逐渐的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机构。由于当时工作上的需要，队里的分工，要有总务、演出和一般宣传等部门，最初甚至还有组织部门。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加上队长组成队务会议，大事都要经过队务会议，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是经过民选的，半年为期，连选可以连任，这样就形成了又民主又集中的领导核心。

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集中，都是从现实工作、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完整的。这一切自然也和党的领导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些在救亡演剧队从实践中形成的制度、风格一直到三八年编为抗敌演剧队仍继承下来，形成演剧队的传统。

在淮南路上碰上的平津流亡同学，他们虽然自己说不算演戏，只是化装宣传，但在实践中（他们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三八年编队时参加了抗敌演剧队）也锻炼出了象刁光覃那样的演员，夏淳那样的导演（都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五、第二次见邵力子先生

从淮南路工作结束归来，已是三七年十一月上旬，当时对战局传言纷纷，尤其是南京非常紧张，本无意再去见邵力子先生，但据王晋生先生谈起邵对我们在淮南的工作很重视，把我们在淮南路各站进行演剧宣传照的照片和说明一道公布又加上按语，大意是说这批青年不计报酬、不怕吃苦，深入民众宣传抗日，精神可嘉，因之王主张再去看看他。

本来在接受阳翰笙同志意见去见过邵以后，他就提出以后也最好有点联系，比如把工作情况向邵通通气。本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我们把抗日演剧宣传情况照了些像片寄给邵子力先生，也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预备了一大本宣纸裱好的题字纪念册，专门请在工作上碰到的社会贤达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国民党中主战的党政要员和抗战将领题字，邵先生也是我们热情请他题字的人物，同时见了邵也可能知一点战局的动向，于是又由王晋生先生引路第二次往见邵子力先生。

这次邵先生谈得简短，先是肯定我们在淮南路沿线工作的成绩，随即告知南京很紧张，政府各部门都准备立即迁移，今后见面可能很难，他边谈边就取出便条写了张领款的条子，要我们一次就领取半年的宣传补助费，当我拿出题字的纪念册请他题字时，他欣然命笔，题的是"唤醒民众"，上款写了我们的队名，下款鉴了名，字写得颇为清秀。

三七年冬我们在安徽工作时，曾到过张治中将军的家乡宿松演剧宣传。工作了两天才听说是张的家乡。正好在松沪战役之后张回到家乡，虽然急着要走，仍抽空在家设便宴约请全队同志到他家吃了餐饭。当时正是冬季，他看见大家衣服单薄，主动提出要赠送每人一件棉大衣。我们认为他在上海抗日是积极的，也请他题字，他也高兴地题了字。

我们队建立不久，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应用还很不够，但在第二次见过邵子力先生后更加坚信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威力，坚决贯彻这一政策对我们坚持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是十分有利的。

六、挥泪告别芜湖

从淮南路工作结束回到芜湖时，我局已起了急巨的变化，人心惶惶，市面上传言很多，芜湖市电台约我们去讲话，增强抗战信心。我当时讲的是"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当我从南京第二次见过邵子力先生归来时，情况就更大大的不同了。战局对我不利情况是无法保密的，日本要夺取南京是明目张胆的，而使局势更加紧张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他总是在幻想事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美英等国一定会出面干涉，战争就会停了下来，这不但他们的面子保着，更紧要的是他的实力地位不受损伤，否则战争打下去，胜败对他都不利，败不用说，要打胜日本，就必须彻底发动人民，搞全民抗战，这对他的独裁是大为不利的。因之对日本的夺取南京毫无积极措施，迫于人民要抗战，只好把杂牌军队调到第一线交由唐生智指挥，困守孤城，在若大的战场上只采取消极的防御办法，又无援军的布置，胜败早已定了，怪不得人心惶惶。事后得知这一战果果然是牺牲人民，葬送抗日士兵，丧失国土。日本侵略者在南京一役残酷屠杀我军民二十余万人，是近代史中罕见的。

再回到当时具体情况上来，当我从南京归来，我们队正在芜湖广场上演出，照例在演出前先是集体合唱，我赶到时，正唱"流亡三部曲"，这首歌并不是第一次演唱，可今天大家的情绪如此低沉悲痛，歌声中添着悲愤和哭泣，唱到末尾甚至泣不成声，这种情绪也影响了观众，于是台上台下都笼罩着一股悲痛、凄凉的气氛，这都和南京很可能守不住有关。我们当时也有这种想法，认为一个国家的都会都保不住，岂不是快要亡国吗？天天后撤，天天转移，国家再大，也经不起不断的后撤和转移呀！

这场戏一结束，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在议论下一步怎么办。首先要分析一下战局，芜湖离南京不远，敌人是采取好几路并进，包围南京的办法，我们留在芜湖有可能陷入包围内，我们当时找来江苏，安徽的分省地图，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横渡长江到江北面去。决定后立即行动。从那时起，全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过着以行军为主的奇特生活。

七、黄　浒

从芜湖出发经过繁昌，到达离长江南岸不远的小镇黄浒，它是到长江南岸必经的小镇，有小河可通长江，但并不是长江的支流。

我们这时已是一支拥有十八个人的文艺队伍，到达黄浒时正是中午，由于赶路，棉袄也穿不住，太阳照得暖洋洋的，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按夏历正是十月小阳春的时节。

当我们一踏上小镇的街口时，立即发现有些反常，"怎么这么静悄悄的"，我们都被这突然来到的情况所惊异。已经进入镇上，还只听见我们自己走在街上嚓嚓的脚步声，偶尔还有几声饿狗找不到主人哼哼吠叫，随即发现街上商家的铺面和住家户的大门，都是敞着或半掩着，就是关上门的，也只要轻轻一推也就开了。我们本想到小镇上吃上一餐，充充饥，再打听一下如何渡过长江。这一下可好，这个突然到来一切寂静的境地，把我们陷入只有神话故事才会有的情景里，街上一排排的店铺，你要进哪一家都可以，但你要是喊一声"掌柜的"，没有

人应，问一声屋里有人没有，没有人回答。许多店铺里、住家户里并不太乱，甚至灶里还有余火微温，无论你走到东头西头都是静悄悄的。平时一个小镇上，特别是离大江较近的码头上，总是会有小贩叫卖的声音，总有人在谈天说地笑哈哈，还免不了有人正在争吵什么，但现在消失了，就在这阳光普照的大白天里，突然消失了，只有太阳还是无声地暖洋洋的照着镇上小街，照着朝南的铺面……这个情景令人产生恐怖，使人会联想到，人们突然逃离，难道敌人就要到来吗？

总算在小镇尽头找到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妈妈，两眼已经半失明，她自言自语“逃不动了，命要该死，就死吧”，反过来她倒可怜我们，认为我们是逃难来的，没有饭吃，她把自己并不是很多的存粮拿出来为我们煮饭，还夹出一碗自己泡的白菜帮帮和萝卜皮。这时已经是下午了，我们两餐做一餐吃，吃得很香，非常感谢老妈妈，她又告诉我们通长江的那条小河有多长，从哪里下船。我们谢过老妈妈付了饭钱，就去找那条小河。

走了不多远，在小镇河边有户人家，屋后就是小河，河下留着一条小船，船上堆满干柴，都是一捆捆的堆得很整齐，可能是预备运出去卖的，没有来得及就全家逃走了。我们无法和船的主人打交道，只好马上组织起来相互传递把一捆捆的柴整齐地码在屋檐下，使雨水淋不着。船腾空时已是黄昏即将来临时候，我们立即照着老妈妈指点的方向开船。没有桨，用长一点劈了的柴代替，把全队分为三班，由年龄最大的田价人同志专门掌握时间，他守着全队唯一的闹钟，每班划半小时，其余的可以休息或打瞌睡一小时，但没有一个人闭眼的，也没有一个讲话的，小家都想快些到达江边，快点离开这个尤有余惧的、一切寂静的小镇，只听见“哗啦”、“哗啦”的划桨的声音，平静的小河，水面如镜，不断被柴桨划破，水中的月光也不断的被击碎，成为千千万万的玻璃碎片，漂浮在河面上。月色皎洁，两岸树木屋影依稀可见，要是处在太平年月，比之泛舟游湖还多几分自然景色，可是那时的“良辰美景”无人欣赏，只盼早些达到目的地。大约有两个小时，终于到达我们民族古老的雄伟的长江南岸。

若干年后当我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拿出分省地图，总是找不到这个小镇——黄浒，但我敢十分肯定地说当时的经历是千真万确的，就连小镇的名称黄浒的浒字，也就是水浒的“浒”字，这在当时也曾在头脑里打了个转转，不会错，也决不是梦。

八、夜宿太阳岛

太阳岛是在安徽境内那段长江中间的一条长岛，当然是个不大的小岛，是长江中许多小岛中的一个。我们是在第二天天亮以后才看出它是个江心的小小长岛。我们是用那条内河用的小平底船划到这个岛边上来的。当我们到达长江南岸时天已黑了，人家说这平底小船过长江是危险的，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决心冒点险吧！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内河上的小船拖上岸翻过坡，并放到长江边水面上。接受了当地有经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的劝告，总要请一位懂水性曾横渡过大江的人掌掌舵，才比较可靠。听介绍得知村里有位裁缝师傅懂得水性、曾横渡过长江，找到这位师傅，费尽口舌，希望他帮忙，并利用当晚风平浪静即时出发，他根本听不进什么酬劳，只听清楚一点只要帮助横渡过江，他就可以归来，他才勉强同意。他恐怕是被国民党军队“拉夫”搞怕了，一见我们人多，也只好送我们一趟。

我们按照着这位师傅的指点，利用大江边上的逆流，将小船沿着江南岸的边上，往上流划行，虽说是逆流而上，但靠江边又成了顺流，走了好一段之后，再放舟横渡，等达到江心，不免又被激流冲下去，如此到达对岸时才不致被冲到下流太远。

其实这时是长江最温顺平和时节，一轮皓月当空，微风习习，只在船到江心时，被激流往下冲时必须全力拼搏，一刻不能停地划，除此以外倒没有感到什么平底船过长江有什么危险，船虽然冲下去许多，但也总算是往北移动了。这样搏斗，三个时辰过去了，夜色越深了，在月光下隐隐看见对岸，大家都以为快了，顿时活跃起来，可掌舵的师傅说，那不是北岸，是江心的太阳岛。今晚要到北岸是做不到的。因为必须经过太阳岛的尖咀子，才能转到向北岸划，可是太阳岛的尖咀子上有股急流，夜晚是无法过去的。

到达太阳岛，靠岸时已是半夜，在江边上找到一户人家，和大娘商量，她说煮餐饭可以，但是没有菜，要住只有这一间堂屋，屋后有干草可以铺地。我们派周朗和另一个同志住船上守船，让裁缝师傅也住船上，其余的都睡堂屋里。吃过饭就铺草，草铺得厚厚的可以挡着潮湿。大娘为我们煮的饭很香，又给了碗咸泡菜，还有米汤和锅巴，真够美味的，大家都很满意。女同志睡在靠里面墙，男的靠门边，我坐在中间守夜。一夜间从南岸传来机船上马达“卟卟”的声音，使人难以入睡，是军用炮艇？是缉私

船？是敌军的还是我军的？都搞不清。在当时听到这个声音总教人心惊肉跳。守在船上的同志更担心，他们最怕探照灯唰的一下照过来，唰的一下又扫过去，生怕我们的小船被发现，彻夜不眠。

清早大娘又给我们煮一餐饭，想早早出发划到长江北岸。问题突然来了，睡在船上的裁缝师傅不见了，喊他来吃饭才发现，他是天亮走的还是半夜就走了，搞不清，说不定在答应帮我们过江时，就打好主意，到太阳岛就往回走，他并不要什么酬劳，肯定是返回自己家里去了。

这样，我们就要完全的自力更生了，有的看过师傅掌舵，大胆地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就按他说的转过太阳岛的尖咀子，再往北岸划。

可是这股急流真不好对付，刚一靠近就被冲了回来，小船就在太阳岛尖咀子南岸边上打圈圈。这时刘谅、碧丹两同志为此争论起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都争着要按自己的想法驾驶小船冲过这个急流，而结果仍是被冲回来打转转。尖咀子的岸上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老乡，他们听不懂两人争吵什么，两人的普通话都讲得不好，碧丹贵州腔更重，他在“秋阳”里扮演一个负了伤的战士，也是这口腔调，若不是情节让人能看懂，加上扮演者有真诚的感情，观众真会莫名其妙。现在也是这样，老乡们听不懂他俩讲些什么，但看了很久，明白是想把船绕过尖咀子的急流到太阳岛北岸，于是就对我们打招呼，要大家先上岸来，出主意要我们只在船上留一个掌舵的，两个在船头掌竿，其余的人都在岸上拉纤，船不要太靠紧岸，要是船碰上岸边石头就用竹竿顶住，靠岸上的人把船拉过尖咀子，转到北岸。这个办法好，我们马上照办，把大家捆行李的绳子都集中起来，当纤绳，果然一下子就把船闯过了急流，拉到太阳岛的北岸了。要是早些虚心求教，何致白白浪费两小时在急流边争论不休，现在好了，大家齐心努力，仍照昨天的办法，先沿着太阳岛北岸边上往上流划行，然后再横渡。

九、“秀才”遇到“兵”

我们这只平底船总算到了大江北岸了，但不是码头，也没有村镇，寥寥几户人家，一打听，码头还在上流十几里，原来是我们的船被中流的大水冲到下流来了，我们只好利用回流，沿着江边往上流再划。为了让腹中空空的这夥人能一到之下就有饭吃，就决定派前站上岸步行，那样比船要快得多。

我和田价人、吴玲三人上岸打前站，沿着江边小路朝上流走，天都快黑了才发现前面有个小镇，也不知叫什么名字，才一走进镇口，就发现士兵很多，这里一堆，那里一帮，有的猜拳喝酒，有的半掩着店门在里面赌钱，到处都有叫叫嚷嚷或下流话骂人的声音。怎么回事，也不好问。到一家铺面去打听镇上有无住宿、吃饭的地方？只见人家忙着收拾，准备打佯休息，我们问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停止营业？他们说早点好，你们也早点走吧！问到住宿、吃饭，他们说什么都没有，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吧！天黑了可就……说话有些急，声音也很低，而且后面只讲了半句，说话时还用眼睛看看外面，象是怕人听见。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离开小铺，互相商量一下，看来不但吃、住都解决不了，而且象是在天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决定往回走，去迎大夥，让他们也别下船，另找一处码头登岸。这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不可能走得那快，边走还要听着江面上传来的声音，怕和我们的小船错过。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声喊“站着！”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一伙国民党士兵，既没有打着什么旗号，也没有军官率领，就中有无班长也不知道，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抗日宣传队打前站的，他们之中有人说“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搜查”，有的说“我们是奉命查夜的”，“搜查汉奸懂吗？”同时另一个又这样补充。七咀八舌，边说边就动手，我拿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的名片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看，接过去就往地上一丢，有个士兵把田价人同志的呢子大衣扯下来，往自己身上一披，另一个把我的老式派克小笔拿过去看看，随手往地下一丢，另一个发现我裤腰带上系着有链子的怀表，一下就掀断了表链夺了去，我说：“你们这叫什么查夜？”马上就有个兵用冰冷的匣枪点着我的太阳穴，老田就在傍边暗中扯我的衣袖，要我再不要说话，有的逼着我脱衣搜查，在我的衬裤上发现有个小口袋，一下子翻出一叠钞票，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沸腾起来，都不再搜了，围着拿到钞票的人，生怕分赃不均，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会发这么大笔洋财，这是邵力子先生补助我们两个月的宣传费八十元。在三七年国民党的纸币还是管用的一笔不少的钱。这些乱兵轰一阵叫骂着走了，我们再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见，只见他们一路叫叫嚷嚷，扬长而去，有的回过头来答复我们的质问：“去找我们的营长。”有的说“有话到我们团部去讲”。鬼知道他们的营长、团部在哪里，假借值勤查夜发洋财，简直是抢人，你就是有理也无处可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我们就算是搞抗日宣传的

"秀才"吧，可他们算什么"兵"呢？和日本强盗打，只会逃跑，欺侮老百姓，威风十足，还油腔滑调说什么搜查汉奸……可事后一想也不能全怪他们，凡是国民党的军官不克扣军饷的只是少数，平时又不教育，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看来我们今后对国民党的士兵也要进行宣传教育。

我们在江边看见一个不小的临时工棚，里面挤得满满的，看去怕有百多人，拖家带口等渡船的，有的是等天亮赶路的，有的也和我们一样被当做汉奸搜查过了，有一位说他身上只有两毛钱也被搜走。

我们当要紧的是和船上同志联络，怕他们冒失登上岸来被搜抢。我们三个人都停在江边上，注视着江面，大江上这时月色朦胧，一切都被水蒸气笼罩着，越来越看不清，可是声音在江面上可以听得清楚，而且传得很远，只有仰仗听觉，仔细分辨是什么声音，先是隐隐约约发现好象江水有划桨的声音，随后好象是有人唱歌的声音，歌声、桨声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下坡赶到水边，船上的人唱得高兴，还夹着说话的声音，我们压低了嗓子，用气音对他们喊，要他们不要唱，可是他们万没有想到我们在岸上的遭遇，还兴致勃勃的高声询问住的地方找到没有？饭预备好了吧！等到有的听见我们的警告，这才突然的停下来，只有划桨的声音了。我们不顾一切地脱了鞋袜向他们走去，江边淤泥越走越深，一直陷过膝头，才算到达船边，爬上船一边洗泥腿一边谈经过，决定必须继续向前开船，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大家没有出一点声，在朦胧的月色中默默的用劲划向前方，虽说人人在这时都饥肠辘辘，可没有叫喊肚子饿，反而要轮流划船。年纪小的已在打瞌睡，一直到天亮我们才找到码头，船可以靠岸，一打听才知道这已是属于安徽泸县管的地段。我们这批用平底船横渡长江，又被丘八抢劫的"秀才"总算登上了长江的北岸。

十、雪天朗读

到达安徽境内的长江北岸天已黎明，登岸的小码头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上岸走得不算远就是泸县的县城。这个小码头属于安徽泸县管辖是无疑了。

上了岸，船自然要放弃了，每个人都要背上自己的行李，还要分担一点公家的东西。那时公家的东西是少得可怜的，前幕是一块不算大的宣传画，两边拼布条做的，天幕也只能在小小舞台上使用，羽幕只有四条、化装用的油彩还是从上海出来的那两盒，之外还有几块镜子，如此而已，每到一地演出时，服装道具等都要事先借用。现在提出要减轻负担，轻装前进，只好从个人方面减轻。我记得当时我考虑了许久，忍痛把一本厚厚的才读完了的《安娜》放弃了，还有一件西服上身认为以后再也用不着了，但是我在前面放弃了，程漠同志在后面走又拾了起来，他说一本书能有多重……看来属于个人的东西也不多，每个人身上的包袱（家当）在那时确是很少很少的。

我们上了岸就爬坡，爬上坡就朝通往县城的路出发。已经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了，可是在江南岸时，一点也没有感到冷，现在过了大江，到了北岸不同了，一上岸就觉得天是阴沉沉的，象是要下雪。果然，走了不多远飘雪了，越下越紧，越下越密，这时既看不到县城，也没有一个可以吃点东西或休息一下的地方，但这一切当时大家都不在乎，各人心中不好受的，还是听到南京已经沦陷的消息，"国军"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首都，几十万军队也不能多守几天，让敌人付出应付的代价，这怎么不助长敌人的嚣张呢？首都可以放弃，别的更不用说，敌人愿意向哪里进攻就进攻，愿意夺取什么地方就可以达到目的。想到这些，又如何不叫人灰心丧气和意志低沉呢？再也没有比丧失信心更叫人难受的。大家走起路来没有劲，讲也懒得讲。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已从乡村小路转上了公路，可以通县城的公路。在公路傍发现一个长方形大工棚，看来离县城不会太远了。雪又下得紧，不如让大家就地休息一会。于是就利用这个工棚歇歇气，一走进去，空空荡荡，门窗全无，也没有坐的地方，好处是可以避避雪。大家就用自己的行李当做座凳。就在这时打前站的碧丹同志等匆匆赶回来迎接大队，他们喜形于色，不但是交涉好了吃住的地方，更紧要的是通过地下党带来十分重要的文件，不是铅印出版的小册子或刊物，是手抄本，还是油印的搞不清楚，字很小，还清楚，大家如饥如渴，聚精会神，专心听朗读，越听越振奋。由于敌强我弱太悬殊，战争初期有些城市和交通重镇免不了要被敌人占领；由于兵力不足，兵源也缺乏，敌人不可能到处占领，也不能很快灭亡中国。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胜负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广泛深入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抗战到底，胜利必定属于我们的。毛主席持久战的思想，象雪天初晴东升的太阳，清晰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展示了取得最后胜利的途径，从而给了我们无比巨大的信心和力量，一扫低沉阴暗的情绪，信心十足地又

踏上征途。

朗读完了天已不早，该上路了，来不及让大家抒发各人的感受，交换意见，进行讨论，都兴奋的背上行李，脸带笑容，踏上公路。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大它大它的从天空抛下来，放眼公路前面左右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可是谁都无心欣赏雪景，由于心中充实，前途看得清楚，走起路来很有劲，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在雪地上，踩出"嚓嚓"的声音，加快了向县城前进的步伐。

解放后，出版了毛主席全集，我曾多次查寻过，一九三七年底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尚未出版，这个矛盾我一直没有解决。回忆那段生活，千真万确，雪天朗读，转变了同志们的情绪的情景历历在目。如果说《上海太原失陷后的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或《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两篇在时间上是早些，而且为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也是重要的思想武器，但在感染和转变当时同志们的情绪来说，留下来的印象还是不如《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武装了我们，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增添了力量来得大些。姑且如实记下容后再来研究，特附志之。

十一、太湖的伤兵闹事

太湖是个专区所在地，是靠近前线的后方，最高行政当局就是太湖专区行政公署，专员李××留我们住下来帮助他。我们是由泸县来到太湖的。

太湖又是长江北岸一带由旱路到达武汉必经之地，由前线转下来抗日负伤的、得病的士兵很多，当地的医院早已饱和，但还是有伤兵延延不断的运来。究竟是个小县城，出点事很快就会轰动起来，伤兵闹事了，砸戏园子了，很快传到我们耳里。我们建议专员办个伤兵文化俱乐部，让轻伤的或伤病已有好转的有学文化休息娱乐的场所。他马上同意，而且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地点由他负责划定。图书、棋类由我们去捐募，俱乐部的布置我们也包下来。记得当时我们为此曾派人到武汉，首先找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说明我们的意图，得到极大鼓励，认为在太湖办个伤兵文化俱乐部是件好事。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为伤兵俱乐部捐募许多图书、象棋、跳棋、军棋，还有些挂图，特别是带回来党的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各一捆，这对离开上海、南京、芜湖等城市已四个多月对抗战形势不够了解的我们，是十分渴望获得的宝贵精神食粮。这对我们在太湖这段工作有很大帮助。现在还是先说筹备这个伤兵俱乐部，这本不是我们通过文艺搞宣传的本行任务，但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为了抗战，为了救亡，前线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既然伤兵数量大，就针对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演戏，也为他们布置一个文化娱乐场所。记得这个俱乐部开幕那天，专员、太湖县国民党部负责人和我们筹备同志加上伤兵医院等管理人员曾照了张像，还有些轻伤病员和太湖县的党政人员等都来参加这个开幕式。这个俱乐部是利用一家祠堂布置的，最醒目的是那张巨大的布制的抗战形势图，用不同颜色的箭头表示抗战形势，还用些小旗贴在大头针上插在布制地图上，表示抗战形势在不断的变化。伤兵看地图时还要加上讲解。俱乐部里由我们派人教唱抗日歌曲。但一切活动包括来下棋的人在内，人数还是不多，事后看来，对轻伤病人员文化娱乐固然需要，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改善生活、改善医疗办法和制度，伤兵闹事只不过是发泄一下对生活的不满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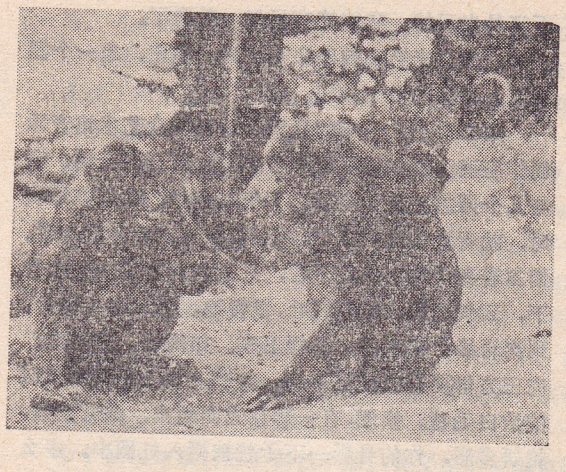
我们参与这件事真正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得到"八办"和新华日报的支持，使我们读到抗战六、七月来政治、军事方面许多有指导性的文章，特别是周恩来代表党作的报告、讲话和新华日报的社论，之外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又进一步取得专区当局的重视，专员进一步提出，希望我们从政治上帮助他教育训练正集中在太湖的全专区的保安自卫队全体人员。

十二、教抗日歌曲也是政治工作

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我们兵分两路，三个同志担任太湖专区保安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其余十三人组成"生路"演出队，在太湖专区所属几个县巡回演出，专门上演自己创作的三幕剧"生路"。

搞政治训练的三个同志是田价人、周朗和我本人。周朗专门教抗日歌曲。教抗日歌曲当然也是政治工作，我们三人都是政治教官。集中在太湖的保安队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人，除上操外每天要上政治课，每天要学唱抗日歌曲，两个来月没有间断。我们三人商量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讲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伟大力量、讲什么是全民抗战，只有让全国工农群众都奋起参加抗战，才能打胜日本，总之讲道理也讲故事，从表面上看教抗日歌曲收效更明显些，这些保安队人员不久前还是青年农民，十几天后，唱起歌来也还比较整齐，对抗日也显得有了点信心，可惜我们还不会做思想工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真正撒下一些抗日种子。

峨眉奇趣录



——池　刚——

我是邵阳人，在四川峨眉山下的乐山市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曾多次上过峨眉山。耳闻目睹，奇景趣闻，有所领略。现采撷几则，以飨家乡读者。

佛　光

倘若天气晴明，白云飘悠，你可以在海拔3077米的金顶，看到峨眉山一大奇观——佛光。

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他的《峨眉山行纪》中写道："俯视岩腹，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旁人。僧云：'摄身光也'。"

这里所说的"摄身光"，即佛光，又名峨眉宝光。峨眉山为佛教圣地，有好事者附会说：此光出，如来现。旧时，一些善男信女见到佛光，以为是佛来接引，于是纵身万丈悬岩下，去寻找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真是既可惜又可悲的事。其实，佛光不过是阳光透过水蒸气，经过衍射作用后，在云层中形成的类似彩虹一样的七色光环。

佛光做为一种自然现象，是十分神奇而又瑰丽的。笔者曾四次见到佛光，神态之缤纷多姿，实令人惊叹不绝。

第一次见佛光是七九年的秋天。一位老同学从湖南出差来四川，要我陪他上峨眉山。我欣然应许。金顶看佛光一般在下午二点钟至五点钟左右。那天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日照甚佳，可是云气凝重，飘拂不起来，形成不了佛光。第二天清晨，我们看完日出，正准备下山去，忽然发现一佛光悬挂在摄身岩的岩壁上，直径约三米，呈红、黄、蓝三色，虚明透亮。人的影子被摄入其中，"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太魅人了。这是清晨里的佛光，是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多次组织"生路"的演出，宣传只有组织起来反抗才真正一条生路。

这戏我们先后在太湖、宿松、桐城一带演出多次，在桐城还配合着宣传"坚壁清野"，那时甚至还设想在敌人尚未来到之前，预先宣传建立抗日根据地，动员群众把老弱妇孺和吃用的米盐耕牛都藏到山里去，青年组织起来象共产党高敬亭那样与敌人周旋——打游击。我们在安徽工作时就听说地下党高敬亭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我们曾经直接写到"生路"里。

这戏的演出给农民观众印象是很深的，直到解放后，在长沙碰见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医，他是安徽太湖人，看过"生路"的演出，他津津有味的谈起，在太湖一带沦陷后，就没谁肯当顺民投降日本的。这不能说完全就是看了"生路"的关系，但那时看了这个戏的人很多，都知道投降决不是条活路。他又说他家乡的青年就有参加新四军打游击的。

不容易出现的。我们算有福气，看到了。

这次佛光给我的印象是朴素、端庄，象一个温馨而又恬静的乡下姑娘。

第二次是八一年的夏天。地区群众艺术馆音乐创作座谈会议在峨眉山脚下的净水召开。会后，我与几个同志登上了金顶。下午二点半，我们临绝顶时，就听说佛光出来了。于是，急迫地直奔摄身岩。俯匐着身子伸出头往下看，只见六百米陡峭的岩下，云气蒸腾，氤氲吞吐，慢慢地，云气冉冉腾升，到离岩缘十来米时，徐缓下来，如闲云，如悠岚，向三方舒展开去，平平的，象铺上了一张天鹅绒似的洁白毛毯。倏忽，有一彩色光圈幻出，灿若霓霞，艳妍多彩，你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摄入虹圈中。多么神妙，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啊！身临其境，谁都会有一种出神入化、飘然欲仙的感觉。约莫过了三分钟，云气开始下降，佛光也逐渐淡了，直到消逝。再等待十五分钟，云气又开始上升，于是佛光又现。这样的循环往复，直到五点钟才终止。

那日阳光灿烂，云气柔白，所以形成的佛光也就特别的鲜艳。和上次所看到的佛光相比，这一次可以称得上浓妆艳抹的舞蹈演员了。

第三次是今年的春节。这是雪里看佛光，给我的印象是：雄浑。

今年春节，我做了一次雪里峨眉游。大年三十从乐山城出发，初二到达金顶。下午三点钟，在摄身岩左侧凸起的峭壁上，有一个直径约二米的佛光出现。因薄雾迷蒙，不太清晰。冬日里游人不多，摄身岩上只有二三十人。大概觉得这种佛光平淡无味，指指点点一阵，陆续走了。而我却迷恋那无限雪光，在岩上足足呆了四个小时，从而看到了一次我从未见到的佛光奇景。

三点半，我发现佛光能够移动（肉眼察觉不到）。它不声不响地飘移。开始它在云层里平卧着，后来，慢慢地竟立起来了。象悬在半空里的一面宝镜。在冰峰雪山的映衬下，澄明妍丽，璀灿耀目。太阳西坠，佛光飘移，越来越远，越来越大。五点四十分，我无意中发现佛光能跟随我走动。岩岸线约二百米长，我从南端走到北端，又从北端到南端，佛光也随我来去，任意南北。这是一幅多么动人心魄的图景啊！

六点十五分，东方的云海呈蓝色。此时的佛光在蓝色的湖海中遨游，风采与神韵别具一格。凭目测，那佛光约距我二千米遥，佛光的直径约有一百米。多么奇瑰而又雄浑的光圈！我的身影在那遥迢的光圈内，竟有乐山大佛那么高大(71米)。我尽情地向佛光圈里的“我”挥手致意，陶醉在大自然的这种梦幻般的境界里。

一直到六点二十五分，佛光才消失。

第四次看佛光是今年五月下旬。下午到达金顶时，摄身岩上已挤满了看佛光的人了。三点十五分，岩下五百米深处，有一佛光淡淡地隐现。随着云气上升，偶而露一点风采。说实在话，这次佛光不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太阳和上升的云气没有很好地配合。有时阳光正好，云气却迟迟地停留在深壑之中；而当云气上升时，太阳又钻进云层里去了。然而这次佛光也有它独特的地方。三点四十分，我见岩下的那个佛光为双层虹影，即大佛光圈内套一个小佛光。人影印在光圈内，也是两个，一大一小。四点十分，我在卧云庵左岩下，发现一佛光，光圈刚好落在正在盛开的杜鹃花丛上。那白色的，红色的，碧绿色的峨眉山杜鹃娇妍地怒放在七彩虹圈中，霓裳花冠，互相辉映，美丽神秘。令人想起《霓裳羽衣》之曲。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会相信天地间有这种巧合呢？

峨眉佛光以神奇瑰丽传颂千古。然而，由于峨眉高出五岳，气候无常，形成佛光的时候是不多的。所以，即使千辛万苦到了金顶，也不一定如愿以偿。有的人不远千里而来，在山上等上十天半月、一月，也无缘见其踪影，只得败兴而归。怪不得时常有人在金顶慨叹“峨眉佛光好，真是难看到”啊！

猴　趣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女娲氏在峨眉山雷洞坪女娲洞用泥造人时，捏出了一个废品，丢在山沟里，于是变成了峨眉山猴子。又有人说，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与二郎神战，抖落一根毫毛，于是就有了峨眉山的猴群……

传说终归是传说。

七二年，我第一次游峨眉山，经万年寺、初殿，下榻洗象池。下午，我独自在咏月楼一间房间里休息。我躺在床上，朦胧中只听见吱呀一声门开了，几个毛茸茸的东西向我走来。我一跃而起，好家伙，一群猴子！一共五只，二只大的，三只小的。仔细一看，那只大母猴的胸脯下还兜着一只正在吃奶的幼猴。第一次山中遇猴，没有经验，惊吓得叫了起来。庙里的老和尚闻声赶来，一阵吆喝，把它们赶了出去。然后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使您受惊了。”

我问：“这些猴子是庙子里养的吗？”

老和尚说："同志，你是第一次游峨眉山吧。"见我点点头，接着说："这是著名的峨眉山猴，自古就有。武斗的时候，红卫兵上山来，把猴群打跑了，直到去年才回来哩。"

晚饭后，我与一些游人在庙门前面的坪里乘凉。猴群与我们相嬉戏。它们一点也不怕人，高兴时，还要抱一抱游人的大腿。最有意思的是，有两个小猴，为我们表演了一个精采的杂技节目：坪下两棵冷杉树，相距四五米，两只小猴在两棵树之间，跳来跳去。游人大快，不断鼓掌。小猴受到鼓励，竟然发狂似的跳了起来。有一个搞摄影的同志，不失时机地抢下了这妙趣横生的镜头。

这就是我初识峨眉山猴的情形。

后来，每一次上山，我都对猴群发生了特大的兴趣。这些猴子，可以算得上峨眉山一绝。它们每天八、九点钟出来，晚上回去（它们居住在无人敢去的悬岩绝壁中的洞穴里）。每一群都在自己的猴王率领下，或蹲立于道旁，或攀援于树上，眼睛骨碌碌地盯着游人。那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讨点东西吃。如果你带有饼干、蚕豆之类的食品，不妨施舍一点。那么你会得到猴群的好感，它们会向你作揖。如果你没有带吃的东西，那就两手一摊，表示遗憾。见此状况，它们也不会苛求，闪开道，让你过去。有时，它们也会搞点恶作剧，和你开开玩笑。例如将你的照相机拿去，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叫你哭笑不得。适逢下雨、下雪，游人少了，它们要不到很多东西。于是，"饥寒起盗心"，拦路抢劫起来。遇到这种情况，游人就得小心点了。

据说，现在峨眉山猴群已分为四个集团。分别活动在洗象池，遇仙寺，茶棚子，九老洞一带。它们各各划地为牢，占山为主，彼此不得越逾。若这一群猴侵犯了那一群猴的"领土"，就要发生战争。战争甚至是残酷的，双方都会造成伤亡。有一个挖药的老农说，战争结束后，它们还交换俘虏呢。

剧作家吴祖光在一篇游记中，记述了他一九四四年游峨眉山时，洗象池和尚对他讲的一件事：一对新婚夫妇游山，歇在洗象池。晚上，男人出去了一下，回屋就不见新娘了。原来是一群猴子把新娘抢走了。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不管它。但是，峨眉山猴子特别喜欢女孩子倒是不假。一见到穿花衣服的，它们会分外高兴，有的还手舞足蹈。

四个猴子集团，最不讲道理，最蛮悍的要数茶棚子那一伙了。今年五月，我冒大雨从金顶下山，过洗象池，猴群不在，可能在家里开会吧。过遇仙寺，几个调皮的搜了我的身，它们没有捞到油水，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不过还是放我过了路。快到茶棚子时，遇见一个被猴子咬伤了腿的同志。他说，由于这两天大雨，猴子饿荒了，根本不讲道理，不留下食品，就不让过。稍微对它们不客气，就咬你一口。我壮着胆子往前走。下了一坡，拐了一个湾，见有十来个姑娘站在那里。她们说，前面的群子凶得很哩。携带的食品上山时就全给了它们了，到哪里去找东西喂它们呢。我上前一看，一群猴子守住了隘口。为首一个老猴，呲牙咧嘴，目光炯炯，样子有点吓人。我鼓励姑娘们鼓起勇气冲过去。猴群见我们要过去，立即蠢蠢欲动。它们迎面而来，一个个拽住姑娘们的手提包不放。我要她们把提包拉练拉开，索性让它们去翻。一个猴子生气了，抢下提包，把包里的东西丢下岩去。有一个小猴，拣到一面小圆镜，惊异地玩弄起来，引起许多猴子过来争夺了许久。现在轮到搜查我了。我只带了一个网兜。等那老猴逼进我时，我主动将网兜递给它。大概是我态度好，它对我产生了好感。很亲切地接过了网兜，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嗅不出食品味来，就丢在地上了。我正要俯身去捡，一中年猴子眼快手疾地先抢走了。只见那老猴一扬手，中年猴尖叫一声，赶忙把网兜甩在地上，逃跑了。看来，猴群的家长制是很严的。谢谢老猴，这次做了件好事。我拾起了网兜，又继续赶路了。

听人说，茶棚子猴群服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一次，几个猴子围住一个小学生，要抢走他的书包。正好老奶奶来了。她大喝一声："山儿，住手！"猴子们被老奶奶镇住了。这时，猴王来了，一见老奶奶，当即俯首贴耳，并命令它的部下规规矩矩地分立两旁，让老奶奶过去。然后前呼后拥，一直将老奶奶送出它们的地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说是在文革时期，这位老奶奶来朝山，见路旁有一小猴，被人打伤了，性命垂危。老奶奶动了恻隐之心，扯了些草药，敷在小猴的伤口上，又拿出糖果饼干，让它吃饱。后来小猴痊愈了，每年只要一见到老奶奶，都十分亲热。老奶奶也时常给它带些食物。现在，小猴已长成了，并且夺得了王位，成了猴群之首了。但它们不忘当年救命之恩。每次见老奶奶朝山，就率领猴群，夹道迎送，真是十分隆重的"猴礼"。

长期以来，峨眉山猴给秀丽的峨眉增添了不少色彩，也给中外游人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于乐山）

保密二十年

·罗士清·

这是罗老教授写的回忆录。这位教授曾在英、德和我国的大学执教几十年，精通数国语言。现在儿女均在欧美，老伴也跟儿子在美国。而他，一心一意留在国内工作。有人问他几时出国探亲，他笑呵呵地说："我带了研究生，忙，没时间去。"这么一位热爱祖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刚解放时是有疑虑的。当时，国务院的小车开进他的庭院，他还以为公安局来抓他咧！可是，共产党是信任知识分子的，给了他一个要保密二十年才可公布的特殊任务……

一九五二年，春节以前，正是春寒料峭，二天阴霾密布，三天细雨缠绵，人家总是忙于准备欢度春节。可是我呢？在解放前，既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官，也不懂怎样去贪污，搞点意外的油水，以补助生活；爱人（生于德国汉堡）因生活不习惯，在这寒冬腊月，凛冽的朔风的威胁下，多病而不能工作；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罗华德和罗德华），凭我这一个穷教授，终日总是愁眉苦脸，难以维持这四口之家。

我不理解：人生的道路是这样曲折、坎坷，为了一点知识，我曾流浪北欧，羁留南美，经过了许多的磨难和痛苦。在生活的浪涛中搏斗过，并且通过这种搏斗而认识了人生。在人间的逆境里，我尝过了多少辛酸苦辣的滋味，但我从来就不会忘记我的祖国——象躺在慈爱母亲的胸怀里。

只要幼女（德华）睡觉，大孩（华德）在院子里玩，我就要遐思，有时候竟想入非非，以为有一天总会贫病交加，而夺去我们生存的权利了。

正在这苦闷中，忽听到院子里突然开进一部吉普车，喇叭声"嘟……嘟"地叫着。一时打断我的遐思，我伸首向外面眺望（住在K市社会局的宿舍二楼），有一位三十多岁，身穿所谓"毛式服装"（后来称干部服），浓眉，眼光闪闪的青年，以和霭的态度和温暖的微笑问下面玩耍的小孩：

"罗先生住在这里吗？"

"这就是他的小孩。"一个较大的小孩指着华德说。

华德这时是十二岁，穿着淡黄色的皮加克，头发是棕色，眉目相貌都象外国小孩，指着窗口高声喊"Daeddy！（德语，即爹爹的意思），下面有人找你。"

这时曼娜（德国夫人）在厨房洗衣，我听到华德说有人找我，我心惊肉跳，马上对曼娜说："大概是凶多吉少！"曼娜回答："不一定。"

这位客人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跟在后面，华德带他们上楼来找我。曼娜把洗衣服停下来，和我一起站在楼梯口迎接他们。

握手，请他们到卧室坐。

"你是罗先生吗？这位是罗夫人，对吗？"客人态度极其和霭可亲，微笑着。

这时候，德华已经醒来，她才四岁，极为活泼可爱，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肩膀上，雪白的皮肤，穿着红色嵌有白线条的羊毛衣和绿色的裙子，百分之一百是一个洋娃娃。他不断地抚摸着德华，还把她拉到身边去坐。对这位客人所问的话，我很严肃地回答："是"。但局促得不敢多说话，因为摸不清他对我有什么要求。我仔细观察，他身边没有带什么手铐之类，就肯定我思想上的"凶多吉少"的论断，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要我干点有利于祖国的事情。

"罗先生懂拉丁文吗？且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教过拉丁文，对吗？"客人说时，仍然微笑着，而轻轻点点头，表现在谛听我的答复。

我这时的情绪不再紧张，但仍是严肃地回答："粗懂"。回答"粗懂"，表面是谨慎，其实是怕出了问题，共产党可能会借故杀我的头。曼娜不大会说中国话，但全部听得懂，她以春天的暖和的视线盯视着我，我很明白她的灵魂内层的深处是在称赞我"彬彬有礼"，因为解放前夕，我对人是相当傲慢的。我一生的做人就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国务院转来一份材料，是用拉丁文记载的，要

请罗先生翻译，可以吗？”说时态度极为严肃、谨慎，声音又很低，生怕隔墙有耳。

“可以的。”这时我倒变得轻松了，因为肯定这位共产党的领导是要我帮忙，不是在这春节前夕来逮捕我。

“现在跟我去拿材料好吗？”

接着，我就跟他坐在吉普车上去拿材料。本来天气就很坏，又是黄昏时节，吉普车在K市内拐了好几个弯，我连方向都摸不清了。我的疑云又密布在我的脑海里，心里想：“这又是在要什么花样？明明是要软禁我，因为可能在我的德国夫人面前不好意思说，怕影响国际关系。”……算了吧！国民党没有把我迫害死（三十年代因写普罗文学作品，被国民党拘留，曾有七天的迫害。）共产党的手段可能比国民党更为毒辣。……

最后，到了荒郊。

我们下车后，在烟雨迷茫中，隐约地可以看清楚一幢三层楼摩登的洋房，该领导在前面引导我步行约数十米的距离，就到达大门前，他用手按电铃，霎时间，就有一年轻的姑娘（小刘）来开门。接着，她把大门后的总开关一按，庭园通亮，灯光灿烂夺目。两边的养花室，真是群芳斗艳，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使我流连赞叹，好象在梦幻中。该领导察知我好花，便这样问：

“罗先生欢喜花，小刘陪你欣赏一下，再到客厅休息。”

“好！美丽极了！”我点头后，称赞了这一句。

我欢喜花：那华丽雍容的牡丹，傲霜东篱下的菊花，婷婷玉立的水仙，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多情善感的红玫瑰，晚风迷人的夜来香，芬芳扑鼻的茉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希腊神话中永不凋谢的，浅紫色的，只吸收水分飘荡在空中的烟沫兰，因为它是血和泪所凝固的化身，象征着高贵的爱国思想。高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永留在人间。我只有在希腊雅典的御苑中看过一次。

它不是开在阳春三月，而是开在酷冷的寒冬。它不是开在花坛温室，而是开在冰天雪地的荒草漫烟中。迎接它出生的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凛冽的朔风。滋润它成长的不是春雨秋露，而是最纯洁高贵的灵魂内层蕴藏着的血泪。凶恶、残杀、谋害、嫉妒、鞭笞、污蔑、趋名骛利……的人们是永久看不见它，因为它一接触到这类人的视线，就会刹那间化成烟雾、泡沫，飘失在蔚蓝色的碧空中，无踪无迹！

我记得哥斯瓦德（现代英国作家）在他的《蓝天》里这么说：“有的国度里，没有诗，没有花，没有音乐，人民就在这失掉美的国度里渡过了一生。”

接着，小刘就引我到客厅休息。客厅的装璜是那样的现代化：沙发、压板的浅蓝色玻璃窗、地毯、花瓶……还有迷人的欧洲的名曲，如贝多芬的交响曲……我想，可能领导是知道我在欧洲留学，而多年生长在国外的华侨，要以含蓄旧私以情动人来滋润我的生活。

可是，在音乐停止时，周围静谧的稀奇，因为这幢房子的外围，只有旷野，远望去好象只见走磷飞萤，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咽。静候了约二十多分钟，思潮滚滚，有点神秘感。是现实？还是在做梦？……

正在这遐思的时候，有三个年轻的姑娘，一个接着一个地端来了咖啡、牛奶、方糖菠萝、西式点心：朱古力糖、奶花点心、鸡蛋糕、威士饼等。

姑娘们说：“请罗先生自便。”

她们站在我们的周围，微笑着。虽然我缓慢地吃喝着，但是我们的心跳动得很厉害，使我想到佛朗士（法国文学家）的一句话：“一个年轻的青年（我当时才三十几岁）被一群姑娘围困时，也会腼腆地说不出话来。”

我想用别的方式打开这沉闷的空气，我问：

“那位和我一道来的是什么人？”

这三个姑娘哈哈地笑答：“他就是公安部的外事刑务科长，陈某某。”

到这时，我才知道这位领导的身份。

接着，陈科长来了，手上拿了一份材料交给我，并说：

“请罗先生把这份材料译成中文，这是在外国人所办的‘育婴院’里搜得的。”说时态度很是诚恳，以极其诚挚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接过手后，就掀开一阅，是拉丁文。

“可以的。”我很有把握地肯定地回答。

最后，陈科长说：

“希望罗先生遵守约法三章：一、要对革命负责地翻译；二、绝不能将材料失落，人离开时，要谨重地将其锁在箱子里；三、要保密二十年。”

“完全做得到。”我不知怎样，一股热爱祖国的感情，在脑海里澎湃，肯定地回答。

在离开时，陈科长还告诉我一电话号码，并说，如果译完以后，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就会亲自来取

去。这时候，小刘用纸盒装上一大盒糕点，也赶到陈科长身边，他接过后说，这是送给您的两个小朋友吃。我表示谢意后，即乘吉普车回宿舍。

我认真地把材料翻译，约一个多月就完全译完了。我把翻译材料阅读后，使我毛发悚然，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者所派遣的披着宗教慈善的外衣的惨无人道的神父，剥开画皮以后，是青面獠牙的杀害中国婴儿的刽子手：——

一、他们把超量的药品，作为婴儿抗原的试验，因为是超量，婴儿服药后，即全身抽搐，心脏停顿而死亡。接着，就解剖它们，观察生理组织的变化。

二、把婴儿养到一定时间以后，即抽它们的血，冷冻后，送回其本国，作为带病老年人的输血。(当然是指资本家)

三、取出婴儿的脑神经组织，制成药品，他们说，可作预防老化的基素，反老还童。

蒋家王朝：崇洋媚外，贪污腐化、政治无能，民族败类，……帝国主义者才能派遣他们的披着慈善宗教的外衣，而实际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到神圣的禹域神州，屠杀婴儿。

幸而解放了，这一桩杀害婴儿的惨剧，才能暴露出来。通过这次的翻译，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爱国、爱民族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我就热爱解放了的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了。我立志要把国外所学的贡献出来，以培养青年一代。记得莎士比亚有一句话："天生我们，是要把我们当成火炬，它是在照耀别人，不是在照耀自己。"

自翻译材料送还陈科长以后，过了三个多月，一个星期天，我正和曼娜打算带两个小孩到公园去玩，突然一部吉普车来了，里面是陈科长，碰头便说："请你们全家去吃晚饭。"我们请他到楼上休息。陈科长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罗先生所翻译的材料，我们已调查印证，据一育婴院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工人口述，多次在深夜时将死婴用手推车送到育婴院后面的荒山上埋掉，不深埋的婴尸，还被野狗挖出吞吃。……翻译很是准确，一如老工人所说。我们已处理：有的已逮捕，有的已驱逐出境。罗先生是热爱祖国的华侨，翻译是认真负责的。……我代表政府对罗先生表示谢意，今晚邀请罗先生全家吃饭。"

接着，我们全家就同陈科长到郊区那幢我第一次去过的洋房了。

晚上，在灯光辉煌的大厅上，佳肴美酒，十多样名菜，使我们受宠若惊。陈科长不断敬酒，屡次说，请罗先生和夫人不要拘束。开始时，因为两个小孩（罗华德和罗德华）饿了，吃得很快，曼娜用德语对他们说，好菜在后面，不要吃得太快，不礼貌。于是，两个小孩就改变成以享受的姿态吃下去。曼娜微笑着又加上一句话(德语)，称赞他们说，这就可登大雅之堂了。

晚餐结束后，小刘又手持一只北京烤鸭和一大包西式糕点，要我们带回家去，曼娜有点不好意思，但陈科长坚持要我们接受，盛情难却了。

门口已备吉普车送我们回家。到门口送行的有陈科长和三位服务的年轻姑娘。

路上，华德教他的四岁的小妹唱："愿望人间有永不消失的春天，……"(德国民歌)这是幼稚心灵的颤音。

现在我是湘潭大学的教授，把这保密已二十余年的事情，抽空写出来，使我们父老兄弟姐妹们知道，旧时代帝国主义的走狗干过什么勾当。

十年浩劫，群丑们粉墨登台，我坚持真理，冷眼旁观，阅尽人间沧桑，日夜深思，我要在这风烛残年中，把全部知识贡献出来，以培养青年一代。我是最后胜利者，我现在不是演跑龙套的配角，或是不露面的老虎、石头之类，而是要演有名有姓的主角，我要在台上大声的唱，还要表演一番。我还有一点抱负：

残留一滴英雄血，
洒落湘江红满天！

艺苑文摘

一对艺术夫妻发明新舞谱

《舞蹈》杂志编辑武季梅和她的丈夫——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高春林，经过多年艰苦、执着地追求与探索，共同发明了《定位法舞谱》（一种科学地记录舞蹈的方法）。这是现代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百多种舞谱的情况下，中国人第一次发明的新舞谱。

这种舞谱能确切地解决世界各种舞谱均未解决的舞蹈动作进行中的空间值与时间值的定量问题。运用这个《定位法》，可以记录四百九十五万亿之多的舞姿造型。“定位”概念的伸延形成“定点接连”，就自然解决了舞蹈运动问题。由此将引起舞蹈基础理论的革命。

1984年1月6日，《定位法》发表会召开，学习拉班舞谱几十年的舞蹈家戴爱莲也表示要“坐下来研究这种新舞谱，呼吁人们爱护并逐步完善这一创造……”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科协主席、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陈铭绍兴奋地指出：“《定位法》的发明将预示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一位年轻的瑶族舞蹈演员赵湘，表演了自己用舞谱学会的舞蹈。

发表会后不久，日本一家大公司辗转托人找到武、高二人，出价二十万美元，购买他们的发明专利；美国的一家托拉斯以百万美元的重金，邀请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十年。但都被他们断然谢绝！他们唯一的渴求是将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

摘自《人物》

奚秀兰的故乡情

香港歌手奚秀兰参加84年春节演出回香港后，她和父母又应安徽省侨办、侨联的邀请回老家探亲。

十天的时间来去匆匆，她还抽空到金寂去住了三日。看望从小带她的奶奶。其余时间里，她除了游览、观光和与安徽省艺术界朋友见面外，还在安徽电视台录制了九个节目。这几天，香港原来有个演唱会要她去参加，但她为了不影响回故乡，拒绝了。

奚秀兰对家乡一往情深，因为她童年的梦幻是和江淮平原绿色的田野联系在一起的。她一九五〇年出生在南京，不久就跟奶奶去安徽，一直长到十二岁才赴香港和父母亲团聚。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音乐比赛，并获得冠军，引起艺术界的注意，后来就进入了香港“丽的”电视台（即现在的亚洲电视台）。在“丽的”电视台里，奚秀兰主持节目“秀兰歌声处处闻”，并很快把这个节目由三十分钟提高到了六十分钟。她本人也成了在香港观众中很有号召力的歌星。

奚秀兰兄弟姐妹一共九个，她排行老七。因善唱又爱唱中国民歌，尤其爱唱安徽的“黄梅调”，她在香港被喜爱她的观众昵称为“七妹”、“七仙女”。

奚秀兰说：“中国民歌、地方小调种类繁多，曲调优美，而且大都别具一格，要把各地民歌唱出各种味道来，又要富于现代表现力，是一件值得探索的事情。我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学习。”

奚秀兰明年将回国内举办独唱音乐会，目前初定的地点是广州、上海、江苏、安徽和北京。

摘自《银幕与舞台》

表演丰富的青年歌手
——黄河

湛江市歌舞团青年歌手黄河，歌声甜美纯净、炽热抒情，台风纯朴大方，各种风格的歌曲都唱得富有色彩感。他在广州文化公园百花露天剧场演出时，时值清明，细雨霏霏，观众竟无一退场；在广州南方剧场公演时，七天入门券，两小时内一售而空……

他为何赢得众多青年观众？

黄河说：“我唱歌偏重于‘心唱’，我试图给每首歌曲增彩添色，溶戏曲、话剧、电影、舞蹈、武术等艺术品种于一炉，丰富我的表演手段。演唱《龙的传人》时，我着意选用大幅度的舞蹈造型、动作、表达巨龙神韵；《霍元甲》主题曲是宣扬中华民族气节的，我试图借鉴京剧长靠武生形体动作和拳术，增强演出节奏、气势，用歌声催人向上，给人以美感……”

三十二岁的黄河，早年肄业于贵州省戏曲学校，四年习艺，七年的贵州花灯剧团生涯，使他逐渐懂得戏曲表演贵在含蓄制约。为了增强艺术素养，他勤奋自学文艺、戏剧理论，还到贵州省艺校、歌舞团学习声乐、舞蹈。他最后作出抉择：当一名人民歌手。

摘自《羊城晚报》

著名歌星朱明瑛在想些什么

你所熟悉的歌星朱明瑛在想些什么呢？

李宁最近访问了这位著名歌星，并在《银幕与舞台》发表文章说：朱明瑛认为对她最有诱惑力的是实现事业上的理想。她曾幻想自己一个人演出一台歌舞晚会，以不同角色和不同身份为观众表演。比如穿着日本和服，唱很地道的日本歌；一会又变一个样子，唱非常地道的印度歌；一会又化装成黑人，演唱黑人的歌；一会又打着响板，跳着踢踏舞唱拉丁美洲的歌；还可以化装成阿拉伯的姑娘唱一种非常土、非常纯的阿拉伯民歌。还可以在同一晚会上唱中国民歌、曲艺、戏曲。

朱明瑛还希望能到亚、非、拉一些地方去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希望趁着自己现在有记忆力、有体力、有能力的时候去学一点急需学习的东西。扎实地学它三、四年，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经验，四十岁以后，就可以从事艺术上的研究、教学、探讨，以求在一个新的艺术领域里开辟出一条道路。

朱明瑛小时候艺术条件并不好，但她从十三岁起一直拼搏了二十三年。小时候，舞蹈教师认为她不是舞蹈的材料，曾拂袖而去，连她所在那个舞蹈班也不教了。朱明瑛下狠心练，曾把双腿各绑在两边床架上睡觉；在脚上绑着很重的砂袋在宿舍里走。为了学好扎伊尔歌曲，她去找留学生请教，在等候中，她几乎被冻僵了。她想干一件事，就什么困难也看不见了。她认为人不怕没机会，就怕没本事。没本事，有了机会你也不成。她就这样足足奋斗了二十三年。

《红楼梦》将搬上银幕

北影厂将把《红楼梦》搬上银幕。

此片投资空前，预计达两千万元人民币。全片共有六集，计划每年拍摄两集。

《红楼梦》原著中，有名有姓者达两百多个，眼下，已从中选取了较为主要的六十一个，写出简历，派了三队人马，分赴江浙、山东、四川物色演员。刘晓庆、张瑜、沈丹萍、谢芳、方舒等，都会被邀担任角色。

北影导演谢铁骊执导该片，并与谢逢松合作编剧。

摘自《银幕与舞台》

大学生最喜爱的电影演员

前不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社会调查小组在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八所高等院校进行一次调查，内容之一：你所喜欢的男、女电影演员是谁？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日本的高仓健和中国的刘晓庆。

摘自《电影与观众》

外国朋友赞《寒夜》

最近，一些外国朋友看了北影新片《寒夜》，给予很高评价。

朝鲜电影家同盟代表团团长本桂尤认为，这部影片拍得很成功，气氛、时代感都很好，特别是戏处理得很动人。

美国独立制片人安德斯表示要推荐这部片子参加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的外国影片奖评选。并说，这部影片完全有可能得到外国影片奖。

瑞士国家电视台导演辛德尔说：看了《寒夜》，感到这几年中国电影进步得很快。《寒夜》是很好的电影表演而不是戏剧表演。它完全达到了国际电影的水平。我希望能在柏林电影节上看到这部影片。

日本制片人德间康快说："这部片子拍得很成功。演员选得很好，尤其是潘虹选得非常合适，表演得很好，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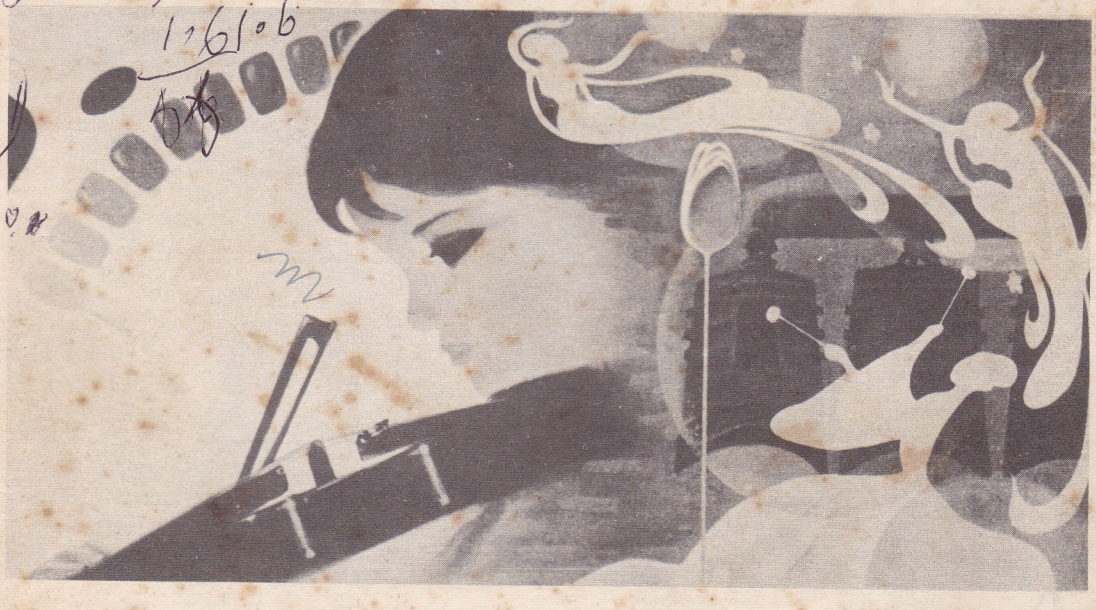
日本株式会社东光德间董事，业务部长森繁等希望能将此片选送今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国电影周"上映。

摘自《戏剧电影报》

▶ 海峡两岸共明月（宣传画） 雷寿元

▼ 要重视少年儿童的美育（宣传画） 左汉中

封面：弹竖琴的姑娘（摄影）



轻骑摩托车2.25—17（四层级）轮胎

载重软边28×1½、硬边26×1⅜自行车胎

本产品采用汽车胎尼龙帘线、汽车胎胶料制成。具有强度高、负荷量大、耐疲劳、耐冲击等性能；以及抗刺、耐磨、耐老化、弹性高等优点。使用寿命远远超过同类产品。经实用证明，用户反映良好，是理想的家用高档商品。

本厂还生产各种工业橡胶杂件：机械用密封件、工业橡胶板、实芯轮等。

湖南省株洲轮胎厂综合工厂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质量三包、价格合理。欢迎有关厂商来人来函联系。

电话：总机21051

电挂：6544

银行：株洲市车办

帐号：471147

厂址：湖南省株洲市新华路